Ladislas Reymont

THE PEASANTS

本书根据 Alfred A. Knopf, New York,1925 年版英译本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农　　民

第二卷　冬

〔波兰〕莱蒙特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9.875　插页5　字数221,000
1981年8月新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300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10188·200　定价：（五）1.10元

色，巨大浮肿的形体，有的地方象火焰一样发出明晃晃的光亮；那些云朵一个挨一个地依次滚动，在长途跋涉中愈来愈坚决了，跟成群的大鸟不无相似之处。从东方驶来的是扁平的铁锈色的蒸汽团块，千篇一律，十分单调，就象伤口斑斓滴血的一具具腐尸一样，叫人不敢正视。从南方也飘来古气盎然的云朵，颜色黑中带红，叫人想起一块块的泥炭，外表上有条纹和斑点，虽然暗淡而没有生气，里边儿却好象躲藏着恶虫。也有云朵在高处浮游，仿佛是从熄灭了的苍白日球里降落下来似的，它们或是形成朦胧暗淡的鬼火，或是杂呈着缤纷的色彩，好比行将熄灭的余烬一样。所有这些云霾都蜂拥前来，堆成崇山峻岭，把整个天空都掩没在翻腾着的浑浊的黑色洪流里了。

整个儿大地突然变得黑暗了；到处笼罩着沉重的寂静；一切灯火都黯淡下去了；流水明亮的眼睛朦胧起来了；人人感到茫然若失，怔怔地屏息伫立。从大地里涌出了担心未来遭遇的恐惧；严寒直透骨髓，一切生物都因为害怕它而发抖。人们看到兔子窜过村庄，粗糙的毛蓬蓬松松地竖了起来；人们看到乌鸦发出嘶哑的叫声栖息在谷仓上，甚至飞进了房子里。狗在外边院子里疯狂地嗥叫；人们气馁地赶紧躲到屋子里去歇息；而神父的盲马却拉着残破的车子，沿着池塘走过来又走过去，撞在篱笆上，发出古怪的叫喊，又找路回马棚去了。

黑暗开始连绵不断了，浑浑沌沌，十分丧气；云霾一天低似一天；云霾从森林里蠕行而下，好比一团浓密的尘土，它沿着田野滚动，象湍急的浊流；然后它又侵入村庄，把万物沉浸在一团暗淡冰冷的雾气里。突然之间，天空当中裂开来了，放射出深蓝色的光辉，犹如青镜一般的井水；于是就有一阵狂野的风呼啸着穿过朦胧的空间，雾气立刻被刮到两旁去了：破碎的通路就这样

的招来了第一阵响亮的大风；紧接着就是二阵，二十阵，乃至几百阵的大风。

大风象千军万马似的呼啸而过，象洪流似的急泻而下，无可阻遏；大风象挣断镣铐脱出桎梏似的奔腾疾驰，蔚为狂怒咆哮的浩大声势，打击着黑暗，彻底驱散着黑暗，把黑暗吞没，或是象烂糠秕似的扫荡掉了。

远远的，在田野之上，在呼啸着的骚动里，雾霭被风赶着撵着，象是泡沫一样。

云霾呢，为无情暴风的脚所踩碎，逃逸远扬，躲到森林里和森林地带去了。天空廓清了；虽然神色暗淡阴沉，白昼总是重新朦胧地出现了，各种生物都象得救似的松过一口气来了。

礼拜日几乎整整地刮了一天大风，没有休止也没有减弱。白天的时候，也还不太难受，夜间可简直无法忍受。明晃晃的、星光照耀的夜降临了，就在这时候，巨风使出它最凶猛的把戏来了。人们并不象平常风高时那样的说什么："一定有人上吊了。"而是说："现在一定有上百个人上吊了！"好一片狂号怒吼、砰砰轰响、叽嘎有声啊，简直象是千辆空车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冰上飞驰，没有一个人能有一瞬间的安睡。

茅屋也同样的在叽叽嘎嘎地发响。暴风再三地冲击着屋子的角落，掀起茅草屋顶，叩撞门户，有时候甚至破窗而入，使人不得不在夜间起床，用枕头堵塞窗上的裂口，因为这时候风发出吵闹的猪猡般的怪叫声，冲进室内，而且挟酷烈的寒气而俱来，即使是睡在鸭毛被头下面的人，也要给冻僵了的。

在这些个日子里，在这些个夜间，乡村里的人们吃的苦、遭的难，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

房子外边的损害，也是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的。大风吹倒了

隐痛、又为苦闷之感加深了的沉默。他们谁也不愿朝对方的眼睛看，谁也不愿开口；他们的说话演变成了哀叹，他们的微笑消失无遗，他们的目光里燃烧着压抑住的谴责，他们苍白消瘦的脸上看得出生硬粗暴的表情，他们的心里燃烧着炽烈的怒火。他们给撵出波利那家门已经三个礼拜了，那末多的漫长的白昼和黑夜已经过去了，可是，被逐出家门的细节，他们还是记得清清楚楚。身受的损害，创痛犹新；顽强的反抗之情，依然不衰。

现在炉火燃烧得正欢，暖意充满屋子，冻在窗上的冰融化了，茅屋外边裂缝里的积雪，化成水滴下来了，而冻硬的泥地上，也微微地冒出一点儿湿气来了。

“那些犹太人……会来吗？”汉卡终于问道。

“他们说要来的。”

又是一句话也没有了。真的，谁该先开口呢？该汉卡吗？……她可不敢开口；一开口，她满肚子的苦水都会不由自主地倒出来了！——或者，该安蒂克吗？他有什么可说的？说他的悲惨境况吗？他们两个人都知道的。他从来不喜欢交朋友；至于对人吐露心事，哪怕是对自己的老婆，他也不愿意这么办！何况，如今他的灵魂被憎恨所吞噬，如今每一个回忆都使他愤怒得浑身哆嗦，拳头捏紧，恨不得拿全村的人来出气——叫他怎么能开口说话呢？

关于雅格娜的甜蜜的回忆，如今他不再珍藏于心了，如今一丁点儿也没有了，就象他没有认识她、从来没有把她拥抱在怀里一样了；现在，他简直会把这姑娘撕个粉碎。

然而，他所感到的可不是憎恨。“有些女人，”（他认为她是这样的）“就象野狗一样，总是谁给它一块较大的骨头，就甘心跟着谁跑，再不然呢，你挥动棍子，它也就俯首帖耳了。”甚至这些

个想法，也不是时常兜上他的心头的：面对着父亲使他遭受的雪崩似的大害大殃，他忘记了她的过失。一切都该怪罪老头儿：是的，是他的父亲——那恶棍，那暴君，那在他腰部愈刺愈深、日益残酷地刺痛他的荆棘！——正是由于他——由于他！——才发生了种种不幸的事情啊。

在这些日子里遭到的一切灾难和受到的一切苦痛，统统都积贮在他的胸中，凝成好不可怕的一串苦恼伤心的念珠；他却不断地在心里数着那念珠，使灾难和苦痛记忆常新。

他对自己的贫穷倒满不在乎。他是个壮健的汉子：只要头上有一片屋顶就行了，别的就不需要什么了。

“让我老婆去照顾孩子们好了，”他想。比其余一切事情更刺伤他的心的，乃是人们对待他极端的不公不义。他感觉到这一点，不断地愈来愈感到刺疼，就象摩擦荨麻刺伤的地方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只不过在三个礼拜之内，全村的人都变得看不起他了，倒象他是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似的。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没有一个人到他家里来看望，甚至没有一个人跟他亲切地打一个招呼。他感到自己是个被放逐的人。

如果他们不来，也就罢了，他可不是低头求人的人。但他也不愿意退缩在一个角落里——他对任何人也决不让步一寸。如果他们要想打架，好吧，那就跟他们打上一架！……不过，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的呢？因为他跟父亲打过架吗？——哈哈！难道列普卡村里没听见过这样的事吗？难道约瑟夫·伐尼克不是三日两头都要跟他父亲打架吗？难道斯泰和·普洛希卡不曾打断他父亲的腿吗？然而，谁也没有对这两个人说过一句责备的话！不，他们只是对他深恶而痛绝之罢了。当然罗，常言说得好：“天主保佑什么人，圣徒也就保佑什么人。”而波利那就好比是列普卡

方融成了一片浑沌，连天空和地面都辨别不清，除非是有着森林的地方，才在白色上印了一抹淡蓝，好象有些云朵挂在地平线上似的。

安蒂克的视线，在那些苍茫的雪景上只漫看了一会儿，即刻就回过来找寻他父亲的房子；正找寻着时，他的注意力便被下到马铃薯坑里去的汉卡的叫喊声吸引住了。

“哈！没有冻着！瓦赫尼克藏起来的马铃薯已经冻坏了，有一半儿只好喂猪了；而我们的——我们的马铃薯可好呐，全没有坏！”

“那真是好消息。——请你出去看一看吧，如果我听得不差，犹太人终于来了，我们得把母牛从牛棚里拉出来了。”

“你说得对：正是犹太人——除了犹太人，还会是谁呢？是的，是犹太人。——恶毒的家伙！”她憎恶地嚷道。

沿着小径（斯泰和早上出去时留下了靴子印，这才勉强看得出是条小径），走来了两个从酒店里出来的犹太人，正吃力地跋涉着，后面跟着村子里半数的狗儿。狗儿找到这个向他们吠叫的机会，真是兴高采烈，安蒂克来到时才把它们赶走了。

“噢，你好吗？——我们来晚了，就因为积雪。——那么厚的积雪！——车子走不过来，连步行也走不过来，真的。为了使森林里的大路可以通行，不得不强迫大家铲雪呢。”

安蒂克对这些个谈话的引子，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只是请他们进到屋子里，稍为取点儿暖。

汉卡把母牛肮脏的肚腹洗刷干净，把清早起积聚下来的牛奶挤掉，这就带着母牛穿过房间走进院子里来。母牛在抗拒，不愿意出去；经过大门口时，母牛用鼻子吸了口气，向空中伸出了脑袋，舐了舐雪片，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哀鸣，使劲拉着绳子，老

别列察几乎控制不住它了。

汉卡忍不住了。一阵难堪的哀痛兜上心头，她大声哭了出来，就跟抓住母亲的衣裙大声哭出来的孩子们一模一样。

安蒂克的心境也并不好多少。他咬着牙，身子靠在茅屋墙头上，固执地凝望着许多乌鸦，乌鸦聚集在从薯坑翻掘出来的雪块上。这时候，这两个买卖人正用依地语① 叽叽咕咕的交谈着，一面动手摸摸母牛，吹毛求疵地察看着它。

牲口拉动着缰绳在挣扎，徒然用恐惧的眼睛瞧着它的主人，徒然发出哀鸣；全家的人都心情沉重，垂头丧气地转过脸去了。

“主啊！——难道是为了这样的下场吗？克拉苏拉，我一心一意饲养你，我关心你一切的需要，难道是为了让这些人把你带到屠宰场，把你宰了吗？”汉卡在一阵痛苦之中用脑袋撞着茅屋的墙头。

唉！哀号和哭泣是没有用的；因为，“不得不然——逃避不了，”正如俗话所说的一般。

“要卖多少钱呢？”年纪较大的灰色胡子的犹太人终于问道。

“三百个兹罗提！”

“什么？这头瘦牛——竟要价三百兹罗提？——安东尼，你要那么大的价钱，不是疯了吗？”

“瘦？你可别说这话，不然你就要后悔了！瘦！你瞧瞧它吧——那末年轻——才五岁呢——又那末壮实！”汉卡这样说道，她生气了。

“啐！啐！做买卖讲生意的人，不会为一句话生气的。——作价三十个卢布吧！”

---

① 依地语：或译意第绪语，犹太人通用的国际语。

列的，漫长而又疲倦地一直绵延到森林那儿。但安蒂克却始终忘不了雅格娜的眸子。那眸子浮动在他的眼前，浮现在雪雾之中，——处处都是那眸子——露出惊惶和悲哀的神色，透着梦想和欢喜之情，目光炯炯，盛满了生命的炽热之火！

安蒂克觉得他的灵魂熄灭了，仿佛蒙上了雾，遍体结了冻，一直冷到了骨子里；可是那深蓝色的眸子却在他的灵魂深处璀灿发光。他垂倒了头，慢吞吞地拖动着两腿。他不止一次地回头看望，可是一列列白杨树下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但见朦胧的一团风雪滚滚而去，铃铛声也遥远了。

安蒂克顿时把一切事情都忘记了，好象是由于什么奇怪的事故，丧失了记忆力似的。他无可奈何地呆望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知道到哪儿去才好……也不知道已经遭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仿佛是在做梦——一个醒着的梦，他无法摆脱的噩梦。

安蒂克越过好几辆坐满人的雪橇（虽然他仔细张望过，却一个人也没有认出来），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酒店里。

“那帮人上哪儿去啊？”安蒂克向那站在门口的杨开尔问道。

“上法院去。为了一头母牛和牧牛人被打的事，跟大地主打官司。这件事情你都知道。那些人是证人。波利那已经先走了。”

“官司能打赢吗？”

“干么有人该失败呢？被告是伏拉的大地主，罗德卡的大地主是审判官。大地主怎么该失败呢？——再说呢，人们要出门去，就要修一修路，还要趁此机会享受一番；而镇上的人也需要做点生意。所以，人人都会得到一点儿好处的。”

安蒂克可并不在听杨开尔的冷言冷语。他要了一些烈性的伏特卡，身体靠在酒吧柜上，站在那儿足足想了一个钟头，酒可

一碰也没有碰过。

“你身体不舒服吧?”

“我哪里会生病呢?——让我到单间去喝吧。”

“这可不行啊。买卖人在单间坐着呢——是些大老板,他们向大地主又买了一块开垦地:在维尔契·杜里的那块开垦地。他们需要休息;现在也许正在睡觉呢。”

“我要抓住那些卑鄙无耻的流氓的胡子,把他们拉出来!”安蒂克大声嚷嚷,疯也似的向单间冲过去;可是,他还没冲到里边就改变了主意,他拿起酒瓶,走到大房间最黑暗的角落里去了。

酒店里空荡荡静悄悄的,只有几个犹太人用那听不懂的行话在交谈着,杨开尔跑过去侍候他们。也有人进来要一杯酒,当场喝完就走出去了。

现在正午已过,严寒无疑是在增强着;雪橇在积雪上格格地响着,酒店里也愈来愈冷了。但安蒂克仍旧在沉思默想,不论自己的心事也好,外界的事物也好,他都无法搞个清楚。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可是那眸子啊!那眸子始终跟着他——那深蓝色的、土耳其玉似的蓝色眸子——跟他离得那末近,简直要碰到他的眼脸了。——他又喝了第三杯,那眸子越发明亮,而且仿佛在旋转呢,就象灯光从房间内的一角转移到另一角一样!——他浑身一阵寒栗;他心中发慌,跳起身来要走。

“喂,付账!”杨开尔大声喊道,堵住了他的去路。“付账!我可不赊给你。”

“让开,你这狗养的犹太鬼,不然我就杀了你!”安蒂克怒不可遏,大声叫嚷,吓得杨开尔面孔变色,缩在一边,听任他走出去。

安蒂克砰的碰上大门,冲出去了。

也没有提到安蒂克本人，临到她快要走了，这才问起她丈夫在做什么。

她说他正在找工作。

“村子里也用得着他啊。有人要在这儿搞个锯木厂，我也需要一个运木材的熟手。”

“我丈夫决不愿意给酒店帮工干活。”

“难道他是这样的大丈夫吗？那就让他去打瞌睡、睡懒觉吧！——可是你养着鹅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鹅喂得再肥大一点，赶到圣诞节的时候，我要收购的。”

“我一只也不卖；我养的鹅只够我孵育小鹅。”

“那就在来年春天买几只小鹅；小鹅喂大了，我就买进。如果你有这个意思的话，你就可以在我这儿把小鹅赊去，将来你还我大鹅好了。——咱们立下一本往来账……”

“不，我不想卖什么鹅。”

“哦，等你把卖牛的钱花光了，你就愿意卖鹅了……而且还要贱价出卖呢！”

“混帐东西！你今生今世看不到这一天的！”汉卡走出酒店，心里这样骂道。

现在寒气凛冽，冻得人鼻子酸痛。天上星光闪烁，寒冷刺骨的狂风从树林那边吹来。然而汉卡还是确定不移地在大路中间走着，满有兴趣地眺望着所有的房屋。教堂隔壁，瓦赫尼克家里，所有的蜡烛都点上了；从普洛希卡家的篱笆里，传来了营营的人声和咕咕的猪叫声；神父家里，窗子照得通明，几匹马在走廊前面不耐烦地用马蹄得得地叩着地面；神父家对面的克莱姆巴家里，也是灯火辉煌，凭着那踏碎积雪的喀嚓喀嚓的足音，可以知道有人向牛棚走去了。稍远，教堂前边儿、村子分岔开去象

两条胳膊似的环抱着池塘的地方，在那寥寥灯光外黯黯淡淡一片白茫茫的背景之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狺狺狗吠从那儿传过来。

汉卡望了一眼她公公的房屋，叹了一口气，她在教堂前转弯，折入一条小径。把克莱姆巴的果园和神父的花园分隔开来的漫长的两道篱笆，形成了这条通向风琴师家的小径。这条小径很少有人行走，两旁灌木成荫，时常有积雪从她触及碰到的树木上纷纷落到她身上来。

风琴师的房子就座落在神父家的院子后面，除了这条小径之外，别无通路。

汉卡立刻感到有一阵叫喊和呜咽的声音，而且看到房屋门外有一只黑色箱子和各种什物用品胡乱地丢在雪地上——一条羽毛褥垫，几件衣服，诸如此类的东西……风琴师家的女佣玛格达站在墙边，苦苦地哭着，大声地号着：

“他们把我撵出来了！他们把我赶出来了！象狗一样的赶出来了！赶到世界上来了，赶到大大的、大大的世界上来了！现在我上哪儿去呢？——我什么都没有了——咳，我上哪儿去呢？”

“你这蠢猪，你这蠢猪，你可别对我这样吵吵嚷嚷的！”开着的大门里有个声音怒喝道：“你再吵我就拿起棍子打了，打得你立刻闭嘴。你立刻就滚，滚到你的弗兰尼克那儿去吧，你这臭婊子！——呀！汉卡吗？你好吗？咳，你看到的这件事，自从秋天以来就意料到了。我规劝过这个丫头，跟她谈过，也求过她，监视过她；可是谁能管束得了一个骚娘儿呢？我们大家都睡熟的时候，她就出去东逛西逛了……她逛得真妙，尽管费尽心机，现在还是逛出个私生子来了！——我跟她说过多少回啊：‘玛格达，留神哪；好生想想吧：这个男人决不会娶你做老婆的。’……而她

汉卡一时找不到她要想说的话，心中感到羞惭，她怯生生地向隔壁房间里瞧了一眼：那边对门长桌子上，放着一堆白白的圣饼，上面压着一块木板。两个女孩子正在把圣饼包扎起来，每一包上缚上一张封皮纸，以便馈赠。从那个房间的看不见的那一头，传来了不知是谁的手弹出来的单调的叮叮咚咚的琴声——这琴声忽然由于一个刺耳的不谐和的声音而中断了。刺耳的声音使汉卡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使风琴师叫了起来：

"喂，喂——完全搞错了：你'吃螺蛳了'——从'Laudamus pueri'① 起再重弹一遍。"

"你们已经在为圣诞节准备圣饼了？"她觉得一声不响地坐着是不礼貌的，便这样问道。

"是啊。教区又大，住得又分散；所有的圣饼都要在圣诞节之前分派好，我们就必须及早准备了。"

"纯粹是面粉做的吧？"

"你尝尝看。"

她拿了一个刚从模型里取出的热气腾腾的圣饼，递给汉卡。

"我简直不敢吃它呢。"她用围身布的一角夹住圣饼，把饼凑到灯光上敬畏有加地仔细打量着。

"呀，上面印得有多么精细的花纹啊！"

"右边儿第一圈是圣母、圣约翰和天主。左边儿是马槽、草料架、马儿，躺在干草里的圣子，圣约瑟，还有一个也是圣母。这儿跪着的是三位博士。"风琴师的妻子这样解释道。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啊，这些花纹做得多巧妙啊！"

汉卡把圣饼包在手帕里，藏入怀中。——一个农民走了进

---

① 拉丁文：大意为"孩子们，让我们来赞美……"

的墙头，以及小棚子后背尖尖的圆锥形干草堆，心中涌起了这些念头。

夜是寂静、寒冷、黑沉沉的，天空撒满了砂粒似的星星，把积雪的大地裹在银色的怀抱里。树木在积雪的重压下垂头丧气地站立着，仿佛在那充溢世界的寂静之中昏昏然睡去了：就象是裹着白衣的幽灵，僵硬死板，却又难以捉摸。一切声音都沉寂下去了；只有一些儿声息在空气中颤动。——是那些没有生气的精神恍惚的树木的呼吸之声呢？还是那些颤栗的星星的喃喃自语呢？而汉卡就站在那儿，忘掉了正在逝去的时刻，忘掉了不堪忍受的严寒，她的眼睛凝视着波利那的家宅，贪馋地饱看一顿，把一切都收入心底，把她那不知足的梦想的全部力量都贯注在这上面了。

雪地里一阵咯嚓咯嚓的声音蓦然惊醒了汉卡；有人正沿着同一条小径穿过池塘呢。她一忽儿就看到了娜斯特卡。

"啊呀，是汉卡吗？"

"干么大惊小怪的？难道我已经死了，难道你见到的是我的鬼魂吗？"

"你也想得太稀奇古怪了。我好久没看见你，吃了一惊，这就是了。——你要上哪儿去啊？"

"到磨坊去。"

"我也到磨坊去。我给马秀送晚饭去。"

"现在他学起磨坊的生意来了吗？"

"磨坊生意吗？不，根本不是的！他们在那儿赶造一个锯木厂，赶得十万火急，夜晚也在开工呢。"

她们一起走着，娜斯特卡东拉西扯地说着闲话，可也留神着不提起波利那一个字；汉卡虽然很想听到关于波利那的事，却觉

着她没法儿开口打听。

“磨坊给的工资大吗？”

“马秀挣五个兹罗提又十五个格罗什。”

“挣那么多的钱吗？”

“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干什么活儿他都是打头阵的。”

汉卡不再说什么了，经过铁匠铺门前时（一道红光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涌出来，把积雪映得血红），她才咕哝道：

“这犹大！他倒永远不缺少活儿干！”

“他雇了个助手，他自己继续在到处奔走呢。他也跟犹太人搭伙做起森林买卖来了，一心一意和他们一起欺骗着老百姓呢。”

“他们可曾把开垦地的树木斫伐了吗？”

“难道你是住在森林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吗？”

“不是这样；不过我对村里的新闻，也不大热心打听。”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吧，他们把已经买下的森林，斫伐掉了一点儿。”

“当然罗；我们村子里的人，决不让他们把我们的开垦地上的树木斫掉的。”

“哪怕是为了开垦地，也不会有人来出面干涉的。乡长和大地主是一鼻孔出气的，村长和所有的财主们也一样。”

“说得对。谁能占财主的上风呢？谁能压得倒他呢？——哦，娜斯特卡，有空到我家里来玩啊。”

“再会了。——这几天内，我会带了卷线杆和锭子上你家去的。”

走到磨坊老板的住宅前面，她们就分手了，娜斯特卡走向下边儿的磨坊去了，汉卡穿过院子，走进厨房。她好容易才走到那

儿：一群狗围了上来，汪汪地吠着，把她逼到了墙脚边。艾娃来搭救她，请她进屋子去；就在这时候，磨坊老板娘也来到了，她说：

“你可有事要跟我丈夫接洽，他在磨坊里呢。”

汉卡在磨坊老板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他；他把她带到家里，她立即把她所欠的麦粉和麦片的钱还清了。

“你们现在靠卖牛的钱过日子吗？”他把钱丢在抽屉里，问道。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汉卡生气地答道。“我们不能吃石头过日子啊。”

“你那个丈夫啊，确确实实是个懒汉。”

“话是这样说。不过，请你告诉我，有什么活儿可以给他做呢？哪儿有呢？帮谁干活儿呢？”

“这儿村子里难道不需要打麦的人手吗？”

“这样的活儿，他当然是不高兴干的；他一向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长工啊。”

“我替这个人可惜。他生性倔强，不尊重他父亲，又凶狠得象头狼一样；不过，我还是替他可惜。”

“我——我听说——先生，你这里有活儿要找人干；也许你能雇佣安蒂克吧……我求求你……”她说到这里就哭起来了，并且十分认真地恳求着磨坊老板。

“让他来吧。——记住罗，可不是我请他来的。活儿倒有的是，不过都是重活。把树木斫成木材——为锯成木板作好准备。”

“这个活儿他干得了：村子里没几个人能赶得上他的。”

“所以我说让他来干活啊。——可是你，你这位妇女啊，你可没有恰当地看管你的男人。根本没有看管他。”

汉卡怔怔地站在那里，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这家伙啊，自己有个老婆。还有儿子。可是他还在追逐别人的老婆。”

汉卡脸色变白；这话简直是晴天霹雳！

“我说的全是实话。他在夜里东游西荡。人家看见他已经不止一次了。”

听了这话，汉卡大为放心，她的呼吸又舒畅了。这些个事情她都知道……他是想起了过去吃的亏受的苦才不得不东游西荡的啊。她很了解他！可是人们偏喜欢七嘴八舌，任意把事情渲染一番。

“如果他动手干起活儿来，说不定工作会使他把搞女人的念头打消的。”

“他是个农民的儿子……”

“是啊！简直是个地主老爷的气派，不是吗？他挑了又挑，拣了又拣，就象猪对着满满的食料槽一样。他既然是那末挑剔，他又干么和他父亲吵架？干么紧跟着雅格娜的屁股打转呢？也该想想这是丢丑，这是罪孽啊！”

“老板！”汉卡急急忙忙地嚷道。“你想到哪里去了啊？”

“我说的不过是真情实况罢了。全列普卡村的人都知道的。你不妨去打听打听，”他一时心血来潮，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了出来；因为他是个容易冲动的人，老是喜欢毫无遮拦地把事情信口道出。

“哦，可是，他可以到这儿来上工吗？”汉卡问道，声音很低。

“可以。如果他愿意，明天来上工好了。——你怎么啦？不舒服吗？干么要掉眼泪呢？”

“没有什么……只不过冷啊。”

汉卡走出门去，拖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几乎迈不开腿、走

但是克莱姆巴挺干脆地告诉他：就因为别人谁也不来看他们，他才来看看他们的。

他们由衷地深为感激。

他们挨个儿坐在炉火前的长凳上，进入了庄重严肃的谈话，老别列察不时的把木柴添进炉火里去。

“好一个厉害的冷汛啊，可不是吗？”

“真厉害，”斯泰和说，“不穿上老羊皮外套、戴上手套，就没法儿打谷。”

“最糟糕的是狼都出来了！”

大家惊异地瞪着克莱姆巴直瞧。

“啊，那可是千真万确的。昨天夜里它们到了乡长家里，在猪栏下面掘了个洞。一定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吓跑了，因为它们没有碰一碰猪；可是那洞就打在猪栏的地基下面；今天中午我亲自去看过的。至少有五只狼。”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毫无疑问，今年冬天准要冷得难受。”

“是啊，冷汛不过刚开始，你瞧，狼就在咱们这儿出现了！”

“靠近伏拉，”安蒂克劲头儿十足地说道，“在磨坊那边的大路上，我看到整整一大群狼的足迹，斜越过大路；不过我以为是大地主家的猎狗哩。很可能就是狼群。”

“你老远的跑到开垦地那儿去了？”

“我没走那末远；可是我听人家说，他们只是斫掉他们买下的靠近维尔契·杜里的树林。”

“管林人告诉我：斫树的人手，列普卡村里的人，大地主一个也不愿雇佣；依我看来，大概是因为村里的人坚持自己的权利，所以大地主要惩罚报复了。”

“如果列普卡村的人不去，有谁去把树砍下来呢？”汉卡问道。

“我的好汉卡啊，找工作的，苦苦哀求工作的，多的是人。伏拉的人难道少吗？罗德卡的人难道少吗？再说德比察，穷鬼难道还少吗？大地主只要提高嗓门儿说一声，他就可以找到成百个身强力壮的农民在同一天上聚拢在他身边了。现在他们只是在买下的土地上砍伐树木，不管怎么样，就让他们去搞吧；那边的树木，为数很小，而且，离我们村子也太远了。”

“如果大地主在我们的森林上也动起手来呢？”斯泰和问道。

“那我们可不答允！”克莱姆巴答道，说话简短有力。“我们要斗他们一家伙，叫大地主明白：究竟是谁强大——是大地主还是全体人民。是的，要叫大地主明白个究竟。”

他们说到这里就把这题目丢开了，因为这是件十分气人的事，提起它来谁都不高兴；可是，还得让老别列察结结巴巴犹犹豫豫地把他的话说出来：

“我看透了伏拉的那一代大地主了，我把他们看透看透了：他们会偷打你一手的。”

“让他们试试看吧，”克莱姆巴说道。“我们不是小孩子。他们不会成功的。”接着就谁也不再提这件事了。

于是他们谈起了玛格达，谈起风琴师怎样把她驱逐出去。说到这里，又是克莱姆巴作出了结论：

“哦，这件事作得不大近人情。不过也不能强迫他们在家里为她搞个医务所来照料她，玛格达毕竟跟他们非亲非故啊。”

谈话变得杂乱无章了。客人告别时已经相当晚了。克莱姆巴临走时，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关照他们：如果他们短少什么，告诉他一声就是了，一个邻居在情谊上应该效劳的事，他都会帮

忙的。

现在只剩下安蒂克和他的老婆了。

汉卡犹豫了好一阵子；但，战战兢兢的屏息了好几回，终于开口问他，可曾找到什么工作。

“没找到。我到好几个地主家去过，找过事，也向许多人打听过；可是根本没找到干活儿的地方。”他说这话时声调低低的，眼睛瞧着地上；因为，他虽然的确东奔西跑过，可也只是东奔西跑而已，他根本没有设法找过工作。

他们上床睡觉了。这时候，孩子们已经睡熟；为了取得更多的暖气，孩子们都睡在脚跟头。黑暗笼罩全室，只有月光穿过闪烁着的结冻的窗玻璃，斜斜地投下一道横贯全室的灿烂光带；可是，他们俩都睡不着觉。汉卡辗转反侧，考虑着现在把锯木厂的事告诉他好呢，还是等到明天再说的好。

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安蒂克小着声儿说道：“是的，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即使我找到了什么工作，我也不愿意离开我们的村子。我不喜欢象头丧家之犬似的在世界上乱闯。”

“呀，我也是这样想啊——就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啊！”她快乐地说道。“我们能在这儿家乡找到很好的工作，干么要跑到外地去找饭吃呢？磨坊老板跟我说得好好的，锯木厂里有活儿给你干，你明天就可以去上工。你可以得到两个兹罗提又十五个格罗什的工资。”

“什么？”他大声咆哮道，“你去向他乞求了吗？”

“不，不，”她十分惶恐地解释道。“我不过是去把欠账还给他的；他告诉我他自己有意思找你去干活啊。”

安蒂克没答腔。他们两个人并排躺着，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可是眼睛睁得大大的，睡熟不了。他们在心灵的神秘深

处思索着，思索着；有时候发出一声叹息，有时候让自己的灵魂溶化在阴沉沉的死寂之中。可以听到外边儿狗远远地轻轻地在村郊嗐嗐而吠，公鸡在午夜扑翼啼鸣，以及风在头上吹过时沉闷的飕飕之声。

“你睡着了吗？”她稍稍向他挨近了一点儿。

“没有。——我睡不成了。”

他朝天躺着，他的双手交叉在脑袋后面。身体离她那末近！可是心灵和思想却离她那末远！他毫无声息地躺着，几乎连呼吸声也轻微得听不见，他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因为雅格娜的眼睛再一次地在黑暗中闪烁生辉——在月光灿烂的夜里，这眼睛变成深蓝色的了。

汉卡挨得更贴近他的身体，把她燃烧着的脸偎倚在他的肩膀上。现在她心里再也没有任何猜疑，任何悔恨了，连一丝一毫的苦痛也没有了；有的只是真正的爱，忠实的情，充满了信任和舍己从人之感。于是她贴近了——贴近了他的心。

“安蒂克，”她怀着焦急的心情问他道，“你明天去上工吗？”她是那末巴不得——那末渴望着要听他说话，要跟他以心换心地谈谈话儿。

“我也许要去的。是的，我一定去；我一定去。”然而他的脑子里却充满了别的思想。

“安蒂克，你可要去上工啊。去上工吧，我求求你。”提出了温柔的请求，她这就用两臂抱住他的颈子，用她燃烧的热吻找寻着他的嘴巴——他的嘴巴可连气也没有透一口。

安蒂克一点儿也不动情。他根本不在意她的拥抱，甚至连她这个人也压根儿没有理会，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另外两只眼睛——雅格娜的眼睛。

做工的人手是足够了。两个工人在锯床那儿，把锯好的木材滚到院子里，把要锯的木头抬上来；两个工人把没有加过工的木头的一头斫掉，把已经锯好的木板堆起来，把其中经不住冰冻的太薄的木板搬到棚子里；还有两个工人把橡树、枞树和松树的皮剥掉。巴尔特克经常对剥树皮工人大声嚷嚷，开个玩笑：

“他妈的，你们可真会剥皮啊！看样子，你们将来会变成剥狗皮大王的！”

剥皮工人可反对这种玩笑，因为他们一向跟杀狗的行当毫不相干。

马秀把这些工人管得紧紧的，他们只能拚命工作，难得有机会找个办法偷偷地绕到磨坊里去烘烘冻僵的手，去了回来时也都是快马加鞭，因为工作本身逼着他们非这样不可。

安蒂克又倦又累，浑身筋骨酸痛，有气无力地走到家里时，黄昏都快过尽了。他一吃过晚饭就立刻上床睡觉，睡得熟熟的，好象死人一样。

汉卡也无心向他问长问短，只是千方百计地尽力使他安逸舒服：她不许孩子们讲话，请求父亲不要让靴子弄出声音来，自己则光着脚鸭子在房间里走动。破晓时，安蒂克要去上工了，为了使他身体暖和、营养好一些，她给他煮了一锅牛奶，让他和马铃薯一起吃，当作早餐。

“真该死！”安蒂克嚷道；“我的骨头好痛啊，我动不了啦。”

别列察说，这不过是因为他还不习惯这样的工作，骨头痛不久就会好的。

“当然就会好的，我知道。——汉卡，你给我把午饭送去，好吗？”

“好，我送，我送，你何必老远赶回来吃饭呢。”

安蒂克这就立刻出发了：规定太阳一出就得上工的。

接连好几天辛苦劳累的劳动。

不论是霜冻用最猛烈的攻势侵蚀地面也好，狂风怒号和风雪交加也好，冰雪融化也好，工人们都不得不整天站在泥雪之中，这时候，潮湿凛冽的寒冷直钻到他们的骨髓里，大雪下得安蒂克几乎连自己的斧头也看不清了，——工人们不得不整天干着活儿，累得浑身的血脉和筋骨都酸痛了！四把钢锯狼吞虎咽着木材，速度那末快，工人们简直供应不上，马秀又一股劲儿的催着逼着他们。

但，使安蒂克气愤的，倒不是工作本身；因为，聪明人说得好："凡事习惯成自然，即使在地狱里也能聊以自慰的。"不，不是工作叫安蒂克气愤。他受不了的是：马秀地位优越，经常盛气凌人。

别的工人们对这些都已习以为常；可是安蒂克每一次都禁不住怒火中烧；他发出咬牙切齿的咒骂，惹得工头的眼睛里冒出火来，已经不止一次了。于是马秀就蓄意批评起安蒂克的一切举动来了：不是当面公开批评，却老是在安蒂克的工作上吹毛求疵，搞得安蒂克浑身刺痛，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想揍他。然而，安蒂克心里十分明白：马秀只是在等候机会把他撵走，打碎他的饭碗，所以他还是克制自己，压下心头的怒火，干脆把这些事情留待将来再说。

现在，安蒂克虽然对工作本身是什么也不愁了，但他还是决心不让任何人在干活上胜过他，把他比下去。

这一切纠纷的结果是，安蒂克和马秀相互之间的仇恨与日俱增；而雅格娜，就象溃疡的创伤一样，乃是这仇根的底蕴。自从春天以来，可能是从狂欢节以来，他们两人交替地追求着雅格

娜，谁都千方百计的要胜过对手；确实是暗底里这么想这么办，可又谁都知道对手的企图。不过，马秀是公开进行，把他的爱情告诉每一个人，安蒂克却不得不把自己的感情掩盖起来，让一种阴郁而又强烈的嫉妒吞噬着他的心。

他们之间倒向来没有多少友爱可以丧失的；过去，他们始终是斜眼看着对方，各自在第三者面前大吹大擂，把自己看作是全村最能干的人物。现在，彼此间的仇恨在几个礼拜中突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弄得连招呼也不愿打，擦身走过时，怒目相视，象愤怒的狼一样。

马秀不是个坏人，甚至也算不上是个生性吝啬的人。恰巧相反，他倒有一副慈悲心肠，乐于伸出救贫济困的手来。他的唯一的缺点是过于自信，喜欢出人头地，而且深信自己对女性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他认为，姑娘都必定会依从他；他这么说，这么吹，自以为是头号人物，天下无匹。现在，他也津津有味地告诉人家：安蒂克在他手下干活，卑躬屈节地尊重他，不然就要被他开除。

有些知道安蒂克的为人的人们，看到安蒂克这样的冷静沉着，这样的低声下气，卑躬屈节，心里觉得诧异。有些人可在议论，说是这一切现象下面正酝酿着什么变化，安蒂克从来不把屈辱等闲视之，总有一天他要报仇的。有些人甚至在打赌，用他们的话来说，马秀正咬着一只酸苹果，不久便可见分晓了。

安蒂克向来哪儿也不去走动，当然不知道人们的各种议论。他经常一句话也不说就走过去了，甚至碰到熟人时也是如此；他老是一下班就直接往家里跑。不过，他也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他从马秀的行为上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这一点。

"臭死尸，我可要把你打得稀烂，叫狗也捞不到你的骨头吃，

叫你从此就再也吹不了牛!”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安蒂克嘴里漏出了这样的话。这话给巴尔特克听到了，巴尔特克说道:

“别理会他就是了;人家给他钱，就是要他监督我们的，他不过照办罢了。”老人并没有听懂安蒂克的话的意思。

“哪怕是一条狗无缘无故的吠叫，我也不能容忍!”

“你把这种种事情看得太重了，太想不开了;所以弄得你肝火很旺，依我看来，弄得你干起活儿来也太卖力气了。”

“不，我这样干活，是因为天气冷啊，”安蒂克答道，他是为了总得有个答复才这样说的。

“一切活儿，让我们都慢慢地干，一步一步地干。慢慢地干;因为天主满可以只用一天工夫就把世界创造出来，天主却宁可花上一个礼拜的工夫，其中有一天还是安息的日子。你干么要为了磨坊老板或是别的什么人的缘故，这样急急忙忙的干活，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呢?谁在强迫你呢?——马秀不过是头看门狗罢了:何必去计较他的吠叫呢?”

“我不过把心里想到的，嘴上随便说说罢了，”安蒂克解释道;接着他就换了个话题:“今年夏天你在哪儿?”他问，“我没看见你在村子里。”

“我干了一点儿活，就去见识见识天主所创造的世界，看看我的周围环境，用精神粮食充实我的灵魂，”他一面协同安蒂克斫着木头的另一头，一面深思熟虑地说着话儿;他不时地挺挺腰板，伸伸手足，搞得骨节里喀喀地发响，烟斗呢，可始终含在嘴里。

“我跟马秀一起在新地主那里干活，可是他把我指使得太凶了;那时候大地逢春，太阳光里有股香味儿。所以我就离开了他。赶上有人从那儿到卡尔伐里亚去巡礼，我就跟他们一起

“他不过是吃的太多了。”

“的的确确是吃多了。——噢，杨开尔来收买鹅了。”

“你打算把鹅卖掉吗？”

“我才不卖呢！难道等春天来时再去买别人家的鹅吗？”

“你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好了。这些事情我都让你去作主。”

“瓦赫尼克家里又打了一架，已经请神父去调解了。——据说，派吉斯家的小牛吃胡萝卜噎死了。”

“这种事情，反正跟我都不相干，”他不耐烦地咕哝道。

“——风琴师来收过供物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声音有点儿发抖。

“你给了他什么东西呢？”

“两把理好的麻，四只鸡蛋。——风琴师说，如果我们要的话，他愿意借给我们一车麦秸，等到来年夏天还他就是了。不过我没有要：我们干么要向他借呢？而且，你爸爸牧场上的草，我们是有权利拿的。我们只拿过两车，——牧场占地那末大，我们拿得太少了……”

“我不愿意提醒他这件事情，我不许你去拿老头儿的草。你去向风琴师要麦秸，用你纺毛线的钱抵账。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那就把我们的家畜统统卖掉好了。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决不向我爸爸要任何一点儿东西。——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我向风琴师那儿去借。”

“你干的活儿，加上我干的活儿，也许就够我们开支了。——汉卡，别在这儿哭：人家在看我们呢！”

“我不在哭。——安蒂克，你跟磨坊老板借五斗大麦碾一碾吧：如果我们买那碾好的，价钱贵多了。”

“好吧。我今儿个跟老板说，这几天里找个晚上待在这儿，

看它碾好。”

汉卡走了，安蒂克仍旧待在房间里，默默地抽着烟。房间里的人，这时候正在谈起伏拉的大地主和他的哥哥。

“他的名字叫雅赛克：我很熟悉他的情况。”巴尔特克走进房间里来，大声说道。

“那末，你当然知道他已经从外国回来了啦！”

“不，我的确不知道。我以为他老早就死了。”

“他在这儿；回来快半个月了。”

“是的，他回来了，可是，有人说，他的神经不大正常。他不肯住在大地主公馆里，倒去住在松林里，自己做饭，缝衣服，一切事情都是自己做。他的行为，人人都觉得古怪。到了晚上，他就拉小提琴：人家时常在靠近坟墓的大路上遇到他，他坐在坟上拉小提琴。”

“我听得人家说，他从这个村子跑到那个村子，打听着一个叫做古巴的人的消息。”

“古巴？——那样的名字多得很呢！”

“他说不出这个人姓什么，只是一味地寻那个叫做古巴的人。——好象是这样：那个叫古巴的人，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救了他的命。”

“我们家倒有一个长工叫古巴，他在上次起义的时候，跟贵族们一起打过仗的；不过他已经死了。”安蒂克说着就站起来；因为马秀已经在外边儿嚷开了：

“你们出来啊；难道你们要把吃午饭的时间一直拖到下午喝茶的时候吗？”

安蒂克十分恼火，冲出去嚷道：

“我们都听见了，别废话！”

“他吃的肉太多了，叫叫嚷嚷，可以叫肚子胀得好受些！”巴尔特克说；另外一个工人补充道：

“他大声嚷嚷，不过是要讨好老板，讨他的欢心啊！”

马秀继续唠唠叨叨地说道：“他们一定是大吃大喝，舒舒服服地大谈山海经了。难道他们一定要这样吗？这些个大人物，大农民——可是连一条不破不烂的裤子也穿不上呢！”

“安蒂克，你听着，他在骂你呢！”

“闭嘴！你嘴里再不干不净，我就割掉你的舌头！”安蒂克提高嗓门儿喝道，现在他是不顾一切地准备干仗了。“你要再说一句农民什么的，我可不答应！”

马秀杀气腾腾地看了安蒂克一眼，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整天一声不响地瞧着安蒂克干的活，十分严格地进行检查，可是他一点岔子也找不出来。安蒂克的活儿干得十分出色，叫人钦佩；一天要来巡视五六次的磨坊老板，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终于在第一个礼拜付工资的时候，就给他提高到三个兹罗提了。

马秀因此恼火透顶，找磨坊老板评理去了；老板答道：“他也好，你也好，我都很满意；凡是活儿干得好的，我都满意。”

“你提高他的工资，不过是存心要我难堪！”

“我这么办，完全公平合理；我要大家明白，我是公平的。哦，不说他比巴尔特克强吧，他也至少跟巴尔特克不相上下。”

“那末，”马秀威胁道，“这档子该死的事情我可不干了。你不妨自己来监工吧！”

“你要不干，就不干好了。如果我这儿的黑面包不合你的口味，你上别处去找面包卷儿好了。小波利那会代替你的职位，我给他一天四个兹罗提的工资。”磨坊老板打着哈哈说道。

马秀看到要挟不成，立刻就冷静下来了。他放弃了作难，把

他对安蒂克的憎恶深藏在心底里，虽然憎恶还是象火炭似的在心底里燃烧着；对于工人们，也变得不大苛刻，不大摆出工头的威风来了。这点变化，工人们很快就看了出来，巴尔特克立刻对别人说道：

“这家伙象一只狗一样：扑上去咬人的靴子，鼻子上挨了一脚，就摇尾乞怜啦。哦，他自以为是得宠的红人，现在他可明白了：有朝一日找到了比他强的人，他就得滚蛋。”

增加工资也好，马秀屈服也好，安蒂克可全都无所谓；他对于这种事情，正如对岁月流逝一样地毫不介意。他之所以做着工作，倒不是为了钱的缘故，而是为了叫汉卡高兴，使自己心满意足。如果他打定主意要整天睡大觉的话，不管后果如何，他也会大睡特睡的。

在辛苦的不断的劳动里，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一礼拜又一礼拜地过去了，圣诞节也近在眼前了。安蒂克的心情一点儿一点儿地平静下来了——仿佛是冰冻起来了：他跟过去的安蒂克大不相同了。人们十分诧异，作着各种不同的判断。然而，他身上的这种变化，不过是表面上的，装给别人看的；内心里，他还是从前的老样子。现在他干活儿了，而且拚命地干活；挣来的每一文钱，他都交给老婆；晚上也不出去，待在家里；比过去温和、缄默、安静了。他跟孩子们玩儿，帮助老婆料理家务，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一句粗声粗气的话。可是这一切举动都无法蒙混过汉卡的眼睛。他的变化确实使她高兴，她因此热烈地感谢天主；她观察他，留心他的眼神，探索他心中的欲望——她成了一个最体贴周到的仆人。可是她时常看到他眼睛里有一股哀怨之色，听到他无意间漏出来的一声低低的叹息。她在脑子里捉摸着，想到未来的灾祸将在哪儿爆发时，她的两臂无力地垂下来了，她的

它扭转身，
  转过头，
它尾巴一扫，
  足迹扫掉，
叫你狐臭都嗅不到，
它就逃之夭夭！

安蒂克鄙夷地这样唱道。

“我知道，你怨恨的是：我参加了婚礼。的确，我没有拒绝参加。可我怎么能拒绝呢？神父亲自督促我，叫我不要造成父亲与子女的不和，不要因此冒犯天主。”

“啊，你是遵照神父的嘱咐才去参加婚礼的吗？把你这话去告诉那些相信你的人吧，可别告诉我。哼，你可从老头儿身上把你能刮到的钱都刮走了，算是你对他孝顺的代价：老头儿并没让你空手出门啊！”

“‘人家给你你不要，岂不是个大傻瓜？’”铁匠引证俗语道。“不过，我不跟你辩论。全列普卡村的人都会告诉你——哦，你不妨问雅姑斯叮卡，她始终跟老头儿在一起——是我逼着老头儿跟你和好。事情快要成功了……老头儿快要心平气和了……咱们就来把事情安排妥当。”

“你去排解狗儿的吵架好了，可别来劝我跟老头儿和好：你听到没有？我从来不想跟你吵嘴；不过，你也别管我的事，我可不要领教你和你的劝解！——照你这样子！倒真象个出色的朋友！要不是存心剥掉我身上最后一件衣服，你决不会来排解我们父子纠纷的！——我干干脆脆地告诉你：你别管我的事，别插手干涉我的事；因为，我一冒火，我就会把你那红毛从头皮上揪

下来，把你的肋骨根根打断；哪怕是你的好朋友——宪兵——也阻挡不了我。你记住我的话吧！”

安蒂克转身就走，也不回过头来瞧瞧铁匠。铁匠张大着嘴巴站在大路当中呢。

“这扯谎的混帐东西！他跟老头儿狼狈为奸，还跑来跟我攀交情讲友谊哩！如果办得到的话，他会把我们爷儿俩都弄成叫化子一样的！”

跟铁匠会见之后，安蒂克好久不能冷静下来；特别是因为那天早晨，什么都不顺利，全是别别扭扭的。他刚开始斫木头，一个木节就叫他的斧头开了个缺口。接着，快到中午了，一块木板啪哒打在他脚上，总算运道好，没打烂了他的脚；可他还是不得不把靴子脱下来，用冰来擦凉发肿的脚。而且，马秀那天脾气很坏，尽找大家的错儿：这个搞坏啦，那个搞慢啦，等等；至于安蒂克，马秀老是找个借口唠唠叨叨地埋怨他。

一切事情都是别别扭扭的；弗兰尼克早该碾磨的那些大麦，尽管汉卡为此老是嘀咕唠叨，却也还没有碾好，托辞是工作忙得厉害。

家里，事情也不大对头。汉卡心里忧急，泪流满面，因为小彼得躺在床上发高烧，她不得不请雅姑斯叮卡来给孩子治病。

雅姑斯叮卡正当吃晚饭的时候赶来了，她坐在炉火旁边，鬼鬼祟祟地打量着汉卡，很想唠唠叨叨地大扯一通，可是他们的反应很冷淡，雅姑斯叮卡就立刻动手给孩子治疗起来了。

“我上磨坊去，”安蒂克拿起帽子，说道。“除非我亲自看着，大麦就决不会给我们磨好的。”

“能叫爸爸替你去吗？”

“我都没有把握把麦粉弄回来呢。”——安蒂克匆匆忙忙地

出去了，心情恶劣，没精打采，身体摇摇晃晃的，象是狂风中一棵孤独的树木。再说呢，家里一切事情都叫他生气——特别是雅姑斯叮卡的那对刺探侦查的眼睛。

黄昏是宁静的，没有霜冻之感，看到的星星少极了，——只有一两颗星在远处闪烁，象是透过一重面纱在发光似的。风从森林里吹来，发出呆滞沉闷的呜呜之声，预示着天气要变化了。狗儿四散地在村子附近吠叫，大路上烟雾叆叇，空气是寒洌而又润湿的。

圣诞节近在眼前了，很多人都在磨坊里。自己的麦子正在碾磨的人，在过道里等候着；其余的人待在磨坊老板的佣人房间里。这些人绕着马秀围成一圈，他正在给他们讲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时不时地听得哄然大笑。安蒂克不想跨进门槛去，他走了出去，上磨坊找弗兰尼克去了。

“他在水堰上，”有人告诉安蒂克道，“他在跟玛格达拌嘴呢——你知道——就是给风琴师撵出来的那个姑娘。”

“磨坊老板警告过弗兰尼克，说是再看见他在磨坊里和玛格达待在一起，就要把他赶走了。”另一个农民告诉安蒂克道，“因为她老是在这儿过夜。不过，这姑娘也可怜！她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呢？”

于是又有人玩笑地补充道：“这真叫做：‘三月里一心追求，十一月里后悔无穷’啊！”

安蒂克坐下来等候：靠近磨最好的面粉的地方，正对着供大家等候歇脚的房间的、半开半闭的房门。他坐在那里，看得见马秀的肩膀，以及面向着马秀静听他讲话的农民们的脑袋。若不是轮子隆隆地响着，安蒂克甚至可以听得清马秀说的话，虽然他并没有这份好奇心。

他倒在几袋麦子上，由于灰心丧气，身体疲倦，立刻就睡着了。

磨粉机轧轧地开动下去，扑动着，搏动着，每个部件都十分活跃；水车轮子啪哒啪哒地转动着，仿佛是成百个洗衣妇用足全力挥动着打衣棒；流水在轮子上涡卷而过，发出轰然的澎湃之声，搅起了沸腾似的泡沫和雪片银花，奔涌到河里去了。

安蒂克待在那里，等了快要一个钟头光景，但他终于走向院子那边，去找弗兰尼克，他感到困倦得厉害，也想借此提提精神。走到院子里要穿过那佣人的房间；安蒂克的手伸到门闩上，刚要走进房间去时，他所听到的马秀的话，使他突然停住了脚步。

"是的，老头儿亲自煮好了牛奶红茶，送给睡在床上的女人！据说，老头儿光跟雅姑斯叮卡一个人就把那一切繁重的活儿都做掉了，不愿意让她弄脏了她的白手；不仅如此，老头儿还给她上城里买东西呢，唯恐她一走到储藏室背后就伤风啊！"

大家听到这里就哈哈大笑起来了，接着是一阵暴风雨似的打趣的话。安蒂克出于本能，回到他以前坐的地方，倒在面粉袋上，茫然地凝望着那一道从半开的门里照出来的红红灯光。现在他再也听不见了，因为机器的喧声掩过了谈话的声音；一阵灰白色的面粉之雾升了起来，把他周围的东西都弄得模模糊糊；一盏用绳子挂在顶篷上的灯，透过白色的雾霭闪烁着，斜斜地从中映出光来，黄澄澄的，象猫眼睛一样，而且不断地颤动着。不过，安蒂克心神不安，他坐不住；他又站起身来，踮着脚尖悄悄地走近房门，俯耳细听。

"……她把一切都解释过去了！"马秀说道。"多米尼柯娃给她担保，姑娘在匆匆忙忙中爬过篱笆……这是时常发生的事……她自己是个闺女时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好一个方便的解

第 四 章

圣诞节前夕那天，从天色破晓时起，全村就进入了兴奋热烈、喧哗忙碌的境界。

夜间又有霜冻来袭；因为接连两天气候温和、雾霭迷蒙，夜间突然转冷，树木便都披上了一层苔藓似的亮晶晶的浓霜。太阳从云端里出来了，在澄清蔚蓝的天空中照耀发光，只蒙着一层最薄最透明的雾纱；然而这太阳的光是苍白的，寒冷的，象是圣饼龛里的圣饼，什么东西也照不暖。随着太阳愈升愈高，寒气愈来愈甚，酷冷刺骨，人们几乎透不过气来，每一个生物的嘴边都凝成了一团水汽。然而大地已经沉浸在明朗的阳光里了，辉煌灿烂，熠熠生光；前后左右耀眼的积雪上，仿佛洒遍了象金刚钻一般闪闪烁烁的露珠。周围的田野，全埋在白色棺衣之下了，虽然明晃晃地躺在那儿，却毫无生气。时而有一头小鸟扑动着翅膀飞经澄净的空间，黑影子在下边儿雪地上一掠而过；时而也有一群鹧鸪在积雪满枝的树丛里咕咕而啼，小心翼翼地偷偷摸摸地飞近人们的家屋和多穗的麦堆。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只兔子露出黑色的身体，在积雪中跳跃而过，一忽儿用后腿站立起来，一忽儿反复咬啮，想吃到贮藏起来的麦子，但被狗吠声一吓，就逃回树树都纷披着浓霜的大森林里去了。

一种尖厉刺骨的寒冷，带着冰辉寒光，现在洒遍了整个世界，把世界陷在冰封的沉寂之中。

没有一声鸣叫打破乡村森严的寂静，没有一点人语的回响，也没有一丝微风在这光秃秃的、闪闪烁烁的积雪田野里喃喃细语。只是极为难得的，间或有轻微的铃声和雪橇的轧轹声，从那一半为积雪掩埋着的大路上，传到人们的耳朵里来，可又那末低沉那末遥远，差点儿听不大见，谁都还没有辨别出来它是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时，那声音又沉没在彻底的寂静里了。

但是，在列普卡村里的大路上，池塘两旁，人们成群结队，热闹非凡。空气本身就散发出节日欢乐的气息；村子里的人们，甚至牲口，也都充溢着节日欢乐的气息。通过传音迅速的凛冽空气，叫喊之声象乐曲似的荡漾开去；许多兴高采烈的喉咙里发出欢笑，从村子的这一头一直传到村子的那一头，欢笑象由衷的快乐一样的苏醒过来了；狗疯狂地在雪上打滚，快乐地吠叫，追逐着在茅舍附近徘徊的乌鸦；马在看不见的马棚里嘶叫；牛在牛棚里好听地哞哞而鸣。你简直会这样设想：脚下的积雪响得格外松脆了；行驶在坚硬的光滑如玻璃的大路上的雪橇，也响得铿锵了；而炊烟蔚成蓝色柱子冉冉上升，笔直如箭；茅屋的窗子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眨得你头晕眼花。吵吵闹闹的小孩子到处都是；也听得见嗡嗡的谈话声，聚拢在打出来的冰窟窿附近的鹅群的呷呷声；人们在叫唤，你叫我唤，此呼彼应。大路上，家屋和家屋附属物的四周，到处有人走来走去。在粉妆玉琢的果园里，闪动着妇女们红色的裙子。她们从这个茅屋走到那个茅屋，一路走过时，碰到了大树或灌木，就迎头兜到一身银粉雪雨。

这一天，连磨坊也不隆隆地响了。的确，在整个节日里，磨坊是寂静无声的；只有一条清澈冰冷的溪水，从水闸里流出来，发出潺潺的乐声奔流而过。在磨坊后面远远的地方，有一群野鸭在鸣叫，它们从沼泽和荒野上飞起来，正在空中飞翔打转呢。

马切克家，西蒙家，乡长家，谁说得上还有多少家呢？总之，家家户户，现在都在吹吹风，通通空气，打扫擦洗。房间里，过道上，甚至在屋子前面的积雪上，都撒上了苍翠的松针。有的人家，熏得又黑又脏的炉灶，也已经粉刷一新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面包，特别是做“斯特罗克尔”——一种小麦作的面包，面上撒着罂粟子。罂粟子也放在石臼里捣碎，用来做大家爱吃的其他美味食品。

是的，圣诞节近在眼前了。这是圣子的节日，这是赐福于人的欢乐的日子；这是漫长的循环不断的辛勤劳动之后的休息和清福，使人们的灵魂从冬眠中清醒振奋起来，解脱掉日常生活的沉闷无聊，使他们欢乐地向前迈进，心中怀着愉快的激动之情，去迎接耶稣诞生的日子。

波利那家里，也跟别的人家一样，人人忙忙碌碌，奔来跑去，热闹地作着过节的准备。

波利那自己大清早就到镇上去买东西了。陪他去的是彼特；古巴死后，波利那就雇佣彼特做马夫了。

她们都在屋子里忙碌非凡。犹兹卡哼着歌曲，把彩色纸头刻成新奇的花样，准备贴到梁上画框上，作为装饰，使它们看上去好象抹上了缤纷的彩色油漆一样。雅格娜把袖子几乎卷到了肩头上，正在钵头里揉着面粉，她的母亲给她帮忙。她一忽儿捏着长形的小麦面包和上白粉面包（她正在抓紧干，因为面粉已经发酵隆起，她得把面粉立刻捏成面包的形状）；她一忽儿看一眼犹兹卡干的活儿；一忽儿照料蜂蜜乳饼（乳饼窝得暖暖的，正在发酵隆起，等着烤了）；一忽儿又飞跑到火焰旺得轰隆轰隆窜入烟囱的地方去了。

维蒂克原是奉命照料灶火，添足木柴的；可是她们只在吃早

饭时见过他，吃过了早饭，他就不知去向了。雅格娜和多米尼柯娃都在房子附近找过他，大声叫过他，可是都白费了；他从未应过一声。这顽皮孩子走过草堆，到田野里灌木丛中去了；他在那儿设下了捕捉鹧鸪的陷阱，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谷皮子，作为掩蔽物，也作为食饵。拉帕陪着他，还有波切克也陪着他。波切克就是维蒂克照料、医治和喂养的那只鹳鸟，他教了它许多玩艺儿，跟它交上了朋友，只要他用独特的方式吹一声口哨，它就象拉帕一样乖乖儿地飞到他身边来了。波切克和拉帕也相处得十分和睦友好，它们两个经常一起在牛棚里追逐老鼠。

波利那把他带回家来过节的罗赫，至今一直待在教堂里。神父的仆人给送来了松枝，罗赫由安姆勃罗司作伴，整个早晨都忙着把松枝插到祭坛和墙壁上去。

快到中午的时候，雅格娜揉好了所有的面包，把它们摆到木板上，轻拍整形，在表面涂上鸡蛋白，以防上灶烘烤时拆裂开来。就在这当儿，维蒂克冲了进来，大声叫道："他们送圣餐面包来了！"

风琴师的大儿子，在城里上学的扬尼克，从大清早起就和他弟弟绕村分送着圣餐面包。

他们走进门来，招呼道："赞美耶稣基督！"这时雅格娜转过身来，才看见他们。

屋子里这样乱七八糟的，雅格娜大为狼狈，她一面把赤裸的胳膊塞在围身布下面，一面请他们坐下休息，因为他们都背着沉重的篮子，作弟弟的还挟着好儿包东西呢。

他们说他们没法儿坐下来休息。"我们还有半个村子要走，时间很紧呢。"

"扬尼克先生，至少稍微坐一会儿吧；天气这么冷，烤烤火暖

由此可见，雅格娜完全征服了她年老的丈夫，波利那在世界上只看到雅格娜，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村子里的人说得千真万确：波利那的爱情，使波利那成了个糊涂老汉。虽然他对别人都很厉害，决不屈服，雅格娜却可以爱拿他怎么办就拿他怎么办，他一切事情都服从雅格娜的意思，也只用雅格娜的眼睛看待事物，对雅格娜是言听计从，对她的母亲也是言听计从。而且就后果而论，他也没有理由可以反悔的。他的庄稼井井有条，万事兴旺顺利，他生活得挺舒服，有个人儿可以谈谈话诉诉苦；如今他在世上唯一关心的便是雅格娜，他的眼睛仰望着她正如仰望圣像一样。

就说现在吧，当他在炉边烤火取暖之际，他也在多情地朝着雅格娜那边注视：就象结婚前一样，心里早准备好了要跟她说的甜言蜜语；他心中所想的，完全是要讨得她的欢心。

事实上，雅格娜之关心他的爱情，就象关心去年的雪一样。现在她就在生气，对他所表露的柔情蜜意感到不耐烦。一切都使她苦恼；她走来走去，又愤怒又冷酷，好象二月的狂风；她把事情丢给母亲去做，或者丢给犹兹卡；她用一些锋利尖锐的话，尽力刺痛她丈夫。她自己走到别的房间里去了，嘴上说是去看看炉灶，或到马房里去照料小马，实际上呢，是要独自一人想想安蒂克。

因为扬尼克使她想起了安蒂克，现在安蒂克的形象出现在她的心眼里，就象他本人的血肉之躯出现在她眼前一样。在三个月光景的日子里，她不曾看见过安蒂克——除了她坐车经过白杨大道那一次之外。是的，时间象河水一样的流逝：结婚，归宁，家务上的各种操作和操心，使她没有余暇想起安蒂克。眼里看不到，心里想不到；而她的熟人们又避免提到安蒂克的名字。

现在，她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安蒂克突然涌现在她的眼前，他脸上露出那么一种悲哀和责备的神色，使得她的心灵为之震悚而又沮丧。“我没有做什么损害你的事，”她内心说道；“既然如此，你又为什么纠缠着我呢，就象个幽灵，就象个鬼怪似的？”她竭力跟过去的回忆搏斗。她心中奇怪：为什么唯独安蒂克的形象这样的萦绕心头呢？——为什么不是马秀，不是斯泰和·普洛希卡，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形象，——仅仅是安蒂克的形象难以忘怀呢？难道安蒂克对她施了爱情的魔法，以致她现在如疯如狂，不能自已，而且被她所感到的痛苦折磨又折磨？

“可怜的人，现在他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想什么呢？……要跟他说话是没有办法的，毫无办法的！——毫无疑问，这是件弥天大罪——天哪！这是犯禁犯忌的事；忏悔的时候，神父这样告诉过我的。——咳，但是，假使我能再跟他讲一次话，哪怕只讲一次也好啊——哪怕当着第三者的面讲一次话也好啊！——不，不；永远，永远不可能！……我一直到死是属于波利那的啊！”

“雅格娜，”母亲在叫她；“来吧！我们得把面包取出来了。”

雅格娜跑回屋子里去，她慌张忙乱，要想有所忘却。可是没有用：她处处看到安蒂克的眼睛，安蒂克的又浓又黑的眉毛——安蒂克的红之又红的嘴唇……那如饥如渴、迫不及待的嘴唇，甜蜜的嘴唇啊！

雅格娜使出狂热的劲头儿来，动手干活，把房间里收拾得秩序井然；晚上，她还走到牛棚里去了，那可是她一向不去的地方。但，这一切活动全没有效果。安蒂克总是在那里——总是在她的眼前。——她的心里升起了一股强大的渴望，把她的心撕得粉碎；她的灵魂经受着痛苦的狂风暴雨，她终于走到细心地做着地球的犹兹卡那儿，坐在她身边的柜子上，蓦地痛哭流涕起

来了。

她的母亲和丈夫都大吃一惊，设法使她平静下来；他们竭力哄她，就象哄一个宠坏了的孩子一般；他们抚弄她，他们深情地凝视她的眼睛；可是全没有用。她哭，一直哭到再也哭不动了才停。接着，很突然的，她感到心中起了变化，她怀着一种奇奇怪怪的快乐心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开始又说又笑，甚至几乎信口唱起歌来。

波利那诧异地盯着她直瞧，她的母亲也一样。接着他们两人就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走到外边过道里去悄悄地商量起来了。他们喜气洋洋地回到房间里，用最温柔的深情抱她亲她。

“别拿这捏钵了！”多米尼柯娃认真地大声说道；“你一定不要拿。玛蒂亚斯会替你拿的！”

“干么呢？比捏钵更重的东西，我也时常拿过搬过的啊！”

她满不明白。

波利那不让她碰那捏钵；他亲自动手把它拿开了。过了一会儿，赶上雅格娜在卧房里的时候，波利那趁这机会把她抱在怀里，把一些不让犹兹卡听到的话告诉了她。

“你和母亲都搞昏了头了！你们的猜测不对，不是那末一回事；你们两个都错了。”

“这些个事情，我们是懂得一点的，我们在这种地方是不会错的。——让我算算看。现在是圣诞节。……那末——那末就该在七月里啊。——好啊，好啊！就在收获的时节！——无论如何，这喜事可已经成了定局了，让我们感谢天主吧！”波利那本来想再一次地拥抱她，可是她一阵生气躲开了他，跑到她母亲那儿去抗议了。然而老妇人也一口咬定没有错儿。

“错了，错了！这不过是你们的胡思乱想罢了！”雅格娜大声

嚷嚷，坚决否认。

“你对这件事，好象并不觉着高兴？”

“我干么要高兴呢？没有这件事插进来，也已经够我们麻烦的了。”

“不要埋怨，不然天主要惩罚你的！”

“让天主惩罚我好了，惩罚我好了！”

“可是，你又有什么非埋怨不可的事呢？”

“我不愿意有孩子：这就是了！”

“雅格娜，你想一想吧：如果你生了个孩子，一旦你丈夫死了（但愿没有这样的事），孩子就可以继承到一份产业，跟其他几个子女相等的一份；而且，也可能家里所有的田地归根结底都落到了他的手里……”

“田地，田地，田地！你尽想着田地，别的什么也不想；我可根本不把田地放在心上！”

“那是因为你还是个傻娃娃，你的脑子里塞满了莫名其妙的东西。一个没有田地的人，就跟一个没有腿的人一模一样：他爬来爬去，哪儿也爬不上去。——不过，无论如何，千万别把这样的话对玛蒂亚斯漏出风声来啊，这话会叫他恼火的。”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才不管他呢！”

“如果你是个傻瓜的话，你就这么办吧；可不吗？还可以逢人乱说呢。——我看你还是去做事情吧；你把青鱼从水里捞起来，浸在牛奶里，这样可以让咸味儿淡些。你去嘱咐犹兹卡再捣些罂粟子；还有不少事情要做，白天都快过尽了。”

正是如此。黄昏来临了，太阳落到森林后面去了；夕照蔚为血红的斑纹铺展在天边上，所有的积雪都火红火红的，仿佛撒满了燃烧的煤块。村子安静下来了。人们仍旧在池边取水，仍旧

谁也不该挨饿、露宿。"罗赫这样说着，就站起身来，去开门了。

原来是雅姑斯叮卡，她卑躬屈节地站在大门口，涕泪滂沱，请求让她进到屋子里来。

"啊，你们给我一个存身的地方就行了，把你们给狗吃的东西给我就行了！可怜可怜一个穷苦的老太婆吧！……我等候我的子女来叫我去过节；我白等了，我在我的茅屋里又饿又冷……天主啊！我现在是个叫化婆了；他们把我丢在这里，孤苦伶仃的，连一小块面包也没有——比一条狗还不如哪！……他们的房子里人又多，好不热闹啊。我悄悄地到他们家去过的，我在角落上张望过，我往窗子里张望过……可是全没有用啊。"

"好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坐下吧。你还不如不指望孩子们来孝顺你，天一黑就到我家来的好。——他们把最后一个钉子钉进你的棺材，确信你不会再回到他们那里去时，他们就高兴了。"波利那这样说着，便慷慨地在自己身边给老婆子让出一个座位来。

雅格娜是个最不吝啬的主妇，虽然她热心地强迫雅姑斯叮卡吃些东西，老婆子还是什么也吃不下。老婆子不可能吃东西；她垂着头坐在那儿，弯腰曲背，缩做一团，连一句话也不说，她颤抖着的身体说明了她心里剧烈的痛苦。

房间里如今舒适而安静，洋溢着一种仁慈、庄严、虔诚的气氛，仿佛圣子就躺在他们中间似的。

不断地添着新燃料的熊熊炉火，让烟囱里轰隆轰隆的发响，把整个房间照得明晃晃的；冲着炉火，瓷制圣像发出耀眼的光芒，窗玻璃在夜色中显得黑沉沉阴森森的。现在他们坐到炉火跟前的长凳上，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互相交谈着。

雅格娜不久又煮了咖啡，并且在咖啡里放了许多糖。他们好整以暇地啜吮着咖啡。

停了一会儿，罗赫拿出一本用念珠环绕起来的书，开始用低沉而充满深沉感情的调子，向他们朗读起来了。

"瞧吧，今天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情：一个处女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的天主，在犹太族不小的城市伯利恒里，以贫贱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尘世，出现在破烂的牛棚里，草堆上，牛群中间，在这一夜里，牛群都是他的兄弟。就是那今天还在灿烂发光的星，照耀在圣子的头上，照引着三博士的道路。这三位博士虽是黑皮肤的异教徒，但他们心地仁慈，来自遥远的地方，带着礼物跨过辽阔的波涛汹涌的海洋；这三位博士就这样的为真理作了见证。……"

罗赫继续朗诵了好久，他的声音带着祷告的咏叹腔调，几乎接近赞美诗或连祷的吟唱了。大家虔诚静听，他们的灵魂沉静专注，他们的心为奇迹所感召，激动不已，他们真诚地感谢天主赐予的大恩。

"啊，亲爱的耶稣啊！那时候，你有意要生在马厩里、生在遥远的国家里，生在肮脏的犹太人和残暴的异教徒中间，而且是出生于这样的贫困之中，这样的凛冽严冬之中！啊，可怜的，可怜的圣子，亲爱的圣子啊！"——他们心里想的便是这些，他们的胸中涌着怜悯之情，他们的灵魂象鸟一样的飞了出去，飞过陆地和海洋，飞到耶稣的诞生地，飞到天使在其上唱歌的秣槽边，飞到圣子耶稣神圣的脚前。他们怀着对天主的全部火热的忠诚与信仰，俯伏在那儿，他们把自己献身于天主——永永远远地作天主的忠仆。阿门！

当罗赫继续朗读时，犹兹卡这个温良仁慈而又善感的姑娘，便为天主不幸的命运大哭起来。雅格娜也双手捧着脸哭泣，把脑袋躲在安德烈的背后。安德烈挨近着静心谛听，嘴巴张得大

大的；听到的话使他大为感动，他一再地拉扯西蒙的袖子，说道：“喂，西蒙，你听到了没有？”

朗读完了，大家就纷纷谈论起来了：

“可怜的圣子！连一只摇篮也没有！”

“竟没有冻坏，我真觉得奇怪。”

“我们的天主是心甘情愿忍受这样大的痛苦的。”

“因为，只有天主担当了苦难和牺牲，天主才能拯救他的子民；”罗赫回答道，“如果天主不这样做，撒旦就一定会成为世界的主人和一切灵魂的君王了。”

“从现在的世道看来，撒旦简直已经当上了主人和君王了。”雅姑斯叮卡喃喃地说道。

“罪孽是主人，邪恶是君王；这些个东西都是撒旦的帮手。”

“哦，得了，不管它是什么吧，有一桩事情总是确确实实的：恶运总是有本领捉弄人的。”

“别这么说吧，不然你就有罪了：你跟你的子女生气，气得不分青红皂白了。”

这个责备是严厉的，雅姑斯叮卡也不来争辩是非。其他的人都默默无言；西蒙立起身来要走，他的母亲可留神着一切事情，她看出了他的动态。

“急急忙忙的要上哪儿去啊？”她咬着牙问道。

“出去，——我觉得这儿太热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心中吓了一跳。

“到娜斯特卡家去——去寻欢作乐，是吗？”

“你不许我去，或者阻止我去吗？”他愤愤地说道，一面却把帽子丢到原来放在那里的柜子上去了。

“跟安德烈一起回到自己家里去：家里都走空了，没有人看

管呢。你去照料一下母牛，你替我待在家里；等我回家跟你们会齐后，咱们一起到教堂里去。”这些话就是她的命令；但因为孩子们迟迟不执行命令，她也不重新再说一遍；她立刻站起身来，从桌子上拿起一块圣餐面包。

“维蒂克，点上灯吧；我们要去看看母牛。在圣诞节的夜里，一切牲口都懂得人说的话，因为我们的天主是在它们中间诞生的。凡是没有罪孽的人，无论谁跟它们说话，它们都会用人的嗓音回答他：这一天，牲口跟人是平等的，它们是我们的同胞。因此，我们要去看望牲口，跟它们分享圣餐面包。”

大家都向牛棚走去，维蒂克打头，手里掌着灯。

母牛们睡成一排，正从容不迫地反刍着；但，灯光和人声的渐渐逼近，使它们喷着鼻息、沉重地站起身来，转过巨大的脑袋，避开灯光。

“雅格娜，现在你是当家的主妇了；把圣餐面包分给它们吃，是你的责任。它们吃了以后，就会身体壮健，无灾无病。不过，明天晚上以前，可别去挤它们的奶，不然的话，它们就会压根儿不生奶了。”

雅格娜把圣餐面包分成五片，在每头牛的两只角之间划着十字，然后把薄薄的一片面包放在母牛又粗又阔的舌头上。

犹兹卡想知道马儿是否也可以吃到一份面包。

“决不可以给马吃。在耶稣诞生的牛棚里，根本没有马。”

当他们回到房间里时，罗赫这样说道。

“每一个生物，每一茎最卑微的草叶，每一块小石子，甚至是人眼看不见的星子，——今天万物都有感觉，万物都知道天主诞生了。”

“天呀！”雅格娜大声叫道，“啊，连泥土和石子都知道的吗？”

马棚；在那里，他们和天地间的一切生物，一起向新生的耶稣基督顶礼膜拜。”

大家听到了这传说故事，都惊异万分；可是，波利那却立刻和铁匠谈起别的事情来了。

雅姑斯叮卡始终默默无言地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她也开口了，而且说出了叫人不痛快的话。

“啊，你唠唠叨叨地讲了又讲，讲它干么呢？还不是消磨时间罢了？如果从前确确实实有天使从天国降临人间，来保护穷苦的人，救助他们，使他们不受欺压，那末，现在天使为什么不到人间来呢？难道现在人间的贫穷、苦难、折磨和痛苦少了吗？人就跟可怜的小鸟一样，无依无靠，给放出来在世界上东飘西荡。猛禽兀鹰缺少食物，就杀了小鸟；而人呢，到头来总是逃不了死亡的命运。——你唠唠叨叨讲什么慈悲，把些希望的空心汤团给傻瓜们吃，欺骗他们，空谈什么世界的得救近在眼前了。——嘿，谁近在眼前了？——反基督的敌人近在眼前了！他会主持正义，他会大发慈悲，就象兀鹰对小鸡大发慈悲一样。”

罗赫跳了起来。“妇道人家！”他雷鸣似的吆喝道，“不要亵渎天主！不要罪孽深重地听从恶魔的话！它会使你堕入永劫地狱永远遭受火刑的！”——可是罗赫倒在长凳上，呜咽塞住了喉咙，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为了那误入歧途的灵魂，他又害怕又发愁，浑身上下抖个不停。稍稍平静下来时，罗赫又以坚信天主者的全部力量，把真理讲给雅姑斯叮卡听，竭力要把她引入正途。

他跟她讲了好久——好久好久；就象神父在讲坛上一样。

这时候，维蒂克听到牲口在圣诞节前夜能说人话，心里十分惊奇，他悄悄地把犹兹卡叫出来，两个人一起到牛棚里去了。

他们搀着手，害怕得发抖，不止一次地划着十字，终于溜到

牛群中间去了。

他们跪在最大的一头母牛旁边，把它当作牛棚里的圣母。他们屏住气息，兴奋激动，眼中含着泪水，心中怀着恐惧，好象是在教堂里举扬圣体似的——支持着他们的，是强烈的信赖和生气勃勃的信仰。维蒂克把自己的嘴巴凑到母牛的耳朵边，用发抖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嘘！灰牛！灰牛！”

但灰牛只是含糊不清地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又卷卷舌头、咂咂嘴唇，继续它的反刍了。

“这灰牛可出了怪事儿了；它啥也不回答！”

于是他们就跪在第二头牛旁边，这一回维蒂克可快要哭出来了，他认真地叫唤那母牛道：

“斑牛！斑牛！”

维蒂克和犹兹卡两人都跟母牛的嘴巴挨得很近，屏息着静听它说话；可是一句话也没有，一句话也没有！

“咳，毫无疑问，我们是犯了罪了，所以我们听不到它说话。它们只回答无罪的人；而我们是有罪的人啊！”

“一点也不错，犹兹卡，一点也不错！我们是罪孽深重的，我们犯过罪的。天主啊，的确如此呀！咳，有一回，我偷过东家几段绳子。还偷过一条旧皮带……是的，还有……”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对过失的悔恨，使得他流泪呜咽，浑身抽搐；而犹兹卡也学他的样，从心底里哭将起来。他们一起号啕大哭，直至互相把“多种多样的罪孽”坦白了出来，方始在心中得到了安慰和舒畅之感。

房子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两人不在了，因为大家都在虔诚地唱着赞美诗——可不是圣诞颂歌，不到午夜以后，圣诞

颂歌是公认为不宜歌唱的。

在房子的另一头，彼特正在洗脸揩面，大大打扮一番。雅格娜替他送来了他留在储藏室里的另外一套衣服；他就把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换掉了。

可是，当他脱下军大氅和灰色制服，穿上农民常穿的服装，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博得了好大的喝采啊！

“他们嘲笑我，给我起野号，叫我‘灰狗’，”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所以我把衣服换了。”

“不必换衣服，换换你的说话和口音吧！”雅姑斯叮卡骂道。

“口音他也可以改过来的，因为他的灵魂还是波兰人的灵魂啊。”

“他在国外五年，从来听不到人说波兰话，如果他因此忘掉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他们谈到这里就停止了；激越高昂的弥撒钟声当当地传到房间里来了。

“我们得走了；圣诞弥撒的钟声已经在响了！”

不多一忽儿，除掉雅姑斯叮卡以外，大家都出去了。她留下来看守屋子，况且她还要独自一人宣泄心中的苦痛呢。

这时候，弥撒钟声当当当地鸣响着，仿佛是急促的鸟声啁啾，召唤着人们到教堂去。

人们从各自的家屋里涌将出来；不时有一道灿烂的红光在门户开合之际射将出来，转瞬即逝，有如闪电。有的人家，却把炉火熄灭或盖住了。人们匆匆行走，黑夜之中可以听到谈话声，咳嗽声，鞋子踩在雪地上的窸窣声，以及互相祝福的招呼声；人们继续往前走去，愈来愈深地走进深灰色的幽暗中去了，终于只听见他们的足音在凛冽的空气中响着。

现在可以开始远远地看到教堂明晃晃的窗子，洞开着的大放光明的大门，以及涌进门去的人群了。——人群后浪推前浪，慢慢地涌满了放着各式各样圣诞树的过道；人群沿着雪白的墙壁你推我挤，蜂拥在圣坛的前面，塞满会堂里的座席；涌进来的人群形成一片不断增长的洪流，以涨潮之势，汹涌起伏。这人群的潮流还带来了呼吸的热气，热气凝成一片迷迷蒙蒙的雾霭，圣坛上蜡烛因此暗淡无光，隔着栏杆，就看不大清楚了。

人们还是在进来，不断地涌进来。

波尔尼·罗德基村的村民，结成大队人马来了，都是又高又大的壮汉，身材笨重，可是生气勃勃，一律都是亚麻色头发，一律都穿着藏青色的带兜儿的外套；他们的妇女人人都很清秀，围着“双重的”的围裙，红色头巾底下戴着小帽子，作为头饰。

其次是零零落落三三两两地来到的莫德利查的人们；他们是贫病的可怜人，孱弱无力，穿着打补钉的灰色外套，而且人人都拿着棍子，因为他们是徒步走来的。人们在酒店里取笑这些可怜人；总爱说他们是光靠吃“泥鱼”过日子的人，因为他们的土地是泥泞的，沼泽星罗棋布，而他们的衣服又发出一种他们用作燃料的泥炭的臭味。

从伏拉也来了一些人，他们是一家归一家分开来的，就跟杜松一样，总是密密的长成一丛，一丛之中则又紧紧的依附在一起。他们没有一个是又高又大的，都是中等身材，肥肥胖胖，就跟一袋麦子一样；然而他们都是劲头儿很大的家伙；讲话滔滔不绝，打官司无所不用其极，又热中于打架和毁坏森林。他们都穿着灰色外套，还镶上黑色缏子，系上红色带子。

还有热普基的“贵族”们，贫嘴恶舌的人说他们“一个人只有一个布袋和一个包袱，五个人才有一头牛，三个人合戴一顶帽

黄：他的那两只眼睛，那末勇敢和大胆的眼睛，如今怀着忧郁的柔情凝望着她的眼睛，使她的心一再为深情的忧虑所折磨，使她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象会堂里其他妇女一样，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表面上读着祈祷书，实际上连一个字也没有看见，甚至连书页也没有看在眼里。她真正看见的是他的脸——他的眼睛，那末悲哀，那末如怨如诉，那末闪闪发光，热情燃烧，明亮得象星星一样，这双眼睛啊，把她和世界上其他东西隔了开来。她感到手足失措，无可奈何——而他正跪在她的身边；她听到他急促的呼吸，感到他的呼吸的热气，她体会到那亲爱而又可怕的力量正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攫住她的心，象绳子似的把她的心跟他缚在一起，使她觉着惊喜交集——她浑身发出一阵头晕眼花的寒颤，心中吐出一声强有力的爱情的叫唤，她四肢抖动，心头猛跳，好象可怜的小鸟被闹着玩儿把翅膀钉在储藏室门上一样！

现在第二场弥撒结束了，大家都在一起歌唱，祈祷，叹息和哭泣；可是这两个人却好象超然物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互相思慕以外，什么也不考虑。

恐怖——欢乐——热情——回忆——迷恋——情欲！——这一切感情都交替地在他们之间燃烧着，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把他们交织在一起，因此他们觉得彼此融合成了一个人，他们两颗心联合一致地在跳动，他们两对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焰。

安蒂克又挨近了一点儿，他的肩膀靠在她的臀部上（一股热流流贯她的全身，她几乎要昏过去了）；当她重新跪下去时，他把那简直象是火印似的话，送进了她的耳朵：

"雅格娜！雅格娜！"

她发抖，几乎昏倒过去；他的声音，用锐不可当的狂喜，用刻

骨铭心的欢乐，一直渗透到她的灵魂深处。

"哪天晚上出来一下……出来一下……在干草堆后面，……我每天晚上在那里等你……不要害怕……我一定要跟你谈谈……这是很紧要的——来吧。"他紧挨着她，低声说着这段热情的话——挨得那末近，他的呼吸象火焰似的冲在她的脸上。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话都梗塞在喉咙里了。她的心跳得厉害，她以为周围的人们一定个个都听见他的话了。不过她做了一个手势，好象在表示她愿意立刻到他要她去的地方去，到她的情人怂恿她去的地方去……到干草堆后面去。

教堂里震响着雷鸣一般的充满欢乐的圣诞颂歌，这时候雅格娜才稍稍清醒了一点儿，张望着四周的人群和内殿。

安蒂克已经不在那儿了。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了教堂，慢慢地走到墓地去了。

他在墓地里钟楼下的寒气中站了好久，使自己稍稍冷静一下，也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可是，他的心胸里洋溢着欢乐，感到狂喜和力量的胜利，因此既没有听到从教堂洞开的大门里传来的歌声，也没有听到上边钟楼上微弱的回响。不，不论什么东西也好，他才不放在心上呢。……

他抓起一把积雪，贪婪地吞吃着，他跳过墙头，来到大路上——撒腿飞跑开去，跑到田野里去了，就跟大风一样的恣意撒野。

第五章

波利那一家人从教堂回来，已经很晚了；不过一忽儿，大家都上了床，大声打起鼾来。就只有雅格娜一个人睡不着。她虽然疲倦，却不能成眠。她辗转反侧，甚至把毯子蒙在头上；可是不管用，睡意还是不来。倒是有梦魇扑上身来，沉甸甸的要把她压个粉碎。她气也透不过来，叫也叫不出来，更不能从床上跳起身来。她麻木而又困倦地躺在那里，迷迷糊糊地处在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之中，脑子里始终萦绕着回忆，脑子随着回忆走遍了世界——甚至上穷碧落，在太阳的光辉里熠熠闪耀，然而脑子能起的作用却又那么微弱，不过是象那被微风吹皱的清澈池水里的映象而已。

雅格娜的情况便是如此：她虽然没有睡熟，她的脑子却象小鸟似的，游游荡荡地投入了已经死去的往日里，投入了那些只活在记忆中的、不复存在的岁月里。她又回到了教堂里，安蒂克跪在她身边，说着话——说着话——他眼睛里的火焰燃烧着她，使她心里充满了甜蜜的痛苦和惊惶！……接着出现的是神父涨得通红的吓唬人的脸，伸张在善男信女面前的手。……点亮了的小蜡烛……继之而来的是其他的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她跟安蒂克的幽期密会……他们的接吻——他们的拥抱……回忆终于使她心中充满了热病似的激情和欢乐，她伸开四肢，竭尽全力把身体紧紧地压在枕头上……接着，她再一次清清楚楚地听到

了安蒂克的呼唤："出来吧！出来吧！"于是她就觉得自己好象应声而起，走呀走呀的，在黑暗中躲躲闪闪地穿过茂林，心中害怕得索索发抖，而责难的叫嚣声在背后追着她，阴森森的风又从后面幢幢阴影间吹过来。

情况就这样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过去的印象接一连二反三复四地接踵而来，不可胜计：她既不能排除这些幻觉，又不能控制这些幻觉。她逃不出梦魇的手掌；或者……难道是恶魔如此这般地诱惑她，从而唆使她去犯罪吗？

雅格娜起床时已经是大天白日了，她觉得她好象是在拷问台上过了一夜。她浑身筋骨酸痛；她脸色苍白，精疲神倦，说不出地抑郁不乐。

寒气稍稍减弱了一点儿，但天气是阴沉沉的。断断续续的下着雪；接着又刮起一阵大风，摇撼震荡着树木，又呼啸着沿大路飞驰而去。村庄里可还是熙熙攘攘，充满了圣诞节的欢乐，几条大路上都挤满着人群。有的驾着雪橇飞驰而过，有的在屋外闲谈，有的到邻居家串门儿，小孩子们在小胡同里逛来逛去，到处都是热闹喧哗，欢乐万状。

雅格娜的心里可没有一点儿欢乐之情。虽然摇曳生光的炉火烧得挺欢，她却觉得寒冷；虽然周围是一片欢腾，犹兹卡快乐的歌声又响彻全屋，她却心中气恼。她虽然处身于一家人之间，她却是孤独的——孤独得可怕，她简直怕见这一家子。

当她让自己的幻想倾听安蒂克热情的私语的时候，她往往不由自主地同时听到了势均力敌地深入她灵魂的告诫：

"凡此种种，必遭天罚，必堕永劫！"——她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神父的训话，看到神父涨红的脸，以及用警告的姿势伸出来的手。

“难道会有这种事情吗？”

“当然会有这种事情；事情明明已经发生了。安姆勃罗斯出去打钟的时候，在那姑娘身上绊了一跤。”

“主啊！她没有冻死吗？”

“不，她没冻死；孩子可冻死了。不过她也差点儿死掉。他们把她带到神父家里，现在还照料着她呢。但，……他们还不如不去管她的好。她活下去还有什么指望呢？如今她还能交上什么好运呢？”

“马秀告诉我，风琴师撵她出来时，她经常在磨坊里，在那儿过夜，最后——可能是由于磨坊老板的指使——她的弗兰尼克打了她，把她赶了出来。”

“得了吧，”雅姑斯叮卡说道，“弗兰尼克跟她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把她象幅画像似的配上镜框，挂起来欣赏吗？——弗兰尼克就是这种角色：‘赌咒赌了许多；心里想要的也弄到了手——临了还是把人家丢掉了。’他不是没有缺点，无论如何不是没有缺点的；不过，风琴师却是最坏的家伙，坏得多呢。玛格达身强力壮的时候，他们叫她象轭下的耕牛一样地苦干；她一个人为他们包办了一切事情。如今，她刚得了病，他们就赶她走了！这种该死的人们啊！”

“可是，”娜斯特卡大声说道，“她干么答允弗兰尼克的要求呢？”

“你也会答允雅斯耶克的要求的，如果你拿得稳他会跟你正式结婚的话！”

娜斯特卡听了这话很生气，一场吵架看上去是迫在眉睫了，然而波利那就在这当儿走进来，她们也就不再说下去。

“你们可知道玛格达的事吗？她还活着，可是神志昏迷，人

事不知。安姆勃罗司说，如果再耽误一会儿，没人管她，她就会咽气了。罗赫正用雪擦她的身体，给她喝水；可是他们认为，她得过好些日子才能复原呢。”

“可怜的人儿，她以后到哪里去存身呢？”

“毫无疑问，柯齐奥尔家会收留她的；她是他们的亲戚。”

“柯齐奥尔家，当真吗？他们自己除了偷来骗来的东西以外，就啥也没有，他们拿什么养她？我们这儿有那末多的富翁和地主，就没有一个肯出来周济她！”

“是啊，是啊，”波利那说；“农民们有无穷无尽的财宝，一切东西都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他们手里，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去周济每一个穷人！啊，难道我应该把大路上贫苦的人都招拢来，把他们带到家里，给他们吃，照料他们，甚至还要给他们花钱请医生治病吗？——雅姑斯叮卡，你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

“我不是说可以强迫什么人去救济贫苦的人；不过，人可不是野兽，不应该让他们死在街头。”

“哦，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必须依旧如此下去，你改变不了的。”

“好久以前，大战以前——在贵族当家作主的时候，我记得村子里有个为穷人开设的医院。是的，医院就设在风琴师现在住的房子里。我也记得：大家都得出钱，把医院维持下去，——有多少亩田就得出多少钱。”

波利那给惹恼了，很是生气：他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结束这场辩论，他说道：

“讲这些话，就跟烧香叫死人复活一样，没用！”

“的确，根本没有用。对受苦人的哭泣不感到可怜的人，他们的眼泪也打动不了他的心。发财的人认为世界上万事大吉，都

是天意如此。”

波利那没有回答这话，所以雅姑斯叮卡就转过来问娜斯特卡道：

“马秀的肋骨怎么样了？可好些吗？”

“马秀？啊，他出了什么事？”

“怎么？”娜斯特卡大声说道，“你不知道这事情吗？这是在圣诞节之前发生的事……你家安蒂克扑到他身上，抓住他的喉头，把他挟出磨坊，把他使劲摔在木栅上，木栅都断了。他掉在水里，几乎淹死。现在他病着，吐血，动弹不了。安姆勃罗司说，他断了四根肋骨，内脏也变位了。现在他老是哼哼唧唧的。”

她哭起来了。

雅格娜听到第一句话就跳了起来，心里生怕是为了她才打起架来的。但她立刻又重新坐到柜子上，把嘴唇凑在樱花上，使它凉快一点儿。

屋子里的人都大为吃惊；这件事情虽然早已传遍全村，可没有一句流言传到波利那家来。

他愤愤地说道：“混蛋跟混蛋吵架——吵架的都不是好货。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的！”

“可是，”停了一会儿，雅格娜问道，“他们干么打架呢？”

“为了你啊！”老婆子恶狠狠地怒吼着说道。

“请你把事实真相讲出来！”

“真相就是这样。马秀在磨坊里，当着众人的面吹牛，说是他跟你在你的卧房里……安蒂克听到了，就给他一顿痛打。”

“别说笑话了；我可不想听这种话！”

“你不相信我的话？那末你就去问问全村的人；大家都会这样告诉你的。难道我说过马秀讲的是真话吗？不，我不过是把

村子里流传的话重说一遍罢了。”

“他是个撒谎的家伙，……卑鄙的说谎的家伙，他是个流氓！”

“谁能保得住你不被贫嘴恶舌胡说八道呢！哪怕你死了他们也会诽谤你的啊。”

“打得好……安蒂克打得好！……我真想也揍那混蛋儿下！”雅格娜一心要报复地咬牙切齿地说道。

“噢——嚯！小鸡的脚变成了老鹰的爪子了！”

“可不吗？就因为他胡说八道，我要把这污蔑人的狗东西当场杀掉！”

“我跟大家说，他在胡说八道，可是他们不相信我，却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哦，可是安蒂克会叫他们不乱说乱讲的——他会割掉他们的舌头！”

雅姑斯叮卡不怀好意地瞅了雅格娜一眼，说道：“难道安蒂克会为了你跟全世界的人干仗吗？”

“啊，你这个把人家出卖的老太婆！你喊喊喳喳，暗中搬弄是非，搞得别人痛苦，你就开心！”

现在雅格娜愤怒到了极点，也许她生平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幸亏她现在听到了安蒂克的有关表现，感到有所安慰，不然的话，她心里的气愤就会达到忍受不了的程度。安蒂克在对待这件事情上表现得那末好，为她报了仇雪了耻，她因此满怀柔情，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感激。可是，她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却十分气恼，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痛骂犹兹卡和维蒂克。波利那老头儿因此感到心神不安，他坐到她的身边去，抚摸着她的脸，问道：

大群人。多米尼柯娃不得不撵他们走。雅格娜，明天你去看看她。”

“马上——我马上就去！”她喊道，突然兴奋起来，急着要走。

“好极了！我和你一起去。”

“噢！恐怕还是明天去合适。”接着，为了解释她的突然改变主意，她补充道：“是的，我还是白天去的好。天在下雪，漆黑漆黑的，而且你不是说过吗，人又那末多！”

他勉强同意；就在这个时候，铁匠的妻子带着孩子们进来了，因此他就干脆同意了。

“啊，你的丈夫在哪里？”

“在伏拉。打谷机坏了，庄园上的铁匠又修不了。”

“好象，”雅姑斯叮卡用着意味深长的语调说道，“好象现在他经常到庄园上去。”

“你不赞成吗？”

“我根本没有什么不赞成。我只是东瞧西瞧的，留神看看：可出什么事情。”

老婆子的话没法引起大家聊天的兴趣，谁也不想大声说话。每个人都懒洋洋地和他身边的人轻轻地讲着话，前夜睡得太少了，今儿大家非常瞌睡。他们吃得也索然无味，不无惊异地瞧着雅格娜——她兴致勃勃，在房间里忙着张罗这张罗那，他们把汤匙都放下了，她还是一股劲儿地劝他们吃；她忽然纵声大笑，谁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她坐在姑娘们身边，七搭八搭地乱扯一气，突然又中断谈话，跑到别的房间里去了……刚跑到过道里，她又折回来了。事实的真相是：她被痛苦和恐惧折磨着呢。黄昏过得缓慢而又沉闷，她想到房子后面干草堆去的渴望却愈来愈强烈。可是她又下不了去幽会的决心。她怕被人看见——她怕犯

罪。她使出了控制自己的全部力量，在挣扎的痛苦中颤抖着；她的灵魂象一头给铁链锁住的狗一样地呼号着自由，她的内心痛苦得要裂开来了。不，不！她忍受不了了！……也许安蒂克正站在那儿……正在寻找她……他可能在绕着房子走来走去……也许他躲在果园里，也许他甚至朝窗子里张望着她……恳求着……由于伤心的想望而憔悴不堪！……于是她想到她要跑出去，哪怕跑出去一分钟也好……哪怕说上一句话，告诉他务必不要上她这儿来，她也不上他那儿去，因为这是犯罪……现在她正在寻找她的围身布，准备围上……现在她向门口走去……可是，门口好象有什么东西抓住了她的颈背，把她拉了回来——雅姑斯叮卡的眼睛象警犬似的盯牢着她的一举一动。——娜斯特卡也奇怪地瞧着她。——还有那老头儿也瞧着她！——他们知道了吗？他们发现了什么形迹可疑之处吗？……"不，不；我今儿个决不出去了。"

拉帕在茅屋外面吠叫着，终于把她从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中唤醒过来了。屋子里几乎空空如也。只有雅姑斯叮卡坐在炉子旁边打着瞌睡。她的丈夫也在屋里，他正站在窗口向外张望；因为狗吠叫得愈来愈厉害了。

"准是安蒂克没法儿再等我了，现在他已经……"她恐惧地打断了自己的思想。

可是只有克莱姆巴老头站在大门口。在他后面，抖掉衣服上的雪片，蹬掉靴子上的雪泥，跟着进来的是文西亚雷克，瘸子格利哥里，米哈尔·卡班，弗兰尼克·别列察（汉卡的叔父），歪嘴瓦伦泰，以及约瑟夫·瓦赫尼克。

波利那面对这一伙俨然是代表团的人物，心中十分惊异，但他除了回答他们的招呼以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跟他们一一握

手，推过几条长凳来，请大家坐下，并且把他的鼻烟壶递了过去。

他们大家坐成一排，谁都吸了一撮鼻烟，十分高兴。鼻烟挺厉害，是头挑的货；第一个打喷嚏，第二个擤鼻子，第三个擦眼睛……接着，他们打量着四周，有人谈了几句话，——谈到下雪的天气、艰难的时世——有人点点头，嗯嗯地随声附和几句；可是关于来访的目的，他们却好整以暇，谁都没有触及。

波利那不安地在长凳上挪动着身子，一眼不眨地瞧着他们，他用尽各种方法引他们谈话，设法了解他们对他所抱的意图。

他失败了。他们并排坐在那儿，全是胡子刮得精光的白发老人，年纪也大多相仿，虽然因为年迈和辛勤劳动，背都弯了，可是还很健康；他们身体笨重(好比田野里长满苔藓的圆石)，皮肤粗糙，肌肉强韧，形容丑陋，可是意志坚强，头脑聪明，不肯过早说话，而是用迂回曲折的办法来谈判正在考虑之中的事情，就象聪明的看羊狗对付它们打算赶进栅门去的羊群一样。

最后，克莱姆巴咳了一下，吐掉了一口痰，用庄重的态度说道：

“我们要吞吞吐吐、旁敲侧击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是来问问你：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站在他们那一边？”

“没有你，我们不能作什么决定。”

“你是我们大家的头脑。”

“天主赐给了你聪明智慧。”

“你虽然不当公务，可你还是我们大家的领袖。”

“何况跟咱们的共同利益有关呢。”

谁都说了话，谁都恭维波利那，弄得波利那脸都红了，他恳求地举起手来，大声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我还不知道各位是为了什么事情上我这儿

来的呢！”

“为了我们的森林！过了主显节，他们打算把森林斫了。”

“据我所知，就是现在他们也在锯木厂锯木料啊。”

“不过那木料是属于罗德卡的犹太人的，我们以为你是知道的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工夫出去走动、跟人家打听问讯。”

“可你是第一个控告大地主的呀！”

“因为我寻思是大地主把我们的开垦地上的树木卖掉了。”

“啊，还有谁的？你说呀，谁的？”卡班插嘴道。

“他亲手买的土地上的树木；他自己的。”

“哦，可是他把维尔契·杜里的树木也卖了，现在正要斫呢！”

“那可只有我们同意了，他才能卖！”

“可是树木都已经做好记号了；他们丈量了土地，主显节一过，就要动手斫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利那顿了一顿，想了一想，——“如果这样，那末，我们就到政府委员那儿告状去。”

“‘告状的人啊，从播种到收获，你就要忍饥挨饿！’”卡班喃喃地说道；歪嘴瓦伦泰随声附和道：

“‘人都快死了，就用不着医生。’”

“告状至多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官方的禁令还没有下来，森林——我们的森林里的树木，早斫得一株也不剩了。别忘了他们在德比察的做法啊！”

“‘尝过一只羊味的狼，就想吃光整群的羊。’大地主就象狼一样。”

“这个，”波利那说道，“倒是必须防止的。”

也好，都看不见了。

“我想雪大概不再下了吧，”他温和地加了一句。

“雪是不下了，就是风刮得厉害，把积雪都扬起来了，叫人路都看不清楚，”雅格娜答道，烘了烘手，开始把线从锭子上绕到绕线筒上去。她的丈夫又向窗外张了一张，越发不耐烦地听了听动静，也干起活来了。

“犹兹卡——她哪儿去了？”不久他又问道。

“准是上娜斯特卡家去了；她老是在她家里。”

“这姑娘就是个‘吃饱往外跑’的家伙——在家里一忽儿也呆不住。”

“她说呆在家里无聊。”

“这毛丫头，她倒想消遣娱乐呢！”

“不；不如说是她想躲避家务。”

“你难道不能阻止她出去吗？”

“我？我阻止过一回；可是我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和嘲笑。你得亲自给她下命令：我的话可算不了什么，不管用。”

波利那根本没注意雅格娜的诉苦；他正怀着最大的急躁情绪，静听着外边儿的动静。可是外边儿根本没有人声，只有大风在呼呼地吹着，到处狂啸怒吼，冲击得墙头一再震动，格格地直响。

“你要出去？”她问。

他没回答，他听见大门打开了；维蒂克立刻跑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他一走进房间就大声嚷开了：

“大地主来了！”

“现在才来？快关上门！”

“我还听得见马身上叮叮当当的铃声。”

“大地主一个人来的吗？”

“我只看得见马，风雪好大啊。”

“你马上去跑一趟，看看他上谁家去的。”

“你要去看大地主吗？”她屏息静气地问道。

“他要见我时我才去；我决不会不请自去。可是，他没有我，就啥事也办不了。”

谈话停顿了。雅格娜卷着线，点点数目，把线束成一绞一绞的，她的丈夫心中烦躁，再也不能工作下去了，他把东西搁下，正准备着出门去……这时候，维蒂克跑进来了！

“大地主在磨坊老板家里，在他家前边儿的房间里——大地主的马儿在院子里。”

“你怎么搞得这样脏？”

“风把我吹倒在雪堆里了。”

“该是和别的小流氓在雪里打架吧！”

“不，是风吹的！”

“得了，得了：你把衣服撕破也行，你试试看：我要给你一顿好打，你就会记住了！”

“不过，我说的可是真话呀。风刮得可厉害着哪，人几乎站不住脚。”

“从炉子边滚开去；你要烤火，回头再烤个够好了。——现在你到彼特那儿去，叫他打些麦子，你帮他打。——别再象拖出舌头的狗一样满村子乱跑了。”

“我去，”维蒂克不高兴地答道，“可我得先搬木柴，太太嘱咐过的。”他真想把他在村子里看到的事情讲出来。他一边向拉帕吹吹口哨，一边走出屋子；可是那狗儿蜷缩在火炉旁边，根本没理会他。波利那穿上了出门的衣服，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拨拨火

炉里的木柴，向马棚里张张，朝窗子外望望，愈来愈焦躁地等着人家来请他去；可是，根本没有人上门来请他。

“说不定大地主忘记了吧，”雅格娜冒险探问道。

“忘记了？——把我忘记了吗？”

“也说不定。你一味相信铁匠的话，可铁匠就是专门撒谎的人。”

“你是个傻瓜。你自己不明白的事情，你就别开口。”

雅格娜给气得闷住了。波利那竭力用好言好语来挽回局面，引她开口，可她还是一言不发；弄到后来，波利那自己也按捺不住了，他抓起帽子，闯出屋子，砰的把门关上了。

雅格娜把亚麻绕到卷线杆上，在窗口坐下，开始纺起麻线来了，眼睛不时地瞅一下外边儿暴风雪漫天卷地的情景。

朔风怒号，震耳欲聋。雪粉蔚为大块大块的密云，大如房屋，七穿八洞，不成方圆，给刮得四面八方乱飞，一再地撞在房子的墙头上，震得栋梁和椽子根根发抖，餐具架里的器皿格格地发响，挂在梁上的犹兹卡的地球和星星东摇西晃。

一阵刺骨的寒风从窗子和门户里直扑进来，雅格娜赶紧把围巾裹住肩膀，拉帕不止一次挪动身子，挨向更温暖的角落。

维蒂克悄悄地走进来，犹犹豫豫地说道：

“太太！”

“什么事？”

“你可知道，大地主坐着马车走过了啊！全是纯种好马，墨墨黑，象黑夜一样，头上安着红网和羽毛，肚子旁边挂着铃铛，闪闪发光，象教堂里镀金的东西。它们跑得真快啊，象飞！噢，比风还快得多！”

“当然罗。——又不是农民的马：是属于大地主的马呀。”

"天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马！"

"田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干，吃的尽是燕麦，这样的马还会瘦弱吗？"

"你说得对，太太。——可是，如果我们的小雌马也给它吃燕麦，截短它的尾巴，跟乡长的公马驾在一起，它也会跟大地主的马一个样儿吗？"

狗警觉地跳起身来，汪汪地吠叫。

"过道里有人进来了，去看看是谁。"

维蒂克还没有出去，就有一个浑身落满雪花的人出现在门口了，"赞美天主，"他一边说，一边用帽子扑打着靴统，用眼睛打量着房间。

"请容许我在这儿歇一口气，取取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请坐吧，"她有点儿不知如何才好地说道，"维蒂克，给炉子添上点木柴。"

陌生人在炉边坐下，烤着火，点上了烟斗。

"这儿是波利那——玛蒂亚斯·波利那——的府上吗？"他查阅着一张纸，问道。

"是的，"雅格娜答道，唯恐自己要和警察局里的人打交道了。

"你父亲在家吗？"

"我丈夫到村子里去了。"

"请容许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在炉子边烤烤火取取暖；我差点儿冻僵了。"

"欢迎得很。炉子和凳子都是现成的，请随意坐下烤火吧。"

陌生人脱掉羊皮外套，可是他显然已经冻得冷入骨髓了，因

安姆勃罗司给竖的十字架，罗赫给写的字。哪怕雪把坟遮住了，我也能替你把它找出来。”

“那末，咱们就马上出发吧，天黑以前赶到那儿。”

陌生人穿上羊皮外套，站在那里沉思默想了好一会儿。他是个年迈的人，背有点弯，头发灰白，又干又瘦。皱纹很多的脸是灰土色的，一边面颊上有一个枪弹打过的显著疤痕，而额头上也有一条长长的火红的疤痕。他的鼻子是长长的，胡子凌乱而又稀少，眼睛深凹漆黑，闪闪有神；嘴里老是衔着烟斗，而且老是不断地往烟斗里装上烟叶。——他终于从出神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他想到要付钱给雅格娜；雅格娜把双手缩到背后，脸都涨红了。

“请把钱收下吧：世界上没有不要报酬的事情。”

“也许这是世界上流行的规矩，”雅格娜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反驳道，“为了一点儿水和炉火，就要收钱，难道我是个犹太女人或是小商人吗？”

“那就谢谢你了，愿天主因为你的慷慨好客而赐福于你！请转告你丈夫，从伏拉来的雅赛克到府上来过：他会记得起我来的。我改天再来，现在我得赶紧走了，因为天快黑了。天主与你同在！”

“天主与你同在！”

她很想吻吻他的手，但他很快地缩回手，匆匆走出房子去了。

黑暗慢慢地笼罩大地。巨大的风暴已经消歇了，可是从横在大路上的雪堆方面，扬起了粉似的干雪，好象是从布上抖落下来的面粉一般。上空，现在一切都是宁静的了；房子和庭园，在逐渐升起的暮色苍茫中显得鲜明可辨了。

在大风雪里昏睡过去的村子，已经苏醒了；路上充满了行人，庭园里充满了人声；人们到处在铲掉房子门前的积雪，或是在冰上打洞，从池塘里把水汲回家去；门打开了，很少的几辆雪橇在雪地上吃力地行驶着。乌鸦出现了，在茅屋附近跳来跳去；乌鸦是天气变换的准确无误的征兆。

雅赛克先生很有兴趣地凝望着周围的景色，不时地问起他们遇到的人或经过的房屋；他走得那末快，维蒂克简直没法儿跟他齐步前进。拉帕跑在前面，愉快地吠叫着。

教堂前面，积雪大块大块地堆起来，跟树木的丫枝一般儿高，把篱笆都埋没了。他们只好从神父的住宅绕过去。住宅外有一群顽皮孩子正在跑来跑去，大叫大嚷，互相抛掷着雪球。拉帕向孩子们吠叫；有个孩子抓住拉帕的颈子，把它扔在羽毛似的水汽蒙蒙的雪堆里。维蒂克跑去搭救拉帕，可是孩子们用雪球猛掷他，他差点儿没法脱身。雅赛克还是走他的路，并没有等维蒂克；维蒂克尽可能回敬了孩子们几下，便跑去追上雅赛克了。

他们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到了墓地。墓地里的积雪大部分也都有一人高，十字架在那遮住坟墓的白雪墩上仅仅露出它黑色的胳膊。墓地几乎是无遮无拦的，因此有点儿风。雪粉不时地从这儿吹到那儿，纷纷扬扬，什么都看不见了，见到的只有光秃秃的树木摇曳着断枝残桠，以及在云霾似的雪纱中朦胧地浮现的黑色树干。周围的田地是一片白皑皑的雪原；就在教堂墓地后面，可以看到有近二十个人在积雪很深的道路上跋涉，屈身向前，背上负着重荷。不时遮掩他们的雪雾给吹走了，风消歇了，这时就可以清晰地看见妇女红色的裙子，零落地缀在雪原上。

“这些是什么人？他们是赶集回来吗？”

“不，他们是柯莫尔尼基，①从森林里拾柴回来。”

“啊，他们就把木柴背在背上吗？”

“当然罗。他们没有马来驮木柴，就只好用自己的肩膀来扛了。”

“这样的人，村子里多不多？”

“不少。只有戈斯坡大尔材才有田有地；其他的人都租借人家的屋子住，不是出外干活，就是当长工，帮人家种田。”

“他们时常去搞木柴吗？”

“大地主答应他们带着钩镰每星期去两次，钩镰能斫得下的枯枝，只要背得动，他们就可以成捆地搞回家来。只有戈斯坡大尔材才有权利带着车子到森林里，用斧头斫柴……古巴和我，我们时常一起到森林里去，用车子装回来一棵挺好的树木！古巴懂得怎样斫倒角树，把它藏在一捆捆木柴中间，把守林人也瞒过骗过了。”他不无自豪地说道。

“古巴痛苦的时间很长吗？你完全告诉我吧。”

维蒂克很乐意地把事情都说了出来，雅赛克先生不时插嘴问这问那，有时突然站住，做着手势，大声叫喊。小家伙觉得这人行动古怪，简直闹不清他用意何在；而且，天那末黑，整个儿坟场象是裹在一大件尸衣里似的，又啾啾地响着凄厉的叫声，小家伙因此害怕起来了。所以，他就跑在前头，瞪着眼睛找那标志着古巴坟墓的十字架。他终于找到了那坟，挨着篱笆，靠近起义——波兰独立战争——时受难烈士们的乱冢，万灵节那天，他就在乱冢上祈祷过。

---

① 旧波兰农民中，凡是自己有土地有房子的叫做“戈斯坡大尔材”；凡是自己无田无地无住房，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叫做“柯莫尔尼基”，即雇工。

“就在这儿，十字架上写着姓名：詹一姆一士·索一哈。”他挨个儿指着一个个白色的大字，把名字读了出来。“没有错儿，罗赫写的字，安姆勃罗司做的十字架。”

雅赛克先生给了他两个兹罗提，打发他跑回家去。他就跳跳蹦蹦地跑回去了，可他也站住过一回：他吹口哨叫唤狗儿拉帕，也回头瞧瞧那陌生人的行动。

“天哪！大地主的哥哥，竟跪在古巴的坟前！”他大声叫了起来，他楞住了。但黑夜迅速降临，树木俯瞰着他，阴森可怕地向他摇晃着脑袋，所以他就抄近路奔回村里去了，奔到教堂附近才停下来喘一口气，看一看紧握在手里的钱。拉帕赶上了他，他们两个从从容容地走回家去。

他在池塘附近遇到了下工回来的安蒂克。狗儿向着安蒂克冲过去，对他摇头摆尾，快乐地呜呜而叫，又汪汪而吠，安蒂克也温和地抚摩着狗儿。

“好狗！好狗！——维蒂克，你从哪儿来？”

维蒂克全都告诉了他，就是没有提拿过钱的事。

“哪天上我家来吧，来看看我的孩子们。”

“好的，好的；我给小彼得做了一辆小车子，还有别的好玩的小人儿呢。”

“可别忘了把那些玩意儿带来啊。——这个是我给你的。”

“我今儿个就来，不过我得先瞧瞧我们东家回家了没有。”

“他出去了？”安蒂克问道，勉强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他在磨坊老板家里，跟大地主和别的一些人商量大事呢。”

“太太在家吗？”他压低了声音问道。

“在家。忙着干活呢。我回去瞧瞧就出来。”

“好的，上我们家去吧！”他说道。他很想再打听些事情；可

怕的。他们不可抗拒地给吸引到一起，但是现在连一句话也难以出口！他们彼此都有同样的愿望，然而彼此都不能伸出手来！

母牛饮水时挥动着尾巴，不止一次地打在安蒂克的脸上，后来他就紧紧地把牛尾巴抓住不放了。于是他进一步地向雅格娜俯下身去，小声儿说道：

“雅格娜啊，没有了你，我睡也睡不成，吃也吃不下，做什么事也做不了啊！”

“我的日子也很难过啊！”

“雅格娜！你究竟想过我吗？”

“我能不想吗？你老是在我的脑子里打转转……我再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打了马秀，真有这事吗？”

“有这事。他撒谎，说你坏话。我就揍得他闭上臭嘴……今后谁要跟他一样，我就照样对付谁。”

正房的门砰的一声响：有谁奔跑着到院子里来了，直奔牛棚而来了。安蒂克刚来得及跳过草料槽，躲在那里。

“犹兹卡叫我把桶拿回去；我们得准备猪食了，”维蒂克说道。

“拿去——统统拿去！”她哽声说道。

“不行，里苏拉还没喝完水呢；我回头再来拿好了。”维蒂克匆匆忙忙地走了，他们听见他砰的碰上了正房的门。

安蒂克从躲藏的地方站起来。

“这小鬼还要回来呢！我到干草堆那边去等着……雅格娜，你会来找我吧？”

“我害怕……”

“来吧，啊，来吧……哪怕来一个钟头也好——我一定等你，”他恳求道。

他走到她背后，她仍旧坐在母牛旁边，他一手伸到她胸口，紧紧抱住，使她的头往后仰去，这就吻她的嘴唇，用力吸气，吸得她气也透不过来。她的两手无力地垂下，桶在地上滚开去。可是，她向他挺起身体，用狂野的劲头回吻他，两个人这就扭成一团，好象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似的；他们彼此互相拥抱；他们就这样锁在一个疯狂沉醉的接吻里，好一会儿。

他终于从拥抱中脱出身来，悄没声儿地溜出了牛棚。

现在她很想跳起身来跟他出去，可是他已走到门口，象影子似的消失在黑夜中了。然而，她仍旧听见他低沉的语声，这语声以火热的压倒的力量，作用于她的感觉，她向周围张望，因为再也见不到他而惊异。不，他不在牛棚里了——牛棚里只有母牛在反刍，在挥动着尾巴。她向院子里张望：门外，充溢着不可渗透的夜色，君临着寂静，只有铁匠铺远远地叮当作响。可是，他确实来过了，他在她身边站过，抱过她，亲过她。她的嘴唇还在燃烧，火一般的热情还在她全身流贯，一阵没有叫出声来的欢呼在她的心里回荡不绝。——“安蒂克！”她大声叫了出来；她自己的叫声，使她恢复了一部分知觉。——她又动手挤奶了，尽可能地挤得快，但她是那末迷乱，竟不止一次地在牲口的前腿之间寻找它的乳房。她快乐得糊里糊涂，一直不知道泪水已经湿透了自己的脸庞，回到正房时，冷风吹在脸颊上，这才发觉了。她带了牛奶回去，可忘了过滤；她跑到房子的另外一头，心里觉得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做……究竟是什么事情，她可记不起来了：充满了她的脑袋的，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安蒂克在干草堆旁边等她。她在房间里走了几步，把围身布裹在头上……跑出去了。

她很快地绕着房子，沿着窗下溜过去，溜进了果园与棚子间狭窄的小路；积雪的枝桠垂得很低，几乎给小路盖上了顶篷，她

走过时，不得不俯下身来。

安蒂克在篱笆旁边等着她；他跳上前来，如饥如渴，好象狼一样，半抱半拖地把她带到大路附近的干草堆去。

但是，那一天他们命中注定是要失望的。他们刚钻进干草堆、嘴唇相接亲吻时，就响起了波利那严厉而洪亮的声音。

"雅格娜！雅格娜！"

他们象遭到雷殛似的，直跳着分了开来。安蒂克窜出去，沿着篱笆弓着身子逃跑；雅格娜赶紧回到院子里。树枝从她头上扯去了围身布，她浑身沾满了雪片，但她都没有在意。她用雪擦着面颊，从小棚子里拿起一把木柴，心事重重地走进正房里去。

老波利那斜着眼睛，多少有点儿奇怪地瞅着她。

"我去看看西佛拉，它躺着直叫。"

"可你在哪儿搞得浑身沾了那末多的雪呢？"

"哪儿？——屋檐下胡须似的挂了许多；你一碰，就掉下来了！"雅格娜轻松愉快地作了解释，可是她把脸转了过去，躲开了火光，免得波利那看到她火红的脸。

不过，她可蒙混不了波利那。不用正面盯着她的脸看，波利那就犀利地观察到：她的脸颊是殷红的，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狂热的神采。一种朦朦胧胧的、没有把握的怀疑之感，爬上了他的心头，嫉妒蹲居在他的胸中咆哮，象一只准备咬人的狗。他考虑思索了好久，终于推断出一个结论：准是马秀遇上了她，把她推在篱笆上了。

这时候，娜斯特卡恰巧进来了，他觉得可以从她嘴里刺探出消息来。

"啊！我听得人家说——好象是你家马秀现在身体好了，可以起床走动了吧？"

“身体好了，可以走动了，真的吗？咳，哪有这样的事！”

“有人告诉我，今儿晚上在村子里遇见过他。”

“这都是乱扯一通。马秀几乎连动也不能动，当然起不了床。不过，他血倒不再吐了；安姆勃罗司今天给他拔了火罐，给他配了药酒，——脂油浸在烈性伏特卡里——他们两个一同喝着药酒，喝得兴高采烈，从大路上也听得见他们唱歌的声音！”

老人不再问了，可心里还是怀疑。

雅格娜厌恶那种闷闷不乐的沉默，也给老头儿窥探真情的凝视搞得局促不安，她就把雅赛克先生来访的事仔仔细细地说给他听了。

波利那大为惊异；雅赛克来访的真意何在，他实在捉摸不透；他考虑着他所听到的每一句话，费尽心思加以推测。最后他断定是大地主派雅赛克先生来摸底的，把列普卡村民对森林开垦地事件的意见摸个清楚的。

“不过，他对森林的事，一个字也没有问起过啊！”

“着手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跟用绳子捆人一样，他把你引呀引的，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样的就上了圈套，可你已经把事情统统说出来了。对大地主这类人物的行径，我是一明二白的！”

“他只问起了古巴和粘在墙上的剪纸。”

“‘走的是小径，要找的是大路。’一点也不错，在这一切后面，总有着大地主的这个那个诡计的。什么？大地主的哥哥竟关心起古巴来了？这倒也是实情，据说，这个雅赛克是头脑不大健全的——老是在村子里游荡，在有圣像的地方演奏小提琴，讲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过还要来吗？”

“说过的，还问起过你。”

牛马，然后上床睡觉。

雅格娜正喃喃地作着晚祷，拍着她正在铺陈的羽毛被褥，这时候，玛蒂亚斯进来了，把一条棉织品丢在她的脚边。

“你把围身布丢了，我在篱笆旁边捡到的！”他说道，语调十分平静，可也十分严重，而且眼光锐利，有追根究底之意，雅格娜因此害怕得发楞，隔了半晌，才能结结巴巴地说些解释的话。

“这是……这是拉帕……那恶作剧的畜生！……它老是叼走东西……前天还把我的木靴叼到它那狗窝里去了呢。——它老是搞些恶作剧的事情！”

“拉帕吗？——我明白了。——哦，哦，”波利那用冷酷的讽刺口吻，含含糊糊地说道，心里可肯定雅格娜跟他撒了谎。

第七章

这一年的主显节，逢上礼拜一，甚至晚祷还没有完，人们就从教堂里慢慢地鱼贯而出了。因为听到酒店里传来音乐和歌声，他们便朝着这诱人的声音走去。自从降临节以来，今天是第一回允许演奏音乐；而且，今天也是玛格莱特·克莱姆巴和文成特·索哈举行订婚礼的日子。文成特·索哈虽然和死去的古巴同姓，却不承认跟古巴有什么亲属关系，他是那种只以自己拥有的田产为荣的人物。

大家也在悄悄地传说，说是斯泰和·普洛希卡自从收获马铃薯以来一直在追求村长的女儿乌利西亚，今儿晚上一定会开门见山，跟她父亲喝着酒把攀亲的事安排停当。大家知道村长曾经反对这门亲事，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喜欢吵架的女婿——为人三心二意，变化无常，跟父母一向处得不好，对于乌利西亚的陪嫁，竟要求整整四英亩土地，再不然就是两千兹罗提现金，外加两头母牛。

今天也是乡长家里孩子受洗礼的日子；虽然仪式是在家里举行的，但大部分的亲友们，都希望在宾朋们兴高采烈之际，乡长会把大家带到酒店里，请到场的人喝酒，以资庆祝。

除掉这些吸引人的事情之外，还有更大更严重的、跟全村的人同样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呢。

事情是这样的，人们在大弥撒之后，已经从别村的人们那里

打听到了消息：大地主已经为斫伐森林雇定了一切必需的人手：罗德卡十名，莫德利查十五名，德比察八名左右，热普基的“贵族”① 近二十名，列普卡，一名也没有。这是事实，因为守林人在参加大弥撒，是他如此这般地告诉他们的。

穷苦的人们惊惶失措。

在列普卡村里，确实有不少大户人家。还有一些人家，虽然没有这么富裕，但对于斫树伐木这种挣钱方式，却并不怎么动心。再有些人家，虽然处境贫苦，却不肯承认，为的是要保持体面，要跟他们经常结交的富翁们保持友好关系。——可是也还有柯莫尔尼基们，以及只有一间草屋作为栖身之地的人们。在这些人中间，有的在农民的打谷场上干活，有的在锯木厂挥动大斧，有的遇得上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靠着天主的保佑，拼拼凑凑地过日子。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五户人家，根本没有能在村子里找到工作做，他们指望着给大地主斫树伐木来度过严冬。

现在他们干什么才好呢？

冬天是可怕的。他们几乎没有人有什么积蓄，有人吃完了贮备的马铃薯，饥饿之神瞪着眼睛对他们直瞧。他们得挨到春天，眼前可毫无得到救助的希望；因此，他们心中痛苦不安，是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聚集在茅屋里商量这件事情，结果是一齐来到克莱姆巴家里，求他跟他们一起去见神父，请神父给大家出个主意。克莱姆巴推托女儿订婚，婉言谢绝了。他们又试着向别的人求援，可别的人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都躲避这

---

① 热普基的“贵族”：这些村子里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因为建有武勋，授有土地，被封为贵族。现在他们可大多很贫穷，只是他们仍旧聚居在自己的村子里，远离其他农民，闭关自守，骄傲自大，沉默寡言。

个麻烦的责任，摆脱这个干系，象泥鳅似的滑掉了。这种情况激怒了在锯木厂干活的巴尔特克，他虽然有职有业，可始终站在穷人一边。因此他就带了住在池塘那边的斐利普，老别列察的女婿斯泰和，巴尔特克·柯齐奥尔和歪嘴伐莱克，跟他们一起去恳求神父为他们向大地主说情。

他们跟他密谈了好久，晚祷以后，安姆勃罗司这才匆匆地赶来告诉柯勃司：他们在跟神父商议，可能要到酒店里来。

这时候，黄昏来临；落日最后的霞火在西方燃尽了，只有一些灰白色的灰烬，象行将熄灭的木炭似的闪发着红光；乡村慢慢地裹在黑夜的斗篷里了。月亮还没有上来，可是冻硬的积雪上反射着冰一样的寒光，使万物仿佛都披上了尸布似的。星星在虚悬着的黑暗中透露出来——斑斑点点，在深远的空间颤栗地忽涨忽缩，明晃晃地照耀，积雪上反光迸射。寒气愈来愈凛冽，人的耳朵都给刺痛了，最细微的声音也仿佛响遍了整个大地。

可是屋子里炉火熊熊，人们忙乱地为着晚上的家务跑来跑去：进到院子里和围场中时，他们急匆匆地奔跑着，严寒象烙铁似的烧灼着他们的脸，冻得他们气也透不过来；但大街小巷里都是非常寂静的。

酒店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乐师们奏出欢乐的曲调，声音愈奏愈响。聚集在这里的人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来了人：有的人是来看风色的，有的人对订婚礼和严重的伐木事件都无所关心，而是被伏特卡的香味引诱来的。不愿孤单单地留在家里的妇人，喜欢跟小伙子玩儿、听乐队演奏的姑娘，都在黄昏之前偷偷地溜出了家门，表面上是去接男人们回家的，可是到了酒店里，她们自己也赖着不走了。小孩子们，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也跟着他们的父亲来了。他们在房子附近吹着口哨，此起彼应；

“不真实的。我心中气愤，故意胡扯的。怎么会是真的呢？”——可是，当他这样否认着的时候，他把酒瓶举到有亮光的地方，向瓶里边张望，以免安蒂克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真情。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杯；接着便由安蒂克作东请客，他们又重新干杯了。他们完全象兄弟般的坐在那儿，彼此之间的那股亲热劲儿，叫酒店里所有的人都惊异不置。马秀已经喝过了量，他大叫大嚷地要乐师们演奏得更快些，他顿着脚，高声大笑，接着又凑到安蒂克耳朵边去说话。

“我很想把她搞到手，这倒是实情。可是，她抓我的脸，抓得真厉害，我就象给人脸蛋朝下从荆棘上拖过一遭似的。是的，我满明白，她宁愿爱你；而且，即使她没有爱上你，她也决不会看上我的。母牛要是不情愿，硬拉它也是拉不动的。妒忌折磨着我，我悲伤，我真是悲伤啊。这姑娘漂亮得出奇——世界上没有比她再漂亮的姑娘了。可是我总想不明白：她怎么会嫁给那个老头子，使你伤心？”

“使我伤心？是啊，而且还把我毁了！”安蒂克脱口而出，可又立刻缩住了。回忆在他内心里燃起了怒火，他含含糊糊地咒骂了一句，就不作声了。

“别说了，免得给搬嘴弄舌的人听去了！”

“我说什么话来着？”

“我没有听清；可别人会听清的。”

“我实在忍不住——我的心都给撕裂了！”

“我劝你，你能忍的时候，还是忍一忍！”他说，狡猾地设法一步步赢得对方的推心置腹。

“我忍得了吗？要知道，爱情比疾病更痛苦，它在骨头里燃烧，在心里腐蚀，使我充满欲望，我饭也吃不下，活儿也不能干，觉

也睡不了，我简直想撞个脑浆迸裂，把这条命拚掉了也就算了！"

"哦，这一切我都明白。天哪，从前我是怎样地拚命追求雅格娜啊！——不过，发生一片痴情的时候，倒有一个办法可以治好这种病；那就是结婚，结了婚，那片痴情就立刻烟消云散了。如果娶不上老婆，那就搞个姘妇，刹那之间，情欲就熄灭了，痴情也消失了。我说的是真情实话，我在这方面不是没有经验。"他自豪地补充道。

"如果这样做了，痴情还是丢不开，"安蒂克悲哀地问道，"那怎么办呢？"

"除了某些人之外，谁也不会这样苦命，"他鄙夷地回答道；"那些人啊，在乱丛棵子里唉声叹气，躲躲闪闪地缩在角落里，听到女人裙子窸窸窣窣的声音就身子发抖！"

"你说的是实情，"安蒂克答道，他深思着。

"朋友，敬我一杯吧；我的喉咙里已经一直干到底了。——让恶魔把所有的女人统统捉去吧！那末娇弱的女人，一口气也可以吹倒的女人，却象用绳子牵牛似的牵住了最强壮的男人，剥夺掉他的力量和理智，使他变成众人取笑的对象！真的，女人们是女妖怪，每一个女人都是女妖怪，都是恶魔撒旦的孽种！——不谈了，为我干一杯吧！"

"我敬你一杯，兄弟！"

"天主保佑你！——我说，那些恶魔的孽种全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你也明白，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满明白。"

他们继续喝酒说话。安蒂克多少有点醉了；他从来没有人可以诉说自己的苦恼，现在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胸中的苦恼全都宣泄无遗。虽然他约束和控制自己，但还是在这里那里漏出一句两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这些弦外之音，虽然他说的

时候不动声色，马秀可都十分注意地听在耳朵里了。

现在，酒店里的热闹劲儿已在逐渐达到高峰。乐队用足全力演奏。跳舞一曲紧接着一曲；每张桌子上都在大口大口地喝酒；大家都提高了嗓门儿说话，有时还大声争吵，搞得大厅里回响着一片喧闹之声；舞伴们的脚在地板上踏得登登的响，好象是连枷打谷一样。

克莱姆巴和他的贺客们搬到单间里去了，单间里的喧哗却也非同小可；索哈可继续拚命地跟他的玛格莱特跳着舞，有时候也互相挽着腰，一起到外边儿露天里透透风。

锯木厂的巴尔特克跟他的伙伴，还是站在他们原来站的地方，他们现在已喝到第二瓶酒了，伏依蒂克·柯勃司大声辱骂着热普基村的人们。

“穿得破破烂烂的贵族啊，除了包裹和褡裢袋，就啥也没有了！”

“只有两头牛，这两头牛还是全村公有的财产呢！”另外一个人嚷嚷道。

“头发长长头虱多，保证是个好出身！”

“瞧他们，这些犹太人的雇工！”

“把他们跟大地主的猎狗缚在一起！都是遇上好吃的东西，老远就闻到了！”

“他们闻到的东西，现在他们已经搞到手了！”

“他们来抢走了我们份内的工作！”

“毫无用处的流氓！因为犹太人不愿再雇他们，他们就上这儿来了。”

叫嚷之外，有的人还加上手势，他们挥舞着拳头，大声吆喝着逼上前来；热普基村的人们，立刻就被一圈喝醉酒的愤怒的农

民团团围住了。可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手里握紧了棍棒，紧紧地坐在一起，他们只喝啤酒，嚼着自己带来的香肠，用大胆无畏的眼神，钉牢着农民们直瞅。

说不定要大打出手了，可是克莱姆巴跑了过来，作好作歹地劝慰、解释；老头儿们也和安姆勃罗司一起来说些劝架的话。柯勃司终于不再辱骂他们了，其他的人也给拉到柜台边去喝酒了。乐队奏起了一支乐曲，安姆勃罗司讲起了最不可信的荒唐故事——战争啦，拿破仑啦，柯修斯科① 啦——讲起了噱头噱脑的笑话，使得大家几乎把肚子都笑破了。

不久，克莱姆巴一家及其贺客们从单间里拥出来了，他们一起来参加跳舞，大大地增加了喧闹的程度，在一片嘈杂声中，什么人的说话都再也无法听真辨清了。

酒意使人兴奋，人们愈来愈兴高采烈。年轻人劲头十足地跳着舞着，回旋的圈子不断地在扩大，而老年人给推推搡搡的，尽可能一起挤在可以容身的地方。

现在乐队演奏得可热情呢，虽然舞伴那末多，没有什么转身的余地，跳舞却跳得十分酣畅；他们你推我挤，大笑欢呼，蹬足踏脚之际，搞得地板格支格支地响，柜台上的酒杯酒瓶叮叮当当地响。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愉快舒畅的庆祝，每个人都得到了他那一份美好的享受。

现在正是严冬腊月。长期掘地翻土的疲乏的手臂，现在休

---

① 柯修斯科（一七四六——一八一七）：波兰爱国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做过华盛顿的副官。归国后，愤于祖国之被分割，曾于一七九二年以四千兵士抵抗帝俄一万八千人的军队。一七九四年，为了恢复独立，在战争中发挥了总司令官的最大作用；不幸战败，被囚两年。

格利哥里就给他说明："那是雅赛克先生，伏拉的大地主的哥哥！"

他们大家都站起来看那老头儿。雅赛克先生正在慢慢地挤过来，显然在寻找什么人。最后，他的眼睛瞅见了锯木厂的巴尔特克，他就跟巴尔特克到热普基人靠墙成排坐着的那一边去了。

"这老头儿要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啊？"

"啊，他老是在乡村里东游西荡的，跟农民们谈谈话，——有时也给他们一点帮助——拉拉小提琴，教小姑娘们唱唱歌：这人一定有点儿疯头疯脑。"

"格利哥里，把你要说的话，说下去吧。"

"哦，关于森林的事吗？——我是说我们不应该听任老头儿们来处理这件事，他们会搞糟的。"

"依我看来，"安蒂克坚决果断地说道，"这件事情可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他们动手斫树，我们就大家一齐出动，把他们赶走；直到大地主屈服让步，方始罢休。"

"他们在克莱姆巴家里，正是这么说的。"

"说是说了：但是他们能有什么作为呢？没有一个人会跟他们跑的。"

"庄稼汉会跟他们跑的。"

"也不见得全都跟他们跑。"

"如果波利那领头的话，全都会跟他跑的！"

"波利那领头，恐怕靠不住吧。"

"那末，"巴尔绥雷克兴奋地嚷道，"让安蒂克做我们的领头人吧！"

这个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同意。可是，见过一点世面、有一些书本知识的格利哥里，却象煞是个博学之士似的给他们指出来：

暴动是无济于事的；一切都会在法庭上了结，还会被判处徒刑；最正当的办法是去请托城里的律师。

可是，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所说的话；有些人甚至嘲笑他。这可使格利哥里大大地恼火，他说：

“你们埋怨你们的父亲是傻瓜笨蛋，而你们自己却正是跟他们一样的大傻瓜大笨蛋，你们大家都在说蠢话，就跟小孩子玩儿游戏时一模一样。”

这时有人说道：“瞧，波利那来了，带着雅格娜和几个小姑娘。”

安蒂克原想反驳格利哥里；一听这话就不反驳了。

他们来得晚了，吃过晚饭才来的。老头儿对犹兹卡的哭哭啼啼和娜斯特卡的一再请求，都久久加以拒绝，因为他希望雅格娜跟她们一起来求他。一吃过午饭，雅格娜曾经立刻跟他说，她要去听乐队演奏，他严厉地嘱咐她，不准她离开家门一步！

雅格娜没有再向他提出第二次的要求，可是她在角落里哭闹，砰砰嘭嘭地关门，不时地突然冲过来冲过去，象阵旋风似的。大家吃晚饭的时候，她什么东西也不肯吃，却收拾东西准备出门，而且从橱里拿出最好的裙子试穿。

老头儿怎么办呢？他大骂一阵，他讲话，他说他哪儿也不去——最后他还是卑躬屈节地请求雅格娜原谅，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上酒店里来了。

他目空一切、气派十足地走将进来，很少跟人打招呼，因为在场的人们中间，很少是跟他地位相等的，那些人大多在乡长家里庆贺洗礼呢。他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人群，看看儿子有没有在场，可是安蒂克混杂在人群中，没有给他见到。

安蒂克始终凝望着雅格娜。这时，雅格娜站在柜台旁边，小

伙子们围了拢来，纷纷要求她跳舞。她统统都拒绝了，只是快乐地和他们聊着天儿，不时迅速地往这里扫一眼往那里溜一眼。今夜，她的确显得十分可爱，大家都爱慕地瞧着她，瞧着所有女人中最美的这个女人。娜斯特卡也在场，她穿着红衣服，象一棵高大的蜀葵花；还有薇隆卡·普洛希卡，雍容华贵，象一朵盛开的芍药；还有索哈的女儿，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姑娘，却娇柔苗条，很是可爱！也还有许多小伙子们喜欢的茁壮标致的姑娘——例如玛丽亚·巴尔绥雷克，身材高大非凡，体态端正，肌肤坚实白晰，乃是村子里最好的舞伴。然而，所有这些妇女姑娘们，就没有一个人，简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和雅格娜媲美的。

雅格娜以她的美丽，她的服装，她的不可思议的蔚蓝色的眼睛，超过了所有的女人；正如玫瑰超过了蜀葵，超过了芍药或是罂粟，使它们在相形之下显得平庸，微不足道，雅格娜也同样地超过了胜过了她们，超过了胜过了每一个人。何况，那天晚上，雅格娜把自己打扮得象参加婚礼一样呢：她穿一条金黄底子绿白条纹相间的裙子；她的上衣是深蓝色天鹅绒的，绣着金线花纹，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了半个胸脯；细麻纱衬衣上，打着精美的褶边，簇拥在她的颈子和手腕周围，有如泡沫纷然起伏；颈子上还挂着好几串珊瑚的、琥珀的、赛珍珠的项链。她的头上裹一块青绿色上满洒粉红点子的丝头巾，巾角下垂，飘拂在颈子背后。

就因为雅格娜这种精美奢华的打扮，女人们唇枪舌剑地讽刺挖苦着她。雅格娜对她们所说的一切，可毫不介意：她看到了安蒂克。她高兴得脸都涨红了，她转过头来看看丈夫；犹太老板正在跟她丈夫说着什么话。丈夫说过话就向单间走将过去，并且在单间里待下了。

这正好是安蒂克所等候的好机会。他立刻从人丛中挤将过

去，用从容不迫的亲切的态度欢迎她们。但犹兹卡却绷着脸转过了身子。

“你是来听音乐的，还是来庆祝玛格莱特的订婚礼的?”

“来听音乐的，”雅格娜答道，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嘶哑了。

他们肩挨肩地站立了一会儿，互相传递着眼色，没有说话，呼吸可急促起来了。跳舞的人们挤着他们，把他们逼近了墙边；西蒙挽着娜斯特卡起舞了，犹兹卡也给冲散了，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只有安蒂克和雅格娜仍旧留在那里。

“我一天又一天地等啊，……等啊等啊地等着你!”他低声说道。

“我怎么能出来呢?我被他严密地看管住了，”她答道，心中惴惴然，因为他们的手不知怎么的已经凑在一起了，两个人站得又近，胯骨挨着胯骨了。他们的脸都苍白了，他们的眼睛发亮，在他们两人之间，奏起了另外一种不可名状的音乐。

“你让我走吧；你稍为站远一点，”她求他，因为他们被人群团团围住了。

他不答话，却紧紧地搂住她的腰，排开众人，走进跳舞者的圈子，向乐师们大声喊道：

“伙计，来一支奥勃列克舞曲，一支第一流的舞曲。”

乐师们奏起了奥勃列克舞曲，他们奏得真带劲，低音提琴拉得真有力！他们心里明白，安蒂克在心情畅快的时候，请喝酒也好，给赏钱也好，都是很慷慨的。

在安蒂克的带头之下，他的伙伴和朋友们都跟着跳起舞来了——普洛希卡、巴尔绥雷克、格利哥里和其余的人，都参加跳舞了；马秀因肋骨折断了几根，不能参加，他用脚在地板上蹬着，大声叫喊着给他们打气助兴。

豪感提到了不可知的高度，他感到意气扬扬，必须狂欢地大呼大叫才好。接着，他又喝酒，也逼着雅格娜喝，喝得她脑子迷糊，对眼前发生的事再也闹不清楚了。间或在音乐停顿，酒店里的喧闹一度沉静的时候，她才稍稍恢复一点儿神志，惊惶失措地张望着四周，寻求援助——可不知道援助将来自何方。在这种时刻里，她甚至会逃走的；可是，他就在她的身边，凝望着她，他眼睛里的火在她心里燃起了情爱，她立刻把一切都忘掉了。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久。安蒂克请大伙儿喝酒，犹太老板十分情愿地给大伙儿添酒，又用粉笔在门上把每一升的酒记上加倍的账目。

现在，他们的头脑都在发晕发转了；于是他们都一起去跳舞，以为跳舞可以使头脑清醒一点儿。领头儿跳着舞的，乃是安蒂克和雅格娜。

就在这时候，波利那从单间里走出来了。妇人们看到眼前的光景，大为震惊，特地把波利那带来看看的。波利那立刻什么都明白了，心里恼火得不得了。他扣上外套，抓起皮帽子，朝雅格娜那边直挤过去。人们给他让路，避免跟他面对面的接触，因为老头儿的脸苍白得象死人的脸一样，眼睛里可又冒出愤怒的火光。

当这一对舞伴走近来时，波利那大声命令道："回家去！"同时想抓住雅格娜的手臂。可是安蒂克脚跟一转，就把雅格娜挟走了，因此她也不可能脱出身来。

于是波利那就跳将过去，突破跳舞者的圈子，把雅格娜从安蒂克的怀抱中硬拉了出来，他紧紧地抓住雅格娜，直到出了酒店方才放手。对于自己的儿子，波利那连瞧也没有瞧他一眼。

乐队因此就停止演奏了：一种不祥的沉默降落在大家身上，

他们都象化石似的呆呆地站在那儿。大家都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快要发生了；因为安蒂克象推开稻束似的排开人群，冲入黑夜，追赶波利那他们去了。但，凛冽而突然的寒冷使安蒂克头昏眼花，他绊在横在屋前的树干上，跌在雪堆里。不过，他迅速爬了起来，在池塘旁边大路转弯的地方追上了他们。

“你滚你的，人家的事用不到你管！”老头儿转过身来大声喊道。

雅格娜尖叫着跑进屋子里去了；可是犹兹卡把一根沉甸甸的棍子塞到父亲手里，嚷道：

“打倒这恶棍，爹！打倒他！”

“放她走……放她走！”安蒂克大叫大喊，发疯发狂，握紧拳头冲上来进攻。

“你听着，快滚！不然的话，天主在上，我要象宰一条狗似的宰了你！快滚！”老人又大声吼道，准备一棍打得对方粉身碎骨……安蒂克本能地退缩了，双手垂下来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慌兜上心来；他害怕得发抖，让他父亲慢慢地回家去了。

波利那走开去的时候，安蒂克再也不想窜过去追上他了，却颤抖着站在那儿，心烦意乱，用困惑的眼神瞧着四周。周围寂无人影；月光灿烂，雪光闪烁，一种惨白的光彩使万物依稀可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也搞不明白，只是在过了一会儿以后，被朋友们接回酒店里时，他才稍稍恢复了一点神志。朋友们听说他和父亲打了一架，特地赶出来支援的。

现在，一切寻欢作乐都结束了，夜深了，人们都在回家去了。酒店里现在空空荡荡，但外边儿大路上还有一些吆喝叫喊的声音。谁都走掉了，留下来的只有热普基村的人，他们要在酒店里过夜。雅赛克先生给他们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悲痛哀泣的曲

子，他们用臂肘靠着桌子，用手支着下巴，坐在那里一边儿静听一边儿叹息。安蒂克远离大家，独自一人垂头丧气地缩在角落里；跟他说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问他时，他也不愿回答。此时此地，他茫茫然楞楞然地坐在那儿，犹太老板提醒他酒店要打烊了，也是白费唇舌，他既没有领会，也没有听见对方所说的话。汉卡听说他又和父亲打架，赶来了。只是在听到了汉卡的声音的时候，他才站了起来。

“你要什么？”他咆哮道。

“回家吧。夜深了，”她忍着眼泪，恳求地说道。

“你自己回家去吧。我可不跟你一起回家——滚开！你听到没有？”他大声威吓道。接着，突如其来的，由于某种无从解释的冲动，他凑着她的耳朵象蛇鸣似的说道：“我哪怕套上脚镣手铐锁在监牢里，也还是比待在你身边自由——自由得多！”

汉卡立刻痛哭着走了出去。

这是月光灿烂、明朗宁静的夜。树木投下长长的银蓝色的影子。严寒的威力很大，使得篱笆不时喀喇喇地爆响，闪烁的积雪里也升起一种平静的簌簌之声。除了静夜里这种轻微的声息之外，整个大地全都静静的。村人入睡了，哪一个窗子里也没有灯光，哪一条狗也没有吠声，磨坊和溪水也同样是寂静无声的。安蒂克只能依稀听见安姆勃罗司按照喝醉时的惯例，在大路上唱歌的嘶哑的声音，可也十分微弱，象在睡梦中听到的一样。

安蒂克踏着滞缓沉重的步子，绕着池塘踯躅，不时的停下步来，用迷乱的眼神东张西望，心惊胆战地静听着还在他耳中鸣响的、父亲所说的可怕的话。他也仍然看到父亲严厉凶狠而又不祥的眼神；它们象尖刀似的向他直刺过来！面对这双眼睛，他本能地畏缩不前了：恐惧扼住了他的喉咙，他丧魂落魄，头发直竖。这

双眼睛从他的思想上排除了不久以前的冲动，排除了他的顽强的爱情和激情，排除了一切，只留下了致命的恐惧，颤栗的惊惶，以及一种凄怆的软弱绝望之感。

一会儿以后，他不自觉地朝着家里的方向走去了。他一路走着的时候，有一声哀号一阵哭声从教堂附近传到他的耳边。有个人倒在积雪上面，就倒在位于停柩门前的耶稣像下面，两臂伸开，就象受磔刑的人一样；可是，正好在墓地墙垣的阴影里，他没法儿看清楚这人是谁。他俯下身去，心里认为大概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许是喝醉了酒什么的。定睛一看，倒在那里哀求天主大发慈悲的，却是汉卡！

"回家去吧……天冷得可怕……回去吧，汉卡！"他恳求地说道；说也奇怪，他的心软了。她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他扶她起来，带她走回家去。

一路上，他们两个人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汉卡伤心地哭泣着。

磨白天的时间，雅格娜也到邻居家里串门儿，但跟他们在一起，她也感到局促不安。他们并没有下逐客令，可是说起话来字斟句酌，简直象用筛子筛过似的：他们对于波利那的患病，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对于他们所处的罪恶的时代，又噜里噜苏地说了许多指责的话。

犹兹卡也是尽其所能地惹她，使她寸步难行。主人的脾气既然那末坏，维蒂克就不敢象往常那样多说多话了。所以，跟任何人都没有谈谈天的可能；她根本没有安慰，根本没有娱乐，只是在一天晚上，彼特干完了活儿，在马房里给她轻轻地拉了一回小提琴，因为老波利那不许他在房子里拉琴。

再说呢，冬日严寒，天天有霜冻和风雪，她时常根本无法出门。

但是，到了礼拜六那天，波利那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却硬撑着起了床，穿上暖热的衣服以御严寒，冒险出门去了。

他串了好几家的门儿，外表上是去烤烤火、谈谈商情的；过去他连话也不屑讲一句便掉头走过的那些人，现在他也甘心情愿地跟他们说长道短了。他总是设法把谈话转到酒店事件上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成是桩笑话，他说，那天夜间他已经酩酊大醉，真是醉得可笑之至了。

人们一面心中诧异犯疑，一面聪明地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人们反正还是不相信他的解释。他们对波利那的刚愎骄横知道得太清楚了，凭他的品性，哪怕人家把他活活地烤死，他也决不会叫喊一声的。

他们十分明白，波利那是特意来掩饰那可能已经流传开来的任何丑闻的。

村长西蒙老头，按照他的习惯，甚至十分坦率地当面告诉波

利那：

"'无聊无聊！一个无稽之谈加上两个无稽之谈，就是三个无稽之谈。'闲言闲语就跟火一样：你没有法子用双手扑灭它，这样做，不过是烫痛手罢了。——让我再说一遍我在你结婚前所说的话吧：'一个人，娶了一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姑娘做他的老婆，尽管费尽心机，还是搞了个连圣水也不放在眼里的魔鬼。'"

波利那给惹恼了，回家去了。雅格娜满以为他起了床就一切都解决了，她心中感到宽慰，竭力象从前一样的跟他说话，显得娇美可爱，和他打趣。但他对于雅格娜的殷勤，却报之以一声令人肠断心碎的斥责，雅格娜听得人都发抖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波利那的心思毫无变动。他压根儿不再拥抱她爱抚她，不再预先体会她的愿望，不再想赢得她的微笑。如果有什么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了，他就痛骂她，驱策她去干活，把她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仆一样。

从此以后，他重新又把一切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亲自监督一切，亲眼照顾一切。身体恢复以后，他接连好几天和彼特一起打麦，在谷场上扬麦去秕，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家宅。晚上也是在家里消磨过去的，修修马具或是日用器具。她走出大门一步，他总要去找她，她真是毫无办法；而且，他甚至还把她的漂亮衣服锁了起来，把钥匙藏在他自己口袋里。

雅格娜是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啊！一点小小的过失就大声詈骂，可从来没有一句称赞的话；即使这样，波利那也还于心不甘，他之对待她，就象她并不是一家的主妇似的。他只跟犹兹卡商量要做什么事情，把她不明白的事情解释给她听，嘱咐她对一切事情都要关心注意。接连好几天，雅格娜别的事什么也不做，只是一味地在家纺纱，她几乎是神经错乱了。她去向她母亲诉

苦，母亲亲自来为女儿辩解，可是丝毫无效。

“她过去是我的主妇，”波利那答道，“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短。可是她的行为配不上主妇的地位：现在就让她试试做点别的吧！你听着！你替我告诉她：只要我的手脚还能够活动的时候，我就一定要保护一切属于我的东西，我决不让自己变成人家的笑柄，决不让人给我戴上绿帽子！叫她把这些话牢牢记住了！”

“可是，天哪，她可不曾做过什么损害你的事啊！”

“哼，如果她损害了我的话，我就要换一番说话，用另一种办法对付她了！她跟安蒂克搞的那一套，已经够我受的了！”

“哦，那是在酒店里……在舞池里……在大家的面前啊！”

“哈哈！光是在酒店里吗？真的吗？”因为他机灵地猜到：他捡着她的围身布的那一回，她是出去跟安蒂克相会的。

不，他是说服不了的。他对她的信任已经丧失了，关于她，他是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了。最后，他说道：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软心肠的人，也是个好脾气的人，……可是，‘用皮鞭抽我一下，我立刻用木棍打你一棍！’”

“对于有罪的人，打得有道理；可是留神别打错了人。无辜的人遭了殃，就会大叫大嚷地复仇的！”

“我保卫我自己的权利，我错不了。”

“好吧，可你得及早弄明白：你的权利究竟可以维持多久？”

“你这是危言恫吓吗？”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也太自信了，你留点儿神吧。‘咒骂别人的人，自己活该受到咒骂。’”

“你的那一套谚语和训诫的话，我可都听够了！”波利那愤愤地回答道。

看到老头儿固执己见，多米尼柯娃也打消了原来的意图，不再争论下去了。她希望这场大风暴会过去，形势会好转；但他对于已经打定的主意，却没有片刻的动摇；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态度，甚至在其中尝味到了残酷的痛快之感。的确，有时候听到雅格娜在夜里哭泣，他也本能地跳起身来走到她身边去——但他又及时地想到了那桩事情，随即走到窗口去向外边儿张张望望。

两个礼拜就这样过去了，情况毫无变化。雅格娜精疲力尽，悒郁不乐，而且脸色十分憔悴；给人看见这样的脸色，她心里就受不了。全村的人她都不好意思见面，因为人人都知道波利那家里出了什么事。

这给波利那家投下了一个深沉而悲伤的阴影，这个家变成了沉默的忧惧之所。

的确没有什么人来看望他们。乡长因为波利那不肯参加他孩子的洗礼而生气，再也不上波利那家的门了。多米尼柯娃的儿子们偶尔来一下；娜斯特卡带着纺线杆来了，但她主要是来看看犹兹卡，或是来跟西蒙会面的。罗赫也偶尔来露一下脸，但看到大家阴沉沉的脸色，总是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只有铁匠是每天晚上必到的，而且待的时间也很长久，每次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老头儿对雅格娜憎恶更深，因为他又重新博得波利那的欢心了。此外，雅姑斯叮卡时常闯进门来，对于他们的吵架，她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她添油加醋地乱说一通，起着火上加油的作用。多米尼柯娃天天来到，天天教训雅格娜，要她负起责任来，用卑躬屈膝和百依百顺的办法，使丈夫回心转意。

这说教可毫无用处。雅格娜可不能叫自己低声下气；哪怕牺牲生命，她也不能那末办。正好相反，她心里的愤怒一天大似

告诉他们：神父明天要上门来作丰年祈祷①。

他们整个儿上午都忙着大扫除。犹兹卡不论干什么活儿，雅格娜总是不断地数落她骂她；老头儿不要听这种詈骂，他就跑到外边儿去扫除房屋附近的积雪。房间的窗户打开，放进新鲜空气，墙壁上的蛛网也打扫干净。犹兹卡在大门口和过道里撒上了黄砂，大家都穿了最好的衣服，因为神父正在巴尔绥雷克家作祈祷仪式，离波利那家不远了。

不到一会儿，神父的雪橇停在大门口了；神父在皮衣服外面披着一件白色法衣，由穿着唱诗班袍子的、风琴师的两个儿子陪同着，走进房子里来了。波利那捧着一只盛满圣水的深盘，走在神父前面。神父念着拉丁文的祷词，给各个房间撒上圣水；接着又走出房间，给牛棚马栏以及一切农家器物祈祷祝福，他转来转去，大声念着神圣的言辞，风琴师的儿子在他两旁随行，唱着圣诞颂歌，不倦地摇动着叮叮当当的小铃。波利那捧着圣水在前面走，家中其他的人们排成一个行列，在后面跟着他走。

一切仪式进行完毕，神父便回到房子里休息。波利那叫彼特帮着他，把五十升燕麦和大约二十五升豌豆，装进了神父的雪橇；这时候，神父正在听着犹兹卡和维蒂克在房间里把祈祷文背诵出来。

他们记得很熟。是谁教给他们的呢？他心中纳罕。

"古巴教我背祈祷文，罗赫用小祷告书教给我教义问答！"小家伙大胆地回答道。神父轻轻地拍拍小家伙的脑袋，送给每人两张画片。接着就嘱咐他们要服从长辈，不要忘记祈祷，小心不要犯罪。"因为我们不论到哪儿，撒旦总是在留神察看我们，随

---

① 丰年祈祷：给房屋、田地、家畜祝福的一种宗教仪式。

时准备把我们拖到地狱里去的。"最后，他提高嗓门，用庄严的警告结束他的话道：

"我正告你们：天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过正直的天主的眼睛，决没有。因此，要牢牢记住最后审判的日子，记住世界的末日：忏悔吧，趁着时间还来得及，你改过自新吧！"

两个孩子眼泪直流，感动得象在教堂里听布道一样。雅格娜的心因为害怕而悸动，脸上泛起一层浓厚的赧红；她知道神父这些话是对她而发的，波利那一回到房间里她就立刻走开了，也不敢抬起头来看神父一眼。

"玛蒂亚斯，我想和你谈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神父说道。他示意波利那坐到他身边的座位上，他干咳一声，把鼻烟递给对方，用香喷喷的小手帕擦了擦嘴，喀啦喀啦的逐一弄响手指的关节，然后平静地开言道：

"我听说——玛蒂亚斯，我听得人家说起不久以前在酒店里发生的事情。"

"是的，确有其事，"老农答道，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这事情，一定是闹得大家都知道了。"

"不要到酒店里去，不要带妇道人家到这种地方去，我告诫过你多少次了啊！我舌敝唇焦地劝你……可是没有用！——哦，你也是活该如此，罪有应得。——然而，我还是衷心感谢天主，在这种种纠纷之中，还不曾犯下十分重大的罪孽。我重复一遍，没有十分重大的罪孽。"

"当真没有吗？"波利那的脸色开朗了：他对神父不是不信任的。

"但我也听说过，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就十分严厉地在惩罚你的妻子。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就是有罪。是一桩罪恶。"

"这是从何说起呢？我不过是管束得稍为紧一些罢了。我只不过是……"

这时神父打断了他的话，激动地说道，"错的是安蒂克，不是她！安蒂克强迫她跟他跳舞，是要向你报仇泄恨；显然他要想大闹一场。大闹一场。"神父对这个判断是挺有把握的。他对多米尼柯娃的话是深信不疑的，而多米尼柯娃已经把前后事情向他作了说明。"我还要跟你说什么话来着？哦，想起来了。你的小雌马随便在马房附近蹓踏。你必须用绳子把它系住了，不然的话，总有一匹什么马会把它踢伤的。去年，我的一匹马就是这样瘸了腿的。……它是哪匹马生的？"

"磨坊老板的马生的。"

"我也断定它是那匹马生的，——看毛色，看额上的白斑，就知道了。——一匹好马！——不过，现在再说安蒂克吧：你和他应该重归于好：原是你们的不和睦，使这年轻小伙子走上邪路的。"

"吵架又不是我挑起来的，"波利那毅然决然地说道；"我也不去求他结束这场争吵。"

"我给你的忠告，是出于我当神父的责任。至于你接受与否，你不妨按照你的良心办事。只是你要好生注意这一点：安蒂克在走向毁灭，而你却听之任之。他在酒店里不断地喝酒，他是煽动年轻小伙子们犯上作乱的祸首，我还听说，他正在阴谋加害于大地主哩。"

"那我可都不知道。"

"这就叫做害群之马。这些个反对大地主的阴谋诡计，结果会给全村带来极大的害处。"但波利那对这个问题却固执地不置一词，所以神父就改变话题，终于这样说道：

"同心协力，我的亲爱的朋友，这才是独一无二的办法。哦，

同心协力。"他嗅嗅鼻烟，戴上皮帽子，补充说道，"同心协力，再加上兄弟般的友爱，就可以使全世界转动不息。这就是为什么大地主愿意跟你取得协议的缘故。大地主跟我这么说的；他是个好人，他极愿意跟大家达成睦邻相处的谅解……"

"当邻居是头恶狼的时候，你只能凭着一根棍子或是一把斧头取得谅解！"

神父听了这话，十分惊异，心中吓了一跳，他死死地盯住对方的脸直瞧；但，看到对方眼睛里冷酷的表情和紧闭的双唇，他就赶紧转过脸去；他擦擦双手，心中很是恼火。

"我得走了。请允许我重复说一遍，你不该用严厉对待的办法逼使你太太反对你。她年青，她也轻狂——女人都是这样的——你应该聪明地对待她，同样也要公正地对待她；你对这件事要装做没有看见，对那件事要装做没有听见，对另外一件事又装做没有在意。这样你就可以避免不愉快的吵闹；这种吵闹是可能造成最坏的恶果的。是的，天主特别保佑和事佬。保佑和事佬——啊！这是什么呀？"神父突然大吃一惊地嚷了起来，因为以前一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衣橱旁边的鹳鸟，现在突然用足全力啄起神父的擦得雪亮的靴子来了。

"这不过是一只鹳鸟啊，今年秋天，它断了个翅膀，便留在我们这里了；维蒂克照料着它，把它一直护理到重新恢复健康。现在它跟我们一起住在房子里，它捉起老鼠来，本领不比哪一头猫差。"

"真的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头养驯了的鹳鸟呢。奇妙，奇妙极了！"

神父俯下身去抚摸鹳鸟，鹳鸟可不领这个情，它弯着颈子打算对神父的靴子再进行一次狡猾的攻击。

就需要靠它过日子的东西。再说呢，这么办就可以把他稳住了，使他要吵架、威胁也没有借口了。”

“不行！哪怕闹得我完全破产——成了乞丐——也不行！我做乞丐倒无妨，可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决不放弃一寸我的土地……他打我，羞辱我，我倒还可以饶他，虽然又勉强又痛苦；然而，如果他竟打算干出这种事情来……！”

“你把一个长舌妇的胡言乱语看得这样认真，合适吗？”

“我不相信这话，我才不信呢！——但，叫我气得发疯的，使我寒心的，乃是这种企图可能是真的！”

就是光为了这种穷凶极恶的行为的可能性，波利那捏紧拳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楞在那里。他找不到雅格娜犯罪的证据，正好相反，他确实相信她是无辜的了。但他从儿子对他的憎恨上，机灵地猜到儿子不光是由于他不给土地而生气；他从安蒂克的眼睛里所看到的大胆疯狂的神情，是另有原因的。而他也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内心里有着同样的感情——冷酷的、仇视的、不共戴天的憎恨。他向罗赫转过脸来，喃喃地说道：

“列普卡村子里，容不得我们父子两个人！”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罗赫惊惶得叫了起来。

“但愿天主别让他落在我手里；如果我在他放火时逮住了他，我就要他的性命！”

罗赫拚命使他平静下来，使他回心转意，可是达不到目的。

“啊，他会把我烧死的，会不会呢？——到时候才见分晓呢！”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安心宁静的日子了。每天晚上，他都偷偷儿地警戒着，他躲在角落里，绕着住房和宅基巡逻，瞧瞧屋顶下可有什么动静；有时候，夜里一觉醒来，他会竖起耳朵听上好几个钟头，或者从床上跳起来，带了狗儿绕着屋子打转转。有一

次，他在干草堆附近土地上看到了不太清楚的给人践踏过的痕迹。后来，他又在篱笆附近发现了人的脚印，他愈来愈相信安蒂克在夜间到这儿来过，而且只是在等候机会放火烧掉干草堆。因为他至今还没有想到其他可能发生的暴行。

他向磨坊老板买了一头十分凶猛的狗，把它锁在屋檐下的狗舍里，并且既叫它饿肚子又用食物逗它，搞得它越发凶猛。到了晚上，他把狗放了出来，于是这狗碰到什么人就大叫大吠，猛扑过去。这狗把好几个人咬得挺厉害，搞得人家向波利那提出了控诉。

但，守夜和戒备使得老人的身体愈来愈衰弱，虽然他的眼睛里闪射着热病似的兴奋激动的光辉。

他已经决定不再跟人说话诉苦，这就大大增加了痛苦的程度。

他这样做，也使任何人猜不到他坐立不安的原因。

他留神看守家宅，买进恶狗，夜间巡逻，凡此都是容易解释得通的。那年冬天，狼增加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它们几乎每夜都成群结队地走近村庄，村子里的居民时常听到狼嗥；狼在牛棚下面掘出洞来，到处抢走东西，也是经常发生的事。还有呢，春天来到之前，盗窃案越发增多，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德比察的一个农民给偷走了两匹马；在罗德卡，一只猪失窃了；别的什么地方，又有一头牛丢失了。因此，列普卡村里有许多人在搔头皮伤脑筋，配上更保险的锁，更加留神地看守着马棚，因为列普卡村里的马匹是这个区域里最好的。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有规则地一天天过去了，就跟钟上的时针一样，既不可推前，又不可后退。

不仅严冬是异乎寻常的寒冷，而且天气也是异乎寻常地变

化莫测。有几天简直冷极了，年纪最大的居民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有时候大量大量地下雪，接着又是接连几个星期的融雪，搞得沟渠里涨满了雪水，田地也袒露出来了，黝黑而荒凉；继之而来的是从未见过的暴风雪——然后又奇妙地一变而为万里无云、寂静无风的大好晴天，小街小巷里挤满了孩子，大人们心情愉快，老人们在温暖向阳的墙脚下晒着太阳。

列普卡村子里的人们，循着万世不易的天命生活下去。命中注定要死的人，死掉了；命中注定要快乐的人，在寻欢作乐；命中注定要生病的人，忏悔过了，正等着死去。他们在天主保佑之下就是这样的一天复一天、一周复一周地继续生活下去。

同时，每逢礼拜日，乐队在酒店里大声演奏，人们在那儿跳舞，有时也互相吵架，甚至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了起来；神父因此严厉地在圣坛上斥责他们，而且引起了许多纠纷。克莱姆巴的女儿出嫁了，他们尽情欢乐，整整跳了三天舞；据说，为了支付这笔费用，克莱姆巴不得不向风琴师借了五十个卢布。村长为他女儿跟普洛希卡订婚，也曾大办筵席请客。给孩子洗礼的，也有几户人家，但现在为数不多，妇人们来春要生孩子的倒不少。

老普列乞克是这个时候死去的；生了不过一个礼拜的病，他就死了，真是可怜！才活了六十四岁。全村的人都去送葬的，他的子女们办了丰盛的丧事酒席。

人们聚在某些人家里一起纺绩，而且聚集了许多小姑娘和小伙子，他们过得快乐极了，嘻嘻哈哈，十分开心；特别是因为现在完全恢复了健康的马秀差不多总是到场的，他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兴高采烈。

村子里就是这样的热热闹闹，不断地哄传着闲言闲语和流言蜚语；有时也破口骂人，斗嘴吵架，或者只是讲一点儿有趣的

新闻。不时有个巡礼乞丐来到村子里，这种人见识过许多地方、许多事物，很能大讲一通；这种人往往要跟他们一起待上好几个礼拜。

再不然就是什么人的当兵的儿子来了一封信。那时候啊！——这封信就要被人大读而特读，被人评论和议论，姑娘们为之叹息，母亲们为之流泪，足足闹腾上一连几个礼拜！

还有什么谈天的资料吗？啊，有的是，玛格达在酒店当女佣了；波利那的狗咬了伐莱克的孩子，伐莱克威胁着要起诉；安德烈的母牛土豆吃得太多，喉头阻塞，浑身肿胀，安姆勃罗司不得不把它杀了；格利哥里向磨坊老板借了一百五十卢布，拿一块牧场作为抵押；铁匠买进了两匹马，这件事使大家十分惊异；村里的神父病了一个礼拜，从蒂姆夫来了个神父代替他主持礼拜。此外，人们谈起了盗窃案；喜欢胡扯的老太婆唠唠叨叨地讲开了鬼故事；狼群咬死了大地主家几只羊的传说，讲起的人也很多；还有家庭琐事，远方奇闻，以及我也搞不清楚的其他种种事情，真是说也说不尽，记也记不住。在这许多谈话资料之中，总是有点儿新鲜之处，这就使人们的白天和长夜充满了兴趣。

波利那家里也是这样；不过他经常待在家里，自己固然不出家门一步，也不让家里的人到随便什么地方去。雅格娜因此闷闷不乐，犹兹卡整天嘀嘀咕咕地生气，足不出户的生活使她苦闷得要命。她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父亲倒不禁止她到没有年青人待着的人家去纺绩，但也只有这种人家他才许她去。因此，大多数时间，她们都是待在家里垂头丧气地度过的。

快到二月底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人，大家一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坐下；多米尼柯娃挨着油灯织帆布，其他的人围着炉子挤在一起，因为天气十分寒冷。雅格娜和娜斯特卡摇得纺车锭子

波利那考虑了好久。“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运货?”他问。

“从明天起。他们已经在最近的树林里斫伐木材了。路挺好,雪橇还可以使用。我雇的人礼拜四出发。”

“真他妈的该死!明天的官司胜败如何,如果能知道就好了!”

“只要你跟我们合伙,一切都会顺利的。——这是我乡长亲口说的话。”

波利那半信半疑地犹豫思索了好一会儿;他凝神瞧瞧乡长,用粉笔在凳子上涂涂抹抹,搔搔脑袋,终于说道:

“我参加你们的这桩生意。”

“好极了。明天开庭以后,到磨坊老板家来吧,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件事谈妥它。现在我得走了,到铁匠铺里去把我那雪橇的底层修理一下。”

乡长兴高采烈地走将出去,深信通过约请老人合伙运货的办法,已经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了。

的确,磨坊老板是可能和大地主沆瀣一气的,因为他的土地没有列入本村的土地册,他对森林也并无任何权利。乡长也可能和大地主沆瀣一气的,因为他的土地是当初俄罗斯人从僧侣手里搞过来的。铁匠也可能和大地主沆瀣一气。但是他波利那可不干,他决不干!“运货是一件事,森林纠纷是另外一件事,彼此互不相干。在取得协议或是彻底破裂之前,还得经过许多日子。那末,干么不从合伙中把眼前的钱赚到手、但又紧紧抱住我们的权利不放呢?无论如何,总有几十个卢布可以净赚的。无论如何,我反正总得雇人喂马。”

他微笑着搓搓两手,对事态的发展暗自得意。

“倒想叫我象头蠢牛似的上当呢,可他们的聪明智慧却不比笨头笨脑的羊群高明。他们自己才愚蠢呢!”

他怀着一向少有的高兴，回到妇人们那里去。雅格娜不在房间里。她们告诉他：她喂猪去了。

他快快乐乐地谈天说地，嘲笑逗弄着雅斯耶克和多米尼柯娃，同时又以愈来愈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妻子回来。她出去了很久了。悄悄地，一句话也不说地，他走到了院子里。小伙子们在贮藏室里收拾雪橇，准备明天赶路。他向马棚里、牛房里和猪栏里张望，哪儿也看不见雅格娜的人影儿。他站在屋檐下的黑暗中等了好久。这是一个昏黑阴沉的夜，寒风呼啸着，巨大的乌云互相追逐着驰过天空，不时有些雪片飘荡而下。

不久，有一个黑影朦胧地出现在篱笆外的小径上。波利那直冲过去，他从踏脚墩跳过篱笆，恼火地低声说道：

“你说！你到哪儿去了？”

雅格娜虽然大吃一惊，却大着胆子装作若无其事似的。

“我大便去了。你什么都要打听追究的吗？”她嘲弄地大笑着说道，走进屋子里去了。

他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他们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抬起眼睛瞧她，却用平静友好的调子说道：

“你明天要上克莱姆巴家去吗？”

“自然要去的罗，就跟犹兹卡一起去。——除非你不让去，我才不去呢。”

“我一定得出庭去，那就只好让老天爷来给我看家了。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

“可是你在黄昏前后不也回到家里了吗？”

“我怕到不了家。也许深更半夜才回来。看上去天要下雪，我们回家时也许路很难走。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去，你就去吧；我不禁止你。”

第 九 章

从天色微明起，就有下雪的样子。白昼来了，云多风厉，雪花纷飞，绵绵密密的，象是没有筛过的麦片。天愈亮，风力愈大，风向不断地变换，狂啸怒号，煞是可怕。

虽然天气这样险恶，汉卡跟她父亲和几个柯莫尔尼基，可在中午以后就立刻出发了，他们到森林里去捡拾生火用的枯枝。

大风在田野上猛烈地刮过去，摇撼着树木，把下降的雪花所蔚成的云霾，重新卷上天去，呼啸着又把它们再一次地刮将下来，就象挥动一块麻布把它所盛满的白麻皮抖落下来一样。在这翻滚着的雪花漩涡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一走出村庄，他们就排成单行，在种下的庄稼之间的小路上，向前走去，向着那大雪之中几乎看不见的松林走去。

风愈来愈猛烈，从四面八方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四周张牙舞爪，狠狠地揍他们打他们，使他们站都站不住。他们俯倒身子，蹒跚前进；这时风又冲上前去，卷起掺和着沙土的干雪，转过来向他们的脸上猛撒过去。

他们慢慢地跋涉前进，发出听不大见的声音，用雪擦着双手；寒气透过薄薄的衣衫，一直冷彻骨髓；无数围着石子堆和树木积成的雪冢，不断地挡着他们的路，他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这就使路程延长了不少。

汉卡走在最前头，时常回过头来看看她的父亲；他用围巾裹

着脑袋，在伛偻着身子前进。他穿一件安蒂克丢下的老羊皮，用草绳拦腰束住；他吃力地走在行列的最后面，气喘吁吁，动不动就得停下来休息，擦擦迎风流泪的眼睛。接着又急急地赶上去，大声喊道："我来了，汉卡，我来了；不用担心，我不会掉在后面赶不上的。"

别列察当然宁可待在炉边烤火。可是，汉卡，这可怜的人儿，既然她要在这种天气出来干活，他怎么能在家里待得住呢？再说呢，屋子里冷得受不了；孩子们一直在那里簌簌发抖；没有木柴，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法儿煮，只好啃干面包。

汉卡咬紧着牙齿，走在柯莫尔尼基的前头。——是的，现在是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了，斐利普卡，克拉卡林娜，老柯勃索娃，玛格达，柯兹洛娃，地方上最贫苦的人们，现在是她的伙伴了。

汉卡想到这一点就叹息了；然而，这样的跟她们一起出去干活，决不是第一次了。

"随它去吧！随它去吧！"她痛苦地低声自言自语，竭力忍耐，竭力打起精神来。

既然非落到这种地步不可，那末，她就逆来顺受；她就跟这些穷鬼们一起去捡木柴，不哭，不抱怨，也不向任何人恳求帮助。

而且，事实上，她能去找谁来帮助她呢？他们也许会给她点儿东西，可给的时候总要说些怜悯她的话。……这种怜悯啊——简直是要从她的心里把血绞出来！……不，天主耶稣在试炼她，给她送来了十字架；说不定，不久以后，天主会赐福于她的……而且，无论如何，她要忍受一切——既不屈服，也不让任何人怜悯她或是嘲笑她！

最近几次，汉卡感受到的精神痛苦，厉害得影响了身体，以致她全身各部都在发痛，而且各部分都以各种独特的疼痛折磨

起来，震撼着树木，摇摇摆摆，发出沉闷的然而是磕磕碰碰的不祥的喧声。森林重新抬起头来，重新挺直了身子，发出一声可怕的呼啸，象一个气得疯狂盲目的摔角者一样的搏斗着；骚然的松涛之声，撕裂着空气；森林内部，一直到最为深入的松林深处，都在进行着搏斗。原来住宿在浓密的矮树丛里的动物，都惊惶地退缩到自己的窝里去了；空中的飞禽，在阵雨似的雪花倾泻之中，在雪崩似的断枝落叶纷飞之中给吓坏了，疯也似的窜来窜去。

这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长时间的死寂，其间又远远的可以听到什么东西砰然崩落的声音。

“他们在维尔契·杜里斫树呢；活儿干得真快啊！”老别列察凝神听着沉重的震响，喃喃地说道。

“赶紧，赶紧！我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回去。”

他们进入了一丛高大的幼树，那儿的矮树林薮丫枝交叉，错杂纠结，他们因此很难穿行而过。周围是一片墓地似的寂静，什么声音也传不到这儿；树木上厚厚地积着雪，象屋顶似的遮在头上，因此连亮光也很难滤过积雪照射下来。这个隐蔽的角落是土灰色的，给吹到地面上来的雪为数很少。地面上撒满了枯枝死叶，有几处深可及膝；没有枯枝死叶的地方，有的长着大片的苍苔，有的长着一丛丛浆果，又枯又黄，仿佛恐惧似的挨着地面缩成一团，有的还留着已经干枯了的毒菌。

汉卡劲头儿挺大地走来走去，把她找到的最大的树枝斫下来，截成同样长短，放进她带来的一个帆布包袱里；她热心地干着活儿，她感觉热，围巾也不得不取了下来。大约一个钟头光景，她已经拣了一大捆木柴，重得几乎拿不动了。她父亲也搞了好大的一捆木柴，用绳子捆住，一路拖着它去找树桩，以便利用

树桩，比较省力地把那捆木柴扛到肩上去。

他们大声叫唤其他的女人，可是大风在巨大的森林里猛吹猛刮，他们没法儿使她们听见叫声。

“汉卡，我们得从白杨大道回去：这要比横穿过田野的路好走些。”

“那就走吧。你把眼睛紧瞅着我，也别落得太后了。”

他们立刻走掉了，向左穿过一丛不大的老橡树林。但是这儿的路可挺难走，积雪一直没到膝盖以上；而且还不时遇到更糟糕的地段，树木稀少，叶子都脱尽了，丫枝交叉纵横，上面挂着一长条一长条的结成冰的雪须；这儿那儿又有伏倒的幼树，蓬蓬松松地盖满了枯朽的落叶，在萧萧的寒风中磕碰、抽打着土地。

风刮得更猛了，空中雪花弥漫，再也没法儿前进了。别列察老头的体力立刻支持不住了，他站住不动了。连汉卡也感觉精疲力尽，但她不过是背着那包木柴靠在一棵树上，寻找着比较好走的道路。

“这条路可绝对走不通了。再说呢，橡树林后面还有沼泽呢。咱们还是穿过田野回家去吧。”

他们想办法回到了庞大浓密的松林里，松林里的风多少小一些，积雪也浅一些。接着他们又走出松林，来到田野里。他们在田野里却又遇上了一阵扑面而来的暴风雪，前边儿一箭之遥的地方，就没法儿看得见了。风不断地向森林直刮过来，又象遇到墙壁似的给挡了回去，于是风重新在田野上飞驰而过，依然力大无穷，把许多雪堆整个儿地卷起来，完完整整地抛到天空中，仿佛大片大片的白云，然后又把它向树林猛掷过去。暴风雪在森林中来回激荡！猛旋猛转！狠狠地打在他们两个身上！他们差点儿走不到耕田上！老头儿倒在地上了，汉卡尽管自己也没

有力气站住脚跟，她还是不得不扶着老人往前走去。

他们走回森林，缩在一些树木背后，一起商量着怎样走回家去才好，因为该朝哪个方向走去，他们也没法儿闹清楚了。

“沿着小路向左边儿走去，我们准可以走到白杨大道上，就在十字架附近。”

“可我根本瞧不见那条小路。”

他不得不详详细细地讲个清楚，因为她怕走错了路。

“走哪一条路，你能说得上来吗？”

“走左边儿那条路，我能琢磨出来的，就是这样了。”

他们吃力地沿着森林向左走去，身子稍稍缩在森林里面，躲避大风的袭击。

“赶快吧，天色黑得很快啊。”

“我一定，一定赶快，汉卡；让我透过一口气来，我就快走。”

然而，要顺利地走回家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小路根本看不见了；可怕的大风从一边儿向他们猛扑过来，雪花密密匝匝地崩落倾泻在他们身上。他们躲在大树后面，蹲在杜松树丛下面，可是全不管用。冷风一直钻到了他们的骨髓里，当他们穿过幽谷的时候，尤其厉害。那时候，树木的萧萧之声变成了鬼哭神号，整个树林摇摆震动，树枝几乎碰到地面上，而且不时地抽打着他们的脸，间或还有小树被连根拔起，轰然倒下，人们很可能认为只有整个森林连根掀翻时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他们使尽力气艰难地跋涉前进，希望及早到达大路，在天黑之前赶回家里：田野已经转变成为灰白色的了，在积雪的荒野上，开始出现了长长的黑色条纹，好象一缕缕的炊烟。

他们终于走到了大路上；累得半死，在十字架跟前跪将下来。

十字架矗立在森林边上，紧挨着大路，四棵巨大的白桦树拱卫着它，树皮白晰如罩衫，树枝悬垂如发辫。黑色木材制成的十字架上，钉着一个受难的基督像（用洋铅皮做的，涂着鲜明生动的色彩）。风把基督像刮得大部分脱离了十字架，只有一条胳膊还钉牢在那里，基督像晃动时就磕碰着十字架，发出低沉的乒乒乓乓的声音，仿佛在求援呼救似的。受风雪摧残的白桦树，在颤栗和左右摇摆的时候，就把基督像遮掩住了；一团团云朵似的雪花疾卷而过时，也把基督像掩藏在一片白色的雾霭里；偶然可以透过雪雾看到基督死灰色的身体和流血的脸，这脸从苍白的雪幕后往外凝望，使看到的人心中充满了悲悯之情。

老别列察怀着敬畏之心凝望着基督像，画着十字，但是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出口来，因为汉卡的脸，死板，严厉，冷酷，不可思议，就象正在降临的黑夜，挟着狂风，挟着黑沉沉的暴风雪，兆头不祥，神秘莫测。

老别列察以为汉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在意。而汉卡坐在那儿的确想得出了神，她的思想集中在一件可怕的事情上，始终围绕着一桩事实在打转转——安蒂克已经对她不忠实了。她的内心里充满着叹息的风暴，这种叹息的伤心断肠的程度，就跟受难的基督的肉体一般；她的内心里充满着眼泪的风暴，这种眼泪冻成了冰，然而又把她燃之烧之，达到了致命的程度；她的内心里充满了哀号绝叫的风暴，这种号叫乃是痛苦从她年青的生命里榨出来绞出来的声音！

“多不要脸啊！多无法无天啊！——后娘跟儿子通奸！——天啊！天啊！”

嫌恶之情象飓风似的掠过她的心头。她起初是惊惶，接着就立刻变得十分恼火，怒气冲天——就象她看见过的森林一样，

了，因为他们正在大声谈话大声哄笑，安姆勃罗司还不时地东一段西一段地唱着歌儿哩。

汉卡给他们的雪橇让出路来，把头巾拉下来盖住自己的脸，可是她这么办也毫无用处，波利那鞭打马匹，叫它们跑得更快，雪橇从汉卡身边经过时，他立刻把汉卡认出来了。雪橇往前直驰，可又被另一个雪堆阻挡住了。波利那向四周看望，勒住了缰绳。他重新看得见汉卡，汉卡也走得跟雪橇差不多并肩的时候，波利那叫她了：

"把木柴丢在雪橇后边儿，坐到我这儿来：我带你回家去。"

她一向服从他的命令，现在也就本能地照办了。

"别列察坐在一棵树下直哭，巴尔特克让别列察搭了他的雪橇；他们的雪橇紧跟在我们的后边儿。"

她瘫痪似的坐到雪橇的前座上，因为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什么话也不回答，只是阴郁地张望着黑夜和暴风雪的那一片骚扰不宁的混沌景象。波利那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她外貌是那末潦倒，苍白的冻僵的脸，哭肿了的眼睛，坚决地紧闭着的嘴，真叫人看着也感到痛苦。她又冷又累，浑身发抖，把破破烂烂的围巾裹得怎么紧也不管用。

"你应该当心啊：这样坏的天气，很容易生病的。"

"有谁来替代我干活呢？"

"咳！这种天气还到森林里去？"

"我们压根儿没有烧的了，饭也没法儿煮。"

"孩子们都好吗？"

"小彼得病了两个礼拜，现在可完全好了，吃量比我给他的分量大了一倍。"她答道，现在她心神安定了，精疲力尽的状态也有所恢复。她把围巾甩到后面，平静地望着他的脸，过去那种诚

惶诚恐低首下心的神气，现在一点也没有了。老头儿猜到汉卡的内心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卡已经不是从前的汉卡了，他对此大为诧异。现在他可以感觉得到，她内心存在着一种冰冷的宁静；而她紧闭的嘴唇，又显示出不屈不挠的坚定和力量。他不再象从前那样吓唬她了；而她跟他说话的口吻，就象跟一个平辈和一个外人说话一样，既不诉苦，也不埋怨。她回答的话，简单扼要，声音里体现着她所熬过的极大的苦难，声调里存在着压抑住的隐痛之火锻炼成的严峻之情；只有她那泪光闪闪的蓝眼睛仍旧显示出了一个情意深厚的灵魂。

“你大变了。”

“痛苦熔铸灵魂就跟铁匠锻铁一样——而且速度更快。”

她的回答使他大为惊异，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对答才好，于是他转过头来，跟安姆勃罗司拉扯起跟大地主打官司的事来了。虽然乡长曾经说他会胜诉的，可他还是败诉了，而且还得担负全部诉讼费用。

“我要上诉，”他自信地说道，“还要打赢这场官司。”

“那可困难呢。大地主的胳膊长，到处都会要手段取胜的。”

“对付他们也有一个办法——只要耐心等待好机会，总是有办法的。”

“你说得对，玛蒂亚斯；唷，这天气，可真冷啊！咱们上酒店去，暖和暖和身子吧。”

“好极了。——我已经花了不少钱，再花一点儿也不在乎了。——可是，你应该知道，只有铁匠是趁热打铁的。一个要打倒对手的人，必须冷静对待事变，用忍耐克制自己。”

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村子里，暮色加深，变成漆黑一团，他们一路经过的房子，在昏暗的氛围中也看不清楚；但风暴正在逐

渐减退。

波利那在通向汉卡家的小路口勒住了马，下来帮助她把木柴背在背上；她已经下了雪橇时，他凑在她耳朵边说道：

"来走动走动，来看看我，——如果你高兴，明儿就来吧。我知道你日子过得很苦；那混蛋把他挣来的钱都喝了酒了，让你跟孩子们去挨饿。"

"可你撵我们出来的，我怎么敢回来呢？"

"你别说傻话。——你听我的话，来吧！"

她一时感情冲动，喉头塞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吻他的手。

"你来吗？"他用一种和蔼可亲得奇怪的声音说道。

"我来，多谢你；既然你叫我来，我就一定来。"

波利那扬鞭抽马，雪橇立刻转到酒店那边去了；而汉卡呢，也没有等待刚从巴尔特克雪橇上下来的父亲，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去了。

屋子里漆黑，好象比外边儿还要寒冷。孩子们蜷缩在羽毛被头里睡觉。她忙碌地动手生火、做晚饭，但自始至终总是想着她跟波利那的异乎寻常的会见。

"不！哪怕他死在床上了，我也不必去看他：去了的话，安蒂克会狠狠地对付我的！"她愤愤地喊了出来。可是，别的想法，反抗她丈夫的想法，却立刻接踵而来了。

世界上有谁象安蒂克那样使她吃足了苦头的呢？

的确，波利那把土地给了那猪一般的臭女人，而且把他们赶了出来。可是，安蒂克先动手跟他打架，不断地对他大吵大骂，弄得老头儿忍无可忍。只要他活在世界上，他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愿处理他的土地。——而且，刚才他是多么亲切地叫她去看

他啊！……而且还问起了孩子们，问起了各种事情！——一点也不错，如果安蒂克不去追求那个女人，现在这种困苦和屈辱，那就连一半也不会遭遇到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不是老头儿的过错。

当她继续思考下去的时候，她对波利那的愤懑，就逐渐减退了。

这时候别列察进来了，他冻得半死，精疲力尽得可怕。他至少得在炉火边烤上一个钟头，才能有力气把经过情形讲出来：他是怎样的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若不是波利那搭救了他，他就很可能冻死在树底下了。

"他看到我，很想让我搭他的雪橇，可是，我说你在前边儿的大路上，这时他就把我交给巴尔特克，自己赶着雪橇来追你。"

"真是这样吗？他可没有告诉我啊。"

"他实际上不是个硬心肠的人，但是他宁可人家把他当做个硬心肠的人。"

吃过晚饭，在孩子们尽量吃了个饱、重新挤到床上、睡熟以后，汉卡便在炉火边坐下，把风琴师的剩下的羊毛纺绩起来；她父亲仍旧在继续烤火，胆小地瞧瞧她，清清喉咙，鼓起勇气来说话——虽然踌躇很久，他终于说话了。

"请你跟他和解了吧。不要去考虑什么安蒂克，考虑考虑你自己和孩子们吧。"

"说起来是容易的。"

"波利那自己先走了第一步……而且，你瞧，他的家现在变成了地狱，……他一定会把雅格娜一脚踢开；如果不立刻踢开，他不久也会把她踢开的……犹兹卡决不能管理这么大的家业，——如果，当那件事发生了，而你又被他看中了，博得了他的

第 十 章

就在同一天，工作完毕、黄昏转为黑夜的时候，人们开始来到克莱姆巴家里参加盛大的纺绩会。

克莱姆巴的老婆邀请了年龄较大的妇女们，大部分是她的至亲好友；她们都来得正是时候，留神着不让自己迟到，以免辜负主人的盛情。

瓦赫尼柯娃，按照她自己的老规矩，第一个赶来了，捧着大量的羊毛，胁下还挟了好几个锭子。其次是马秀的母亲哥拉勃，愁眉苦脸，永远没有一丝笑影，永远抱怨一切；在她之后来到的是多嘴多舌的瓦伦多娃，一个象老母鸡似的咯咯叫个不停的、动不动就生气的妇人；然后是西可拉的老婆，一个可怕的长舌妇，瘦得象个扫帚柄，对左邻右舍的吵架最感兴趣。接着滚进来的是普洛希卡的老婆，矮矮胖胖，象个圆桶，脸色红，血气旺，老是盛装打扮，对人倨傲自大，她那少有的能说会道的天才，又使大家都讨厌她。这之后，巴尔绥柯娃悄悄地踅进来了，身材矮小，皮包骨头，又憔悴，又狡猾；她是个脾气极坏的女人，专爱涉讼打官司，跟村子里一半的居民闹着纠纷，每个月都要到法院去出庭。现在，伏依蒂克的老婆柯勃索娃大胆地踏进门来了，事实上，主人可没有邀请她，她既是个存心不良的长舌妇，又是个泼辣难驯的悍妇，人们避之如火，都不愿跟她交往。格利哥里的歪嘴老婆也气喘吁吁急急忙忙地赶来了，她是酒鬼，骗子，专爱开玩笑，

特别是捉弄邻居的玩笑。还有老婆婆索霍娃（克莱姆巴的亲家母），一个十分文静的女人，虔信宗教，除掉多米尼柯娃之外，就数她在教堂里待的时间最多了。也还有别的女人们，可是很难描写，因为她们彼此相似，就象鹅群里的鹅一样，除了服装之外，很难分辨。这些人都来了，成了个家庭主妇们的大集会；她们谁都随身带了些东西——有的是要纺的羊毛或是亚麻，有的是要缝的麻布或要做被褥的羽毛——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两手空空、好象是专门为聊闲天儿而来似的。

她们在房间中央，吊在天花板上的那盏油灯下面，围成一大圈；她们看上去象是一丛灌木林，长得很好，枝繁叶茂，可是被肃杀的深秋摧残了：因为她们都是年事已长，岁数也大致相仿。

克莱姆巴娃一视同仁地用友好的招呼欢迎她们，可是说话的声音不高：她呼吸急促，她肺部的情况不良。克莱姆巴是个明白事理的好人，喜欢跟人人保持愉快友好的关系，他跟每一个人都说上几句殷勤的话，亲自给她们摆桌子搬凳子。

雅格娜到得晚了，她是和犹兹卡、娜斯特卡以及两三个姑娘们一起来的；随后又零零落落地来了几个年青小伙子。

这是个盛大的集会。冬天是个沉闷的季节，日子过的挺无聊。人们不想象禽鸟归巢那样的及早上床睡觉，睡早了，天亮之前躺在床上的时间就太多了，而且睡乏了，搞得腰背都要发痛的。

她们坐了下来，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柜子上；克莱姆巴的儿子们又从院子里搬来了树桩，给孩子们坐；房间宽敞，大家都坐得下。这房子盖得不高，可是很大，格局是老式的，大概是克莱姆巴的高祖父手里造的，距今一百五十多年了。房子早已因为年深月久而变得摇摇晃晃，歪歪斜斜，象个伛偻着的老头

儿；有的地方，茅草的屋檐几乎碰到了下面的树篱，不得不把它撑起来。

一会儿以后，谈话声愈来愈响了，谈话的人也愈来愈多了，与此同时，纺锤在地板上呼呼地转动着，纺车这儿那儿呜呜地鸣响着。

克莱姆巴的儿子共有四个：都是身材细长的小伙子，嘴上刚长出胡髭。他们挨着门坐在那儿，专心搓着草绳。其他的年青人坐在角落里，吸着烟卷儿，露出牙齿微笑着跟姑娘们打趣，逗得她们格格地直笑，闹得房间里一片喧哗。

最后，她们盼了好久的罗赫进来了，马秀也跟着他进来了。

"还在刮风吗？"有人问。

"压根儿没有风了；天气要变了。"

"一定是快要解冻了，"克莱姆巴补充道；"我们听见森林在哭呢。"

罗赫现在在克莱姆巴家教一班学生，就在克莱姆巴家吃饭住宿。罗赫在另外一张桌子旁坐下吃饭。马秀跟在座的某几个人打了招呼，对雅格娜却一眼也没有瞧她，虽然她就在他的眼前，他却装做没有看见她。雅格娜对此淡淡一笑，尽是把眼睛瞅着门口。

"咳，刮了一整天的风了，天主保佑我们！"索霍娃说道。"有几个女人好容易半死不活地从森林里回来了；据说，汉卡和她父亲也跟她们同去的，现在还下落不明呢。"

"哎，一点不错啊，"柯勃索娃咕咕哝哝地说道；"穷人不论走到哪里，总有寒风往他们身上直刮。"

"咳！汉卡确实落到了……"普洛希柯娃开始说道，可是看到雅格娜脸涨得很红，她就住了口，换一个话题，讲起别的事情

来了。

“雅姑斯叮卡没有上这儿来吗？”罗赫问道。

“我们不需要她；我们这些人可不喜欢造谣污蔑和背后中伤。”

“她是个恶毒的母夜叉！今儿个她还在乡长和村长老婆之间搬嘴弄舌，搞得她们两个吵了起来，若不是大家劝阻的话，她们两个就要打起来了。”

“那是因为她们听任她任意乱说。”

“然而，至今没有人为了她的恶言恶语恶作剧，给她个厉害看看。”

“可是，大家都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干么又去听她乱骂人呢？”

“话是不错；可我们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是在撒谎，什么时候不在撒谎。”

“大家放任她，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她说别人的坏话，”普洛希卡的老婆下结论道。

这时，士兵的老婆特雷莎嚷了起来：“要是她说了我一句坏话，我就叫她知道我的厉害！”

巴尔绥雷克的老婆听到这话，讽刺地对她说道：

“啊，难道她没有在村子里整天地讲你的坏话吗？”

“你说出来——不论你听到了什么，你把它说出来！”她大声叫喊，脸涨得血红；她跟马秀有着特别亲密的交情，这已经是村子里谁都知道的事了。

“你丈夫从军队里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说出来，当着你的面说出来！”

“你说话留点儿神！吓，你居然要在这儿唠唠叨叨起来了？”

思想进入了神奇的世界，她们的眼睛闪闪有光，不可名状的喜悦之泪涌了出来，她们的怀着憧憬与惊异之情的心，也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罗赫最后又给她们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贵族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农民国王”，因为他是人道的，公正的，一视同仁地以仁爱对待老百姓。罗赫讲到了这个国王所进行的可怕的战争，讲到了国王乔装改扮成农民，在国土上到处走动，象兄弟一样地跟老百姓一起生活，这样就知道了为非作歹的事情，就可以纠正错误。讲到了以后国王为了进一步跟农民打成一片，怎样娶了住在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庄稼汉的女儿叫做索菲亚的做妻子，把她带到京城的城堡里；国王怎样执政多年，成了老百姓的慈父，国内最好的庄稼汉。

她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故事，一个字也不放它漏过，甚至还屏息静气，生怕吐一口气就把讲给她们听的神奇故事的线索打断了。至于雅格娜呢，现在她可再也没法儿纺绩下去了；她的两手放了下来，垂在腰际；她的脑袋搭拉着，半边脸颊偎在纺线杆的头上，她的蔚蓝色的眼睛，钉住了罗赫的脸直瞧。在她看来，罗赫仿佛是个圣人，从镜框子里跑出来的圣人；他头发灰白，胡须又长又白，苍白的眼睛好象凝望着遥远的东西，他的外表真是神圣不可侵犯。雅格娜用她全部精力——用她那十分敏感善感的心灵的全部精力静听着，把他所讲的一切都认真地听到了心里，因此情绪激动，连呼吸透气也感到困难了。他讲的一字一句，使一切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她的眼前；他讲到哪里，她的心灵就跟到哪里。——最最打动她的，便是国王和他的农民妻子的故事，她觉得，这故事真美！

“国王真的这样生活吗？——真的跟农民们一起生活吗？”沉

默了好久之后，克莱姆巴问道。

“真是这样。”

“天哪！”娜斯特卡小声儿说道；“如果国王跟我说话，我一定害怕死了！”

“我要跟着国王走遍天涯海角，要他跟我说上一句话……哪怕是一句话也好！”雅格娜热情地大声说道。

接着，她们向罗赫提了许多问题。什么地方能找到那些个城堡？那支军队？那些个金银财宝和美丽的东西？那些强大的国王？——究竟在什么地方能找得到呢？

罗赫一一答复，多少带点悲哀的口气，可是充满聪明智慧，给她们指出了许多深刻的真理，提起了许多神圣的格言，她们听了，都深深叹息，开始思索起尘世间的天道来了。

“是的，”克莱姆巴说道，“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是属于天主的！”

不过，罗赫疲倦了，他需要稍稍休息一下。因为大家对罗赫讲的神奇的故事都感到很大的兴趣，人人都开始讲起她也听到过的故事来了——起初是小着声儿讲的，后来就讲得响了。

这个人讲了一个故事，那个人讲了第二个故事，这就使第三个人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每个故事带来了一点新鲜的兴味。故事就这样象纺纱似的连绵不断，讲得柔和悦耳，有如照亮了隐秘丛林中黝黑死水的月光。她们讲到饥饿的婴孩的哭声，怎样引导淹死的母亲回来给他喂奶；怎样必须把一根白杨树桩塞进棺材中吸血鬼的心里，它就不会出来吮吸人的血液；有一种正午的鬼魅，又怎样躲藏在田亩间小径上扼死小孩子们。她们讲到会说话的树木，可怕的子夜幽灵，吊死的人，妖妇，到地面上来悔罪的、不能超生的亡魂——以及其他使人毛发直竖、吓破胆子的种

种阴森可怕的事情，使大家听了浑身发抖、害怕得不能动弹的一切事情。接着，她们一声不响地坐着，惴惴然面面相觑，侧耳细听；她们幻想有人在天篷上面的屋顶里走来走去，或是躲藏在窗户外面；她们幻见灼灼发光的眼睛透过玻璃窗望着她们，或是有朦胧的鬼影躲藏在各个角落里；她们不止一个人划着十字，牙齿咯嗒咯嗒打抖地背诵着祷告。但，这种恐惧的心情很快就过去了，象云翳一样，当它在太阳前面滑过去之后，人们就忘记了有过云翳这回事了。于是她们重新坐着谈天说地，作着长之又长的长谈。罗赫注意地听着她们的谈话，终于也参加了进去，讲了一个关于马的寓言。

"从前，有一个只有五亩地的穷苦农民，养了一匹马，这马生性懒惰，无恶不作，决非言语所能形容。他对待那马很好，可是毫无用处；他给它吃得很好，可是它从来不觉得称心满意。它根本不愿意干活儿，却把挽具搞得粉碎，它恶毒地踢人，谁也无法挨近它的身子。……最后，主人看到好好对待它是没有用处的了，心中恼火得厉害，便给它驾上耕犁，硬叫它去翻耕一块休耕已久的田地，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它累得精疲力尽、俯首帖耳了。它不肯拉犁；主人狠狠地给了它一顿鞭子，打得它屈服、干活儿。可是，它认为自己受到了痛心的虐待；回忆在它心里引起了怨恨，它迫切地盼望着在相宜的时机进行报复。有一天，当那庄稼汉俯下身子去解开它后脚上的束缚时，拍的一声，马蹄踢了出来，当场把主人踢死了；于是那马儿就动身到世界上去自由自在地乱逛了。

"整个儿夏天，从头到尾，它的日子都过得挺好。它躺在树荫里，吃陌生人的田地里的麦子。可是冬天转眼就来了，下了雪，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它冷得浑身发痛。于是它愈走愈远，去找东

西吃。狼紧紧地跟着它，时常咬它的肚子，咬得很深；它就不得不日日夜夜地奔跑了。

“它跑啊，跑啊，跑啊，甚至跑尽了冬天的疆域——它跑到了一个牧场上，那儿的气候温暖，青草长可及膝，小溪在太阳下闪闪生光，阴凉的树影在溪岸上摇来晃去，畅快的微风吹拂着。因为它饿着肚子，它就去吃青草；可是，每次它自以为吃到满满的一口时，青草就没有了，它吃到的只是一口坚硬的石子。接着，它很想去喝点儿水；可是水没有了，有的只是发臭的泥浆了！它找寻躺下休息的树荫，可是树荫飘忽而逝，它却受到了太阳的烤炙！——于是它想回到森林里去，可是森林也没了影儿了！这可怜的马在痛苦中发出嘶鸣；其他的马也应声而鸣；它循声而行，终于走过了牧场，走到了一个大农舍跟前。这农舍似乎统体都是银子做成的，玻璃窗是珍贵的宝石做成的，而屋顶好象是嵌着星星的天空；有几个人在走来走去。它跟在他们后面走动，因为现在它愿意劳动了，劳动无论怎样辛苦，总比悲惨地饿死好。可是，它在炎热中徘徊了整整一天，却没有人把缰绳套在它身上。到了晚上，总算有个人出来了；这人是个农民。他就是天主耶稣，伟大的庄稼汉，最神圣的庄稼汉！他说道：

“‘你这懒惰的东西，你这谋杀人的家伙，我这儿可用不到你。非到现在诅咒你的人祝福你的时候，我决不会把你收留到我的马棚里来。’

“‘我踢他，不过是报复，因为他打了我。’

“‘他打你一顿，我已经处分了他；可是一切赏罚，都是由我掌管的。’

“‘我饿极了！’马儿呜咽道，‘渴极了！痛苦极了！’

“‘我说过了。滚开！我要叫狼群咬你撵你。’

她们怀着最大的渴望和狂热的思慕，憧憬着那种生活；用不断的锁链，把一切东西——幻想与现实，奇迹与愿望——连结起来，形成一系列惊人的梦幻生活。处在她们的尘世生活的悲惨条件下，她们疲乏而残废的灵魂所孜孜以求的，便是这种梦幻生活。

事实上，她们的那末沉闷、那末肮脏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啊？象病人痛苦得暗淡迷糊的视觉一般的、她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啊？不过是黑暗——不过是悲哀可厌的黑夜，在这种黑夜里，除了垂死的时刻之外，肉眼是永远看不到这样的奇迹的。

人啊，你生活得就象负着重荷的、羁勒在轭下的牲口一样！你只想对付你眼前的日子，从来不想到你周围的事物，从来不想到来自最神圣的祭坛的芬芳的香烟，从来不想到藏在各处的隐秘的奇迹！

人啊！你所看到的东西，不比深水下石头所看到的多！人啊！你在黑暗中耕耘着人生的田园，你播种下去的只是眼泪、困苦和烦恼啊！

而你那颗明星般的灵魂呢，人啊！你却让它沉没在泥沼里了！……

谈话继续下去，谈话始终充满着奇迹、悲伤和眼泪，听的人惊异、伤心、落泪时，罗赫也主动参加了。

谈话也不时有长久的停顿，这之际，几乎可以听到快要爆裂的心脏在跳动的声音，可以看到潮润的眼睛发着亮，露珠般的泪水闪闪生光；同时，惊叹和渴望的声音涌出来了，她们的灵魂跪在天主的面前，在天主神奇的殿堂里唱着伟大的感恩诗篇。她们的心都在歌唱，她们的心充满喜悦，在神秘的灵交之中颤栗着：好象大地在春天的阳光下颤动，好象流水在静寂无风的黄昏

时分，粼粼的涟漪和夕照的虹彩在水面上浮动；好象是在五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嫩麦不断地喃喃祈祷，轻轻摇曳娇嫩的叶子和羽毛般的麦穗，感谢神恩。

雅格娜如入天堂。她深切地感觉和认识所有那些神奇的事物，它们以具体的形态站在她的面前，她能够毫无困难地用纸头剪出它们的形象来。她们递给她几张纸，孩子们在纸上写满了罗赫教他们认的字；她一边儿听着传说和故事，一边儿随时剪出鬼怪、国王、吸血鬼、巨龙，以及其他光怪陆离的东西，她剪得很巧妙，不论剪什么，立刻都被人毫无错误地认出来了。她剪得很多，整个横梁都可能被她的剪纸贴满呢，而且她用安蒂克递给她的红赭石，给每一张剪纸都涂上了颜色。她全神贯注在她所听的故事和她所剪的剪纸上了，虽然安蒂克不耐烦地站在那儿，竭力设法引起她的注意，她却没有看到他；别的人也强烈地被故事吸引住了，对于安蒂克所作的手势，也没有在意。

突然，门外的狗一下子狂吠起来了，仿佛是害怕什么东西似的嗥叫着，克莱姆巴的一个儿子出去看它们时，吠声才停了。回到屋子里，他说看到窗子外有个农民，已经溜跑了。

他说的话讲起的事情，谁都没有注意，所以，后来狗停止吠叫，一张脸在窗外迅速地一闪而逝的时候，只有一个姑娘看到了那张脸，她失声大叫，害怕得眼睛直翻。

“有个人刚走过去——啊——啊——就在院子里啊！”

“一点不错，我听到双脚踩着积雪走过去的声音！”

“还有挨擦着墙壁走过去的声音呢！”

“真是‘一说到狼，狼准会出现’啊！”

恐怖笼罩着他们，现在他们吓呆了，坐在那里，害怕得一动也不敢动了。

“咳！”有人胆战心惊地低声说道，“我们正说着魔鬼——也许我们已经把魔鬼招来了——说不定魔鬼现在正虎视眈眈，甚至要把我们抓一个去呢！”

“耶稣玛利亚啊！”他们诚惶诚恐地喊道。

“小伙子们，你们肯到外边儿去瞧一瞧吗？不过是狗儿在雪地上闹着玩儿罢了。”

“啊，我可清清楚楚从窗子里看到他的——他的脑袋跟木桶一般儿大，眼睛象烧红的煤块一样！”

“你没看清楚，”罗赫说道。看到没有人肯到院子里去，罗赫为了安定人心，就亲自去了。

罗赫回到屋子里时说道：“我给你们讲个圣处女的故事吧；你们的种种胡思乱想，这就会完全平伏下去的。”他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他的沉着冷静，多少也使大家安心了一点儿。

“这是很古很古的古时候的事情，只有在很古老的古书里才找得到这个故事。在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自由农民，名叫卡什米尔，绰号‘老鹰’。他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个村子里，是个望族；他耕的田地，不是卅五亩，而是好几个卅五亩。他拥有一座森林，一座象大地主庄园似的住宅，还有一个挨着河流的磨坊。天主赐福于他，凡百事情，无不一帆风顺：他的谷仓常满，正如他的钱柜常满一样；他的孩子们个个壮实，他的妻子无可指摘，他自己是个聪明仁慈的人物，毫无倨傲之心，待人公平正直。

“他象慈父般主持村子里的议会，始终支持正义，凡事力求刚正不阿，经常首先挺身救助街坊邻居。

“就象家中有天主降临保佑的人一样，他严肃、宁静而幸福地过着生活。

“却说有一天，国王号召全国人民起而与异教国作战。

“‘老鹰’心中十分烦恼，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庭出去打仗。

“但，这时候国王派来的人站在他大门口，催促他赶紧出发。

“这是个很大的战争。土耳其人，这些贱种们，侵入波兰，焚烧村庄，抢劫教堂，杀戮神父，把人民处死，或是用绳子绑住了，押解到他们那个不信教的国家里去。

“跟敌人作战是个责任。一个人，如果为了保卫家庭和亲属，保卫人民和国家，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定会得到永生。

“所以他召开了村议会，挑选了他能找得到的、最为强壮勇敢的壮丁；第二天早晨，望过弥撒之后，有的乘马，有的坐车，大家一齐出发了。

“全村的人都来送行，流泪悲叹，一直送到十字路口、耸立在道旁的钦斯托霍瓦圣母像跟前。

“他打了一年仗，两年仗……但终于再也听不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其他的人都已经回来好久好久了，‘老鹰’可仍旧在遥远的地方。所以人们都认为他不是战死了便是被土耳其人俘虏了；加之，巡礼乞丐和流浪者路过时，偷偷地说了许多话，也促使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

“最后，在快满三年的时候，在初春的某一天，他回来了；不过，他是孤零零一个人回来的，没有仆人，没有马，也没有车，十分贫困潦倒，象乞丐似的拄着一根拐杖。

“他在圣母像前跪了下来，为了自己回到家乡而感谢圣母的恩典；然后，他踏着迅速的步子，向村子走去。

“可是，没有人欢迎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狗儿们向他袭

命，而且把火吹进他可怕的伤口里，使伤口发炎得更厉害了。

“现在，除非天主大发慈悲，什么也不能救他的命。

“深秋时候，一个狂风之夜，狂风卷走了他家的屋顶和所有的门窗；随风涌进了一群魔鬼，它们挥动草耙，且跳且舞，向着房间中央垂死的‘老鹰’睡觉的地方直逼过来。

“他的老婆竭尽全力来保护他。她把圣像丢在他的面前，在门口和窗口用粉笔划上十字，她把魔鬼赶出去了；但她最焦急的是：怕他没有重新归向天主、没有领圣餐就死掉了。所以，虽然他临终还是很顽固，不许她出门，虽然撒旦要想使她改变主意，她还是找个机会溜了出来，上教区神父那儿去了。

“可是，神父刚坐上车子出门去，而且他也不肯来给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做临终忏悔。

“‘天主已经抛弃他了：他非隶属撒旦不可了。我不用上你们家去了。’他说罢就坐车到大地主家去打牌了。

“老妇人悲痛万分地哭泣着，跪在钦斯托霍瓦圣母像前，一面呜咽，一面衷心地为他祈求天主大发慈悲。

“圣处女为之感动，跟她说话了：

“‘妇人，别哭了，’圣处女说道；‘我接受你的祈求。’

“圣处女从圣坛上走将下来，现出本相：头戴金冠，身穿蓝地满天星斗篷，身边挂着一串念珠……圣母犹如晨星，浑身闪耀着慈爱的光辉！老妇人俯伏在地上。

“圣母用神圣的手，同情地把老妇人扶将起来，给她擦干眼泪，温和地说道：

“‘忠诚的仆人，领我到你家里去吧；也许我能给你帮点儿忙。’

“圣母看看垂死的罪人；眼前的光景，使圣母动了恻隐

之心。

"'决不能让你丈夫没有见到神父就去世;听临终忏悔,赦免罪恶,这是天主授予神父的权力;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不过是个女人。那个神父可是个作恶的人,他连教民都不管了。他因此要受到天主的惩罚;不过,赦罪的事,只有他才能办。……我亲自到大地主家去把这赌徒叫来,——这串念珠你拿着,你拿它来拦阻恶魔,直到我回来为止。'

"可是,圣处女怎么去呢?夜是黑暗的,风风雨雨,泥泞难行。再说呢,路也很远;何况魔鬼们处处设下障碍,阻止她前去。

"圣母对这些全不害怕。她只是裹上一条挡挡风雨的粗毛毯,便向黑暗中走去了。

"圣母精疲力尽,浑身湿透,走到了大地主家,她敲门,谦和地请神父去看一个病重的人;可是,神父以为她是个穷婆子,又知道室外风雨很大,就叫人传话,说是他现在很忙,明天才可以去。神父就继续打牌喝酒,跟乡绅们一起尽情欢乐。

"圣母对神父的罪恶行为深深叹息;可是她让一辆镀金马车,连同马匹和仆从,立刻出现在门口,她自己穿着城堡主太太的服装,走进房间去。

"不必说,神父立刻热心地跟她一起出发了。

"他们到了,不过是刚好及时赶到而已;病人几乎是只剩最后一口气了,魔鬼们正千方百计地要在神父带着圣体来到之前冲进屋子,把他活活地带到地狱里去。

"'老鹰'忏悔,痛悔前非,得到了赦免,死了。圣母亲自替他合上眼睛;接着,为寡妇祝过福,便转过来对惶惑的神父说道:

"'你跟我来!'

"神父就跟着圣母,心里愈来愈惊异;他看看门外,可是马车

和仆从都见不着了，只有雨，泥泞，黑暗——死神步步紧跟着他！他惶恐万分，跟着圣母走进了教堂。

“于是他看到圣母如今穿上了斗篷，戴上了金冠，当她重新坐到圣坛上去的时候，圣歌队的天使们团团围绕着她。

“于是他知道她就是天国的圣女，害怕极了。他跪下来，大声号哭，恳求圣母大发慈悲。

“可是圣处女愤愤地瞧着他，说道：

“‘为了你所犯的罪恶，你得跪在这里忏悔几百年，直到你赎清了罪为止！’

“于是神父立刻变成了石头，仍旧保持下跪的姿势，夜夜痛哭流涕，向圣母伸手哀求，等待着宽恕赦免他的时刻。他就这样的一直跪了好几百年。

“阿门！……

“直到如今，还可以在董布罗瓦看到这个神父。这个神父的石像，就放在教堂的外面，使这件事实永志不忘，用以警告一切有罪的人们。”

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都给慑服了，心中充满惊异和敬畏之情，谁都说不出话来。

大家的心灵开朗了，好比在火中烧得又红又烫的铁块，洋溢着情感和光辉，只要予以打击，就会星火纷飞，变幻成为悬在天地之间的一道彩虹。——在这样的时刻里，怎么能说出话来呢？

所以她们继续沉默下去，寂静无声，静待充塞心胸的那种光辉逐渐减弱消退。

马秀拿出笛子来，巧运手指，吹出了赞美诗：“圣母保佑吾等……”这动人的、非常的、神采焕发的笛声，仿佛是撒在蛛网上

的露珠；大家附和着这笛声，用低沉的调子，跟着他唱起赞美诗来了。

于是，渐渐地，一个又一个地，恢复了日常的心境，谈起话来了。

不久以后，年轻人微笑了，哈哈大笑了；因为兵士的老婆特雷莎在叫他们猜有趣的谜语呢。一忽儿又有人进来说：波利那从法院里打官司回来了，正跟同伴们在酒店里喝酒。雅格娜一听见这话就悄悄地溜出去了。安蒂克也溜了出去，在大门口的门槛跟前追上了雅格娜；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带着她走到外院，穿过果园，到储藏室和谷仓后边儿去了。

着他。

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大风了；只有轻微的清风，不时地吹拂着他们燃烧着的面颊，给添上一点凉意。星星也好，月亮也好，都看不见了；天空阴沉沉的，云霾密布，仿佛铺上了破烂凌乱的羊毛，云霾作深棕色，宛如成群结队的牛在光秃秃的荒田里。景物远远地朦胧浮现，好象是透过广大的淡褐烟氤看到的一般，整个世界似乎不过是一片雾霭，一片到处波动翻滚的黑暗，一片沸腾的幽暗。

空气里有某种动静——一种不易察觉的、不安的颤动之声，似乎从森林中飘浮而来，又消失在黑夜里了。

夜是漆黑漆黑的：处身在这样的气氛里，为可怕而不祥的骚动搞得毛骨悚然，他们觉察到了迟钝的、怪诞的动作，奇异的捉摸不定的震颤，可怕的含含糊糊的嘟喃，暗藏着的没有形体的怪影！有时候，浩瀚的幽暗中突然微弱地闪出光亮，映出了积雪的田野阴森森的茫茫白色；一些明明灭灭的闪光，寒冷、潮湿、粘性的闪光，象蛇一般盘拢而又舒展，在阴影上蜿蜒而过；接着，黑夜又紧紧地闭上了它的眼睛，不可渗透的乌沉沉的黑暗倾泻而下，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之中了。眼睛，再也没有法子看见任何东西了，如今眼睛窥测着这不祥的、不可见的无底深渊，而深渊的死气沉沉又麻痹、压碎了心灵。——但，有时候这黑幕也仿佛遇上了某种强大的力量，给撕成了两片，于是透过巨大的裂缝，便可以看到辽阔的黑苍苍的天空，晴朗清澈，嵌着繁星。

还有它呢，啊——究竟它来自田野，还是茅屋？来自天上，还是为幽暗淹没的天边？——谁说得上来呢？……但它确实来了。……抖抖索索……咕咕哝哝……蹑手蹑脚……它是什么啊？是声音，是闪光，是听不见的回响？——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就叫

它什么吧：早已消亡的事物和声音的幽灵，如今重新来到世间作祟，似乎正排成阴森可怕的行列，来来往往，又在远处化为乌有了，正如星星的光彩泯灭在黑暗的深渊里一样。

可是，这种种迹象，他们俩可都没有注意。风暴在他们的心里激荡；风暴在他们两颗心之间回旋奔腾，每分钟都在增强，增强。蔚成这种风暴的，乃是没有说出口的炽热的情欲；电光石火似的眼色；战战兢兢的痛苦；如烤如焚的接吻；犹如雷鸣般结结巴巴、不连贯、不清楚的情话；死一般的沉默的片刻；以及折磨得人痛苦万分的深情蜜意。——他们互相把对方拥抱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的拥抱给予了他们强烈的痛苦，而他们却又亡命地互相折磨和接受折磨，求得痛苦中的欢乐。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仿佛蒙上了一层翳似的，不论什么东西，都再也看不见了！

他们被激情的狂风疾卷着，对一切都盲无所见，狂热到了疯疯癫癫的状态，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彼此的心中又燃烧着互相呼应着的情焰；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随手可以摸得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溜进了沉静荒原的孤寂里，彼此都准备毫无保留地委身给对方，“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为止”，他们从心底里涌起了对于未曾满足的情欲的那种不知足的饥渴。

这时候，他们连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发出一些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呼唤，——一些上气不接下气的低声悄语，好比忽明忽灭的、火焰般的、断续间歇的悄声低语，——一些散漫的、梦呓似的、如疯如狂的言语；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透露出饥饿欲噬的神色，疯狂中搀杂着压抑不住的恐惧的神色，显示出内心激荡着的风暴的神色。最后，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一种控制不了的痉挛性的渴望，袭击着他也袭击着她，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终于发出一声疯狂的叫喊……倒下了！

整个世界也随着他们晕头转向，崩落在深渊里了！

“啊，我疯了！”

“别吱声，宝贝，别吱声儿。”

“不成啊，我不说话就要发疯了！”

“我的心要爆开来了！”

“我的血在烧我的血管哩！”

“啊，我是要死了——还是要昏过去了啊？”

“我的，我的心肝啊！”

“我的安蒂克啊！”

*　　　*　　　*

那些要结合起来创造生命的原素，在每年头几个月里就觉醒了，而且迫于永久不变的亲和力，动身寻找对方，走遍天涯海角，直到春天才互相遇上了，结合了，于是便在我们惊异的眼前出现了花朵、婴儿、在风中摇曳絮语的葱绿大树。

安蒂克和雅格娜的情形亦然如此。经过了漫长的渴望和痛苦的日子，灰色而空虚的日子，终于遇上了，互相找到了，在控制不了的呼唤声中凑到一起，飞投入彼此的怀里，紧紧地拥抱着：正如两株松树，被风暴连根拔起，在妄命的拥抱中一起给抛上天空，用足全力挣扎着，在生死攸关的拥抱中搏斗着，左旋右转，东弹西跳——终于倒在地上、同归于尽了！

而夜在这两个人的周围织就了黑影的网，让那要成全的事情得以成全。

*　　　*　　　*

在这些个黑影里的什么地方，响起了鹧鸪啼鸣的声音，距离很近，整窠鸟儿的动静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一阵快速的飒飒声——那是鹧鸪在雪地上扑动翅膀，要向上飞翔了。也有其他

又尖又锐的声音，间歇地冲破沉寂；而从不可能太远的村子里，传来了响亮的、可又给闷住了似的鸡啼声。

“一定很夜深了，”她怯生生地低语道。

“哦，离半夜还早着呢：鸡啼，不过是气候变化的缘故。”

“正要融雪了。”

“是啊，现在积雪发软了。”

他们是坐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下；离这岩石不远，有几只野兔，这时蹦跳欢跃，锐声叫了起来；立刻就有一群野兔从他们身边窜过，把他们吓得缩成一团。

“兔子交尾期到了；这些小动物春情发动，什么都不怕了……春天就要来了。”

“我还以为是大野兽冲着我们跑过来了！”

“别吱声儿！”他在突然而来的恐惧中嘘嘘地说道，“蹲下来！”

他们悄悄爬行，贴近岩石。在幽暗之中，由于积雪的反光而不太黑的幽暗之中，出现了长长的黑影，偷偷追踪着小动物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慢慢地前进，身子紧贴在地上，有时候完全看不见，好象给大地吞没了似的；只有它们的眼睛闪耀着绿油油的磷光，仿佛灌木丛林里的萤火虫一般。这些野兽大约在四十码之外，但不久就离得更远了，在黑暗中消失了……接着，突然传来了一只野兔在生死存亡关头锐声绝叫的声音……兽脚爬地移动的声音……垂死哮喘的声音和咆哮的声音，咬断骨头的声音……一声凶悍的嗥叫之后，深沉而可怕的寂静又笼罩着四面八方了。

“狼——把一只野兔撕成几片了。”

“狼嗅到了我们就糟了！”

传来清脆的踩着积雪的声音——一个高大的黑影出现在幽暗之中，形象十分清楚，他们两个人立刻拔脚飞跑。

“有人在那边，躲在篱笆后面！”

“不过是心虚眼花罢了：夜间的云，时常投下这种活动的黑影的。”

他们久久地向黑暗中凝望着，凝神谛听着。

“走吧，”于是他悄悄地跟她说道；“咱们到干草堆里去吧：到了那儿就可以安心得多了。”

他们不时的焦急地左顾右盼，又站停了屏息静听；可是万籁无声，象死绝了的一般。于是他们又小心翼翼地俯倒着身子，继续前进；他们终于走到了干草堆跟前，消失在刚好露出在地面之上的、干草堆的深穴里了。

*　　　　*　　　　*

一切又都是漆黑的了；云朵重新聚集在一起，蔚成了不可渗透的巨大云霾：苍白的星光熄灭了，黑夜合上眼睛，沉沉睡去了。寂静越发强烈而可怕，打破这寂静的，只有那雪压枝头的树木飒飒摇曳之声，只有那远远的、远远的在磨坊水车下流水的汩汩声。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大路上的积雪再一次地在人的脚步下咯扎咯扎地响起来了——悄悄儿的偷偷儿的脚步，就跟狼的脚步一样。紧挨着墙垣，一个黑影走将过去，接着，黑影又蹲下身来，在积雪中间跋涉着，愈来愈近了，愈来愈近了……黑影大起来了……黑影停了好几回，又重新向前走了……黑影从干草堆那一边绕过来，爬到洞穴的口子跟前，贴近着听了好久。

黑影走开了，走到篱笆踏脚墩那边，消失在树木中间了。

一忽儿以后，黑影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捆麦秸。黑影站住不动，静听了一会儿，接着就向干草堆直窜过来，把那一捆麦秸

投向洞穴，把洞口紧紧地塞住……划亮火柴。麦秸立刻着了火，吐出许多熊熊的火舌，火舌立刻化成一片煊红的大火，把这半边儿的干草堆都烧着了。

波利那，手里拿着干草杈，低倒着脑袋，站在那儿瞧着，脸色煞白，象纸头一样！

他们立刻觉察到了自己的处境；一道殷红的火光已经照亮了他们躺卧的黑暗洞穴，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浓烟。他们打打洞穴的这边又打打洞穴的那边，可是一点儿裂口也找不到，他们恐惧得要发疯了，透气也几乎透不过来了。但，说也奇怪，幸亏安蒂克无意间摸到了为防雨而遮着的油布，用足全力硬拉，撕将下来，竟随着油布一起倒在外边儿地上了。他还没有爬起来，波利那就高举起干草杈，向他刺将过来，要想一杈把他刺牢在地上。波利那没有刺中：安蒂克跳起身来，趁着老人还来不及把干草杈第二次刺过来时，当胸给了对方一拳，把他击倒，——自己也就逃走了。

波利那立刻爬起来，向干草堆冲过去；可是雅格娜也不在干草堆里边了，她已经逃了出来，消失在黑夜里了。接着，波利那用气得发疯的声音大声嚷道："起火了！起火了！"他挥舞着干草杈，绕着干草堆奔跑，在血红的火光里，看上去完完全全象一个魔鬼。——现在大火烧遍了整个儿干草堆，发出吱哩吱哩和轰隆轰隆的声音，火焰与黑烟的柱子直冲云霄。

人们急急忙忙地赶来；"起火了！"的消息迅速地在村子里传布开来了。有人敲起了警钟，每个人的心都吓得卜卜地直跳。但这场大火的火焰愈来愈高，这件火红的大氅左右摇晃翻动，殷红的火星象阵雨似的洒落在一切建筑物上，落在附近的房屋上，也洒遍了全村。

第十二章

继难忘的一夜之后，第二天早晨又充满了骚扰不宁；整个儿列普卡村乱纷纷的，象是给顽童扎了根棍棒进去的蚁冢一般。

天还没有大亮，人们刚揉揉眼睛醒过来；这时候，列普卡村里的人却不约而同地纷纷向火烧场走去了。有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一路走一路做着祷告；他们急急忙忙地赶路，象是赶集去似的。

太阳升起来了，朦朦胧胧的，象是蒙上了雾霭一般；因为柔和的雪花，大片大片地落将下来，给一切都罩上了潮湿而破烂的外衣。然而，谁都毫不在意；大家三五成群，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现场上，用很低的声音说着昨夜的事故，竖起耳朵听着人家可能讲起的一切新鲜细节。

干草堆烧成了废墟——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原来撑着这干草堆的两个支柱。这两根支柱也都烧得象乌焦木头一样了。猪棚和披屋上的茅草都拉扯掉了，只剩下个屋架子。小径上和邻近的田地里，大约有半英亩光景的地方，堆满了烧残的茅草，板条的碎片，麦秸的灰烬，以及烧成焦炭的碎木片儿。

雪仍旧在不断地下着，不久以后，就给一切东西都铺上一张闪闪生光的白色被单，可是好几处都被那还在燃烧的余烬融破了。从干草堆上扒下来的一大摊一大摊的干草上，也还在冒着一溜溜的浓烟，甚至还冒出吱哩吱哩鸣响的、苍白的火焰；人们

正动手用长柄鞴把它们扒开来，用木底靴把火焰踩灭，用棒子敲打，把雪块压将上去。

大家正忙着扑灭一大摊冒烟的干草的时候，有个小伙子扒到了一块烧焦的布片，把它举得高高的。

“这是雅格娜的围身布啊！”柯兹洛娃冷笑着说道；因为昨天夜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或是机灵地猜到了。

“小伙子，好生找吧；你还会找到一双长统袜呢！”

“不，找不到的；男的老早把袜子完完整整地带走了……除非他把袜子掉在路上！”

“姑娘们一直在找，可是有人眼快手快，早已拿走了。”

“多嘴多舌的家伙，别说话了！”村长怒喝道。“你们是到这儿来寻开心，拿邻居的灾难开玩笑的吗？——娘儿们，滚开，滚回家里去吧；你们站在这儿干么？”

“你不用管我们，你干你自己的工作好了，那才是你的职务！”柯兹洛娃愤愤地反唇相讥道；声调十分尖厉；村长盯着她直瞧，厌恶地啐了口唾沫，退到院子里去了。谁也没有走动一步；娘儿们用木底靴把那烧焦的围身布踢来踢去，声势汹汹地议论开了。

“这样的女人啊，”柯兹洛娃大声说道，“应该象从前对付巫婆一样地对付她——点起蜡烛，用火钳把她从我们这儿撵出去！”

“说得对！闯出这种祸来，难道不是由于她的过失吗？”西可拉的老婆随声附和道。

“托天主慈悲的福，”索霍娃温和地说道，“幸亏没把整个村子都烧掉！”

上了！这桩罪孽难道还不够伤天害理吗？还没有加上纵火罪呢！我们谁都还活着，没有给烧死，真是个奇迹！”……铁匠继续不断地说下去，狠天狠地的大叫大嚷，人们这就猜想到：他这种做法，是别有用心的。

罗赫跟克莱姆巴一起站在不远的地方，罗赫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对铁匠说道：

“你哇啦哇啦地反对他，可是你昨儿还跟他一起在酒店里喝酒呢！”

“谁叫全村遭殃的，谁就是我的敌人！”

“然而，”克莱姆巴严厉地批评道，“大地主却不是你的敌人！”

铁匠大踏步地走到人群中去了，他煽动他们，号召他们起来报仇，把闻所未闻的罪过都算在安蒂克账上；他的听众们本来已经很激昂了，给他一说，就立刻愤怒透顶。有的人开始嚷嚷，说是应该把这纵火犯逮捕，戴上手铐脚镣，送到违警法庭去；有的人性子更加暴躁（特别是肋骨上挨过安蒂克的棍子的那些人），他们正寻找着棍棒，打算把安蒂克从屋子里拖出来，给他狠狠一顿好打，叫他到死也不会忘记。

叫喊，恫吓，咒骂，以及鼎沸的嚷嚷声，混成一片喧哗，愈来愈响了，人群东摇西晃，象是大风里的乱丛棵子，他们在围篱之内涌来涌去，打算涌出大门，冲到大路上去了。乡长来劝他们，可是没有效果；村长和村子里的老前辈们也没有能劝阻得了。他们说话的声音，都给喧哗吵闹淹没了；他们自己也被人群的洪流卷走了。他们说些什么话，没有一个人注意；人人向前猛冲，拔腿飞跑，用足五脏六腑的力量大叫大喊；这闹哄哄的一群，被憎恨的风暴疾卷着，变得象是着了魔似的。

这当儿，柯兹洛娃排开众人，走到前面，大声叫喊道：

“罪人有两个；把这两个人拖到他们犯罪的地方来，就地审判吧！”

结了婚的妇人，特别是那些最穷苦的，应和着柯兹洛娃的叫喊，发出一阵可怕的吼声，张开两臂，站到她的身边来了。乌合之众向前涌去，发出激流怒涛般的喧响。

人群一路走去，怒吼叫啸之声愈来愈响；路旁有篱笆拦着，路面很狭，他们挤在一起，向前奔涌，嘴里叫嚷着，拳头挥舞着，互相磕磕碰碰的，眼睛里凶光闪闪；他们爆发出一种野蛮的错综复杂的声音，一种普遍的愤怒的呼喊，他们急急忙忙地赶着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突然，走在前头的人大声叫了起来：

“神父！神父！——神父捧着圣像出来了！”

乌合之众听到这话就心神不安地动摇了，好象给一条链子勒住了一般——人群逡巡犹豫，散布在大路之上，脚步停住了，又三五成群地分了开来。肃静突然笼罩着人群：大家都吓得目瞪口呆了——他们跪将下来，垂倒了脑袋，伏在地上。

的的确确，是神父从教堂里出来了，还捧着圣体——临终受的圣餐。安姆勃罗司走在前头，一手摇着铃，一手提着圣灯。

神父迅速地走过去了，不多一会儿，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就看不清楚了，跟结冰的玻璃窗外朦胧斑点差不多。下跪的人群站了起来。

“到斐利普卡家去的。她昨儿在森林里冻僵了，打今天早晨起，呼吸就困难得很。据说她挨不到今天晚上了。”

“锯木厂干活的巴尔特克，也请过神父。”

“巴尔特克又出了什么差错啊？”

“啊，你还不知道吗？一棵树干倒下来，把他压坏了，看样

子，他是再也不会好的了。”他们这样低声交谈着，一面凝望着神父的后影——现在几乎看不见了。

好几个老婆子跟着神父的行列走了，一起走的还有一大帮男人；其余的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好象被狗拦阻驱回的羊群一样。他们的一切愤怒都烟消云散了，骚动的支柱断却了，喧闹也就停止了。他们你看我我看你；搔搔脑袋，咕咕哝哝的说些不连贯的话；有几个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向地上啐了口唾沫，偷偷地走掉了。一部分人群就这样象漏水似的溜掉了，悄悄穿过篱笆走进道旁的茅屋里去了。只有柯兹洛娃一个人继续不顾一切地在大声嚷嚷，痛骂安蒂克和雅格娜；可是，看到附和自己的人一个也没有，在跟罗赫舌战一番之后（罗赫把某些真情实况告诉了她），就回到村子里去了。最后结果是，留下来的没有几个人；这些人守着这一片火烧场，以防死灰复燃，重新引起火灾。

铁匠也留在禾场上了，他对事情的发展过程很是恼火。他再也不跟任何人说话了，只是走来走去，向洞窟里角落里张望着，不止一次地把那钉牢着他吠叫的拉帕赶开去。

在这一段时间里，哪儿也看不到波利那的影子。据说，他正蒙着被头睡觉呢；只有犹兹卡，眼睛哭得红红的，往门外偷偷张望一下，又立刻缩了进去，没了影儿了。雅姑斯叮卡一个人干着禾场上的活儿；那天早晨，她尽可能尖酸刻薄，根本没法儿跟她交谈；听到一些象荨麻似的刺痛人的答复之后，谁也不想跟她说话了。

正当中午时分，一个法院书记带着几个宪兵来到列普卡村。他们记录了很多，详细打听着起火的原因；这就使在场的人都赶紧设法溜走，他们怕被传去当证人。

道路上连一个人影儿也瞧不见；不过，这是由于雪的缘故。

雪不断地下着，可是比过去更潮湿，没有碰到地面便融解了，这就给全村铺上了一层半流动的稠稠的雪浆。待在屋子里的人们，可热闹得跟蜂房里的蜜蜂一样；这一天给他们带来了出乎意外的休息，难得有什么人在那里干活，有的农场上，母牛在对着空槽哞哞地直叫。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议论这件大事情，还时常有人串门儿，特别是老太婆们，到处唠唠叨叨地搬弄着舌头。因此，消息象飞翔的老鸦一样从这家传到那家；在窗口，在大门口，在篱笆内的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少好事的脸：都在等候着安蒂克出现，等着看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戴着脚镣手铐走过去！

他们的好奇心一刻大似一刻，可是依旧没有得到满足。不时有人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道：宪兵到了安蒂克家里了；或是起誓赌咒，断言安蒂克击败了宪兵，挣脱了镣铐，逃走了。别的人手头还有别的消息，也不见得不及这些个可靠。

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维蒂克曾经到酒店里去买过伏特卡，波利那家的烟囱里升起了一缕浓重的炊烟：这说明屋子里正在办着酒席呢。

黄昏到来了，法院书记和宪兵们坐着乡长的四轮马车走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把安蒂克带走啊！

村子里的人们大为诧异，也大失所望。大家都巴望着看到安蒂克给系上铁链逮走。大家把脑子合起来也没法儿猜透那老头儿提供的是什么证据。只有乡长和村长是知道的，而他们又缄守秘密。村子里的人好奇得发狂发热，作出了各式各样的推测，有的猜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夜缓缓地来临了，十分黑暗而又十分寂寥；雪不再下了，有即将出现轻微霜冻的迹象，因为天空里有一两颗星星在闪烁，寒风把那一大层潮粘粘的雪浆吹硬了，脚踩上去就成了清脆有声

步也没有离开；然而她根本没有纺什么纱，只是机械地用手转动着车轮而已，就象神志昏迷的人一样，她凝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呆望着自己的痛苦的风暴，呆望着那悲惨的一片混沌——其中有她的热泪，她忍受的虐待，她遭到的不公平。自始至终，她既不吃饭，也不睡觉；连孩子们的哭声也不能使她恢复神志。薇隆卡同情她，照料她的孩子，也照料她的老迈的父亲；真是雪上加霜，老人自从到森林里去了一趟以后就病了，他躺在灶头上，低声呜咽。

安蒂克呢，简直可以说从来不在家里，他清晨出去，深夜方才回来。不过，汉卡现在觉得自己一句话也没法儿跟他说。不可能跟他说话了：她的灵魂，好象是在火焰里烧硬了，已经变得跟石头一样了。

到了第三天，她才恢复了神志，好象从恶梦中醒来似的。可是变化多大啊！从死一般的神志迷糊的状态中醒过来以后，她在外貌上是换了一个人了：苍白，消瘦，皱纹很多，相貌老了好几年，而且板滞僵硬，好象泥塑木雕一样。只有她的眼睛闪闪发光，然而是冷酷的严厉的；她的嘴巴是闭得紧紧的。——她变得瘦削极了，衣服穿在她身上，就象挂在钉子上一样。

于是她就这样地重新恢复了生命。虽然她的"旧我"现在是烧成灰烬了，她却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里有着一种过去从未感觉到的力量——要活下去、要战斗的顽强意志，最后必将克服困难的稳操胜券的信心。

她立刻跑到号啕大哭的孩子们身边，把他们抱在怀里，亲得他们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她跟他们一起哭泣流泪，甜蜜的泪水象泉水般的涌出来，长久不息；对于她说来，这才是真正的安慰，大大减轻她的痛苦。

她很快地把屋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又上薇隆卡那儿去感谢她的一片好心好意，求她原谅过去的不是。她们两人立刻又成了好朋友，薇隆卡认为这是当然应该如此的事。事实可又不尽然，真是费解的事——对于安蒂克，汉卡竟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甚至对她自己悲伤的命运，也丝毫没有什么抱怨。

“我觉得现在象个寡妇了，”她说；“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必须为孩子操心，为一切操心。”

当天晚上她就到克莱姆巴家去，到其他熟人的家里去，向他们打听波利那家里的情形。波利那最近一次跟她说的话，她始终记在心里。

然而，汉卡也没有立刻就去找波利那，她又等了几天。圣灰节[①]到了，那天她就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孩子托付给薇隆卡照顾，连早饭也不做，便准备出门了。

“大清早上哪儿去啊？”安蒂克问道。

“去做圣灰礼拜，”她慢吞吞地躲躲闪闪地答道。

“做好了早饭再走吧？”

“你上酒店吃去吧；犹太佬还会赊给你的，”她不由自主地答道，说话不知不觉地就从嘴里出来了。

他直跳起来，好象挨了一拳似的；可是她毫不在意地出门去了。

现在，他嚷嚷也好，生气也好，再也吓唬不了她了。他成了陌路人，跟她距离很远，远得她自己也觉得吃惊。在她心底里经过掩盖和践踏的余烬中，虽然不时也闪现旧日恩情的最后火苗，

---

① 圣灰节：即四旬节的第一日，按照天主教的规矩，这一天要在教徒头上撒灰，作为忏悔的象征。

但她总是想起了她身受的不可补偿的糟蹋，立刻把这种火苗扑灭了。

汉卡走上白杨大道时，恰好信徒们正在向教堂而去。

这是冬季里独一无二的晴朗的一天。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积雪上夜间冻结起来的那一层薄冰还没有融化。茅草屋檐上挂着冰条，象是一串串闪闪烁烁的水晶念珠；道路上沟渠中积水成冰，亮晶晶的，如同许许多多的镜子一般；而缀满霜花的树木，在阳光中璀璨生辉。在纯蓝色的天空里，浮着许多奶白色小云朵；云朵在阳光里飘来荡去，象是在一大片开满青色麻花的田野里游戏的羊群。空气是纯净的、凛冽的，而且爽利非凡，吸着叫人精神焕发、心情畅快。整个儿乡村景色宜人，池塘里寒辉闪烁；积雪反射出玻璃似的金色光芒；小孩子欢乐地叫着闹着，东蹦西跳，在冰上滑来滑去；老年人也东一个西一个地靠在墙上，浴着温暖灿烂的阳光；乌鸦飞下地来啄食，追逐着乌鸦的狗儿，也都叫出了快乐的吠声。

但是，汉卡一踏进教堂，就立刻沉浸在深沉冰冷的宗教意味的寂静气氛里了。大祭台上正低声诵读弥撒祷文；虔诚专注、在狂热的祈祷中入迷出神的信徒们，在中殿里集成了密密匝匝的一群，一长条一长条的亮光流泻在人群之上。

汉卡这时一点也不想混到人群里去。她走进一条昏黑幽暗的、只有一两缕寒光的过道；因为她希望单独和自己的灵魂跟天主相处在一起。她在一个供奉升天圣母的边坛前跪下来，吻一吻石头铺的地，张开两臂，两眼凝望着慈悲圣母温柔的脸，不久就专心一致地做起祷告来了。

现在，在圣母的足下，在“受苦人的安慰者”的足下，汉卡怀着最深的谦卑之意和无限的信任之情，把她的委屈都吐露出来

了，把她灵魂里的创痛和盘托出了，并且由衷地忏悔了她的一切罪孽。在圣母的面前，在波兰民族的圣母的面前，她真正的忏悔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可不吗？她是犯了罪了，因为她已经受到了主耶稣的惩罚了啊！

“啊，我对待邻居不和气，自以为比她们高出一头，看不起她们，有时还跟她们吵架；我心地也不干净，喜欢赶热闹，工作懒惰，礼拜天主不勤。——我犯了罪了。”这就是她那悔恨得流血的灵魂所发出来的狂热的呼喊；同时，她也万分真诚地祈求天主赦免安蒂克的大逆不道的罪孽。啊，她是用何等的热情，怎样地祈求天主大发慈悲啊！正如一头行将被杀的飞鸟，疯狂地冲向窗口，在窗玻璃上猛叩猛撞，发出凄厉的鸣声，为它可怜的生命苦苦哀求！

她哭得浑身发抖；象从流血的伤口里流出血水一样，从她的灵魂里涌出了汩汩不绝的祷告；而她的泪珠，正如沾着血的珍珠一样，簌簌落落地流下来，浸湿了冰冷的石头铺的地面。

弥撒结束了；全体会众，深深地悔悟着，向圣坛栏杆走去；他们要在那儿低下脑袋接受圣灰：神父高声朗诵着忏悔祈祷，在他们下跪时用圣灰在他们的额上划十字。

不等礼拜结束，汉卡就走了出去，她精神上坚强了不少，深信一定会得到天主的保佑。

她昂起头来，招呼着一切跟她打招呼的人们，终于大胆而勇敢地对付着一路上遇到的好奇的眼睛。但，当她最后来到波利那家的篱笆附近时，情绪上却难免有一些波动。

天主啊！自从她在这屋子里过日子以来，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啊！她特地走过来，伤心地远远地对这房子看上一眼，又不知有过多少次啊！如今她可以放眼观看整个家宅了——正屋，偏

他所结交的人们一起喝酒；因为全列普卡村的一切渣滓，现在都成了他的酒友了；这些人都是无赖，例如，巴尔特克·柯齐奥尔，池塘对面的斐利普，磨坊老板的仆人法兰茜斯，再不然就是那些更等而下之的家伙，经常吃官司的家伙，那些戈尔巴索娃的儿子们——他们时时刻刻打算犯淫乱之罪，老是象狼一样在村子里蹑手蹑脚地荡来荡去，搜索着可以捞回去跟犹太人换两三杯酒的东西。但，安蒂克可不管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呢，跟他作伴，象哈巴狗奉承主人一样地奉承他。他的确也时常揍这个揍那个；可是他心甘情愿地请他们喝酒，保护他们不受别人欺凌。

这帮人不久就做出了许多无法无天的恶事和破坏治安的罪行，天天有人告到乡长那儿，甚至告到神父那儿。

马秀劝他小心为是，然而劝也是白劝。克莱姆巴出于一片好心，劝他及时悬崖勒马，不要把自己的一生永远毁了；但克莱姆巴也是白劝一场。安蒂克谁的话都不听，做出愈来愈多的自暴自弃的事情，酒也喝得越发厉害了；安蒂克变成了全村的恐怖人物。

总而言之，安蒂克迅速地从悬崖上落到毁灭的深渊中去了。全列普卡的人都用眼睛瞧着他——用疑惧和不安的眼睛瞧着他。至于放火的事，大家确实意见分歧；不过，大家亲眼目睹了那些无疑是他干的坏事，对他的憎恶也就与日俱增；何况铁匠又老是在煽动大家反对他呢。不久，甚至他过去的老朋友也开始跟他疏远了；至于安蒂克本人，因为报仇心切，迷了心瞎了眼，还是一样地满不在乎。

特别不象话的是，安蒂克仿佛故意向大家泄愤似的，他继续跟雅格娜保持来往。吸引着他的，究竟是爱情呢，还是别的什

么东西呢？那可只有天知道了。但，他们确是在多米尼柯娃家的储藏室里相会；这件事，多米尼柯娃确实不知道，西蒙可是心甘情愿地促成的，他希望安蒂克会帮助他娶到娜斯特卡做他的妻子。

这些个幽会，雅格娜是勉强答允了的。丈夫的鞭打斥责，创痛犹新，她无心谈情说爱；可是她害怕安蒂克——安蒂克叫人传话给她：他每次叫她，她都得赴约，不然的话，他就要跑到她家里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给她一顿惩罚，比波利那打得更凶。

正如俗语所说的："自甘堕落的罪人，没有爱情可言"；可是雅格娜怕他的威胁，她不得不去幽会。

不过，这种情况也没有维持多久。四旬节的第二天，西蒙急急忙忙地赶到酒店里，把安蒂克拉到一边，告诉他道：雅格娜方才跟她丈夫重新言归于好了，回到丈夫家里去了。

如果一棍子打破他的脑袋，创痛之深，也赶不上这个消息给他的刺激。她昨天还跟他见过面，竟一句也不提这档子的事。

"啊！她把我蒙在鼓里啊！"安蒂克心里想道，一到天色昏暗时，他就匆匆走出酒店，向波利那家走去了。

安蒂克在他父亲的屋子附近徘徊了好些时候，他找雅格娜，在篱笆附近等候她；但，就是见不到她的人影儿。这可惹得他恼火极了，他大胆地拔起一根木桩，走进篱笆，准备趋于极端——甚至闯进屋子里去。事实上，他已经身在过道里了，他的手也伸到房门的门闩上了……这时候，一种自己也闹不清的恐怖之感，又驱策他走出了屋子！他的父亲的脸，突然十分鲜明地在他眼前闪过；面对着这种幻觉，他仓皇退缩了。

这种突然袭上心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又象池

塘边上的那一夜一样，他再一次的又畏缩不前了呢?——这是安蒂克终其一生也搞不明白的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安蒂克也没有见到雅格娜，虽然他守候在篱笆旁边，虽然他接连几个晚上都象狼似的潜伏在那儿。

礼拜日到了，安蒂克在教堂前面等了好久，可是雅格娜并没有出现。

安蒂克忽然想到，说不定他可以在做晚祷时遇上雅格娜，多少跟她说上几句话。所以他就去做晚祷了。

他去得晚了。已经开始唱晚祷歌了。教堂里，人挤得满满的，又黑又暗，白日的残辉，只不过照亮了它最高的拱顶。这里那里点燃了一些读经用的灯心草蜡烛；人们密密匝匝地聚集在圣烛辉煌的大祭坛前面。安蒂克在人群里一直挤到圣堂栏杆跟前，鬼鬼祟祟地张望着找寻雅格娜，可是哪儿也见不到她的踪影。倒是看见了许多向他投射而来的好奇的目光。

人们正合唱着《耶利米哀歌》，因为这是四旬节的第一个礼拜日。神父穿着法衣，捧着《圣经》，正坐在圣坛旁边，不止一次地向安蒂克这边严厉地看上一眼。

风琴奏出激动人心的音乐，全体会众提高嗓门齐声唱和。合唱时或中辍，风琴声也停顿了，从风琴台的高处传来了哑嗓子朗诵天主受难的启示录。

安蒂克现在可什么也没有听见。渐渐的，他忘掉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也忘掉了他是为什么上这儿来的；圣歌渗进了他的灵魂，奇怪地使他神经松弛了。一种麻木之感不可抵御地袭上心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深沉的宁静之感，仿佛他已经逃避开了，已经飞到了十分遥远的地方——进入充满光明的国土了。每逢他从这种幻觉中苏醒过来，张开眼睛的时候，他总是遇到神父

始终盯牢着他直瞧的眼神;神父的眼神咄咄逼人,安蒂克就扭过头去,他的头是沉重的,昏昏欲睡的,于是又再一次的开始落入恍惚迷离的境界中去。突然,他随着一个熟悉的圣歌声醒来了。

天主受了磔刑,
十字架上舍身,
忏悔流泪吧,罪人!
主为汝赎罪牺牲!

合唱连同悲恸的叹息和号啕大哭一齐迸发出来,好象是从一个巨大的咽喉里发出来似的,形成了一股音波的巨浪,四面的墙壁也为之震荡不已,发出共鸣!

人们这样地唱了好久,墙壁也回响出悲伤的余音、叹息和真诚的呜呜咽咽的祷告。

安蒂克再也不觉得沉沉欲睡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沉重的悲痛之感,强有力地在他灵魂里汹涌起伏,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把开始涌到眼睛里的泪水忍住而已。安蒂克正要离开教堂的时候,风琴声又停止了,神父站在圣坛前面,开始讲话了。

会众正形成了密密匝匝的一群,向前涌将过去;要脱身是不可能的了,安蒂克又给挤到了栏杆跟前。一片肃静,谁都不出声儿;神父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神父先讲了天主的受难,然后转而痛斥各种罪孽,他以恫吓的姿态挥舞着手臂,时不时的对安蒂克直瞧。安蒂克正好站在神父的面前,只是站的地位比神父低了一些;他简直被神父灼灼逼人的眼神镇压住了,动弹不得,也没法儿叫自己的眼睛不瞧着神父的脸。

听众之中,立刻就有了饮泣叹息之声,呼求耶稣圣名之声,

安蒂克这样地闯了好几家人家，结果全是一个样儿。作为最后一个可去之处，同时也为了点滴无遗地尝尽痛苦与屈辱的滋味，安蒂克去看马秀了。可是马秀没有在家；他母亲立刻就在大门口向他大发雷霆，把他象一条狗似的轰走了。

安蒂克一句话也没有接碴儿，现在他确实也不再感到气愤了；暂时之间，他对一切辛酸痛苦都木然无动于中了。他缓缓地踯躅在黑暗之中，不时停下步来，望望家家灯火的村子；他惊讶地凝望着灯火辉煌的窗子和座落在道路两旁的低矮茅屋，好象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们似的。在这些树篱里，这些果园里，这些灯光里，蕴藏一种奇怪的魔力，不知怎么的把安蒂克束缚在这个地方上了。这是不可理解的，但他却体会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逮住了他，把他缚牢在土地上，使他引颈接受羁轭，使他心里充满不可言说的恐惧。

他瞧着那些灯光照亮的窗子，心中害怕万分。“他们都在瞧着我呢，”他想；“他们在窥探着我，追踪着我，要用坚牢无比的锁链束缚我、奴役我呢。”他再也逃不了，动不了，叫嚷不了。他靠在一棵树上；他痛苦欲绝地靠在那里，静听着……他听到了——来自家家户户的，来自周围的阴影的，来自田圃的，甚至是来自九重天的——同样的冷酷无情的斥责，如今为列普卡全村居民一致同意的斥责！

“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他哽声哽气、含垢忍辱地说道；这话，乃是由于万分害怕万能之神——万民之声——而从惨痛的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逐渐逐渐地，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村庄沉沉入睡了。天还在下着毛毛细雨，雨水淅淅沥沥地从倒垂的枝头滴将下来。偶然，在笼罩天地的寂静之中，一条狗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吠叫。于

是安蒂克才完全清醒过来，突然拔脚跑起来了。

“是的，他是说得公正的；他认为是真理的，他就说了。不过，另外一个人，我可决不轻易把他放过——我决不放过他！狗东西！不论出什么事，都得一报还一报！”

安蒂克的话是一种疯狂的呐喊，他对列普卡，对全世界，挥舞着他的拳头。

他把帽子戴戴好，重新向酒店走去。

第 十 三 章

春天渐近。三月已经来临，带来了它那最讨厌的天气——泥泞不堪，寒冷多雾；带来了天天要下的雨夹雪；带来了天天萦绕大地的、浓厚的、绒毛般的、昏暗的雾霭，把整整一天的全部亮光都吞没了，从苍白的黎明到幽暗的黄昏，同样都是黑沉沉的。如果难得有片刻时光，太阳半遮半掩地从那阴暗的深渊里探出头来，那也不过是刚好说一声“福哉玛利亚”而已；人们的灵魂还来不及在光辉中感到欣悦，人们的身体还来不及感到温暖，黑暗又重新笼罩世界，风又重新刮起来，“雾霭与污浊的空气”又弥天塞地了。

人们为此十分伤心烦恼，因为他们这一阵打发着日子的时候，早就指望一两个礼拜以后，春天就会占据上风，会补偿他们吃过的一切苦头的。同时，屋顶漏雨，墙壁和窗子里也渗进水来，到处都泻得有水。他们在绝望之中看到水从田野里漫过来，注满沟渠，甚至泛溢开来，使道路象水渠一样的闪闪生光，又从树篱之间流过来，留驻在院子附近，形成不少泥水深潭。更由于雪不断地在融化，雨不断地在下，开冻的土地不久就软化融化得厉害，中午时分许多院子里就形成了无数的泥坑泥洼，人们不得不在房子外铺上木板，或是在门口通道上垫上一束束的麦秸。

夜间也并不好受些，大雨倾盆，漆黑一团——黑得使人认为光明是一去不复返了。晚上，生火的人家几乎没有；坏天气叫人

厌烦死了，大家入夜就上床睡觉——列普卡村沉没在一片几乎可以摸得着的黑暗之中。的确，只有极少数的几户，有人聚在一起纺绩：那儿的窗子里亮着灯光，颤声低唱着《耶利米哀歌》，以及别的有关耶稣受难的哀伤的赞美诗。给歌声伴奏的，乃是风声呼呼，雨声潺潺，以及篱笆内树木枝叶互相磕磕碰碰的声音。

如果列普卡村沉没在这解冻的泥浆之海里，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茅屋低矮之至，比它们所座落的地面高出不了多少，潮湿，肮脏，看上去十分寒伧。至于田地、菜园、道路和天空，到处都是一片汪洋，谁也没法儿把它们区别开来了。

再说呢，气候是料峭的；寒冷彻骨，没有什么人愿意冒着严寒出门。风在狂吹，雨在猛下，树木在孤寂中摇来晃去；虽然可以听到一些人声，但列普卡村也还是简直跟一片死地差不多。只有牲口有时候在空空如也的食槽前低声鸣叫；公鸡突然长啼；再不然就是跟孵蛋的雌鹅分离了的雄鹅，愤怒地大声叫起来了。

白天更长了；然而只是使人觉得更加无聊罢了。除掉极少数的人在锯木厂干活或是帮磨坊老板把木材从森林里运出来之外，大家都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有人在房子附近闲逛，在邻居家里一直坐到挨尽了白昼。有些年纪较大的人，拿起犁耙或其他农具，收拾收拾，准备春耕；可是这活儿干得慢吞吞的，没精打采的，大家都被这讨厌的天气惹恼了。再说呢，心里也在担忧；因为秋天播种的田里，情况不妙，特别是那些低田里，有一部分庄稼已经冻坏了。还有些农民家里，饲料已经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饥饿正在觊觎着牛棚哩。有的人家，发现窖藏的全部马铃薯都给冻坏了。有的人家，家里躺满了病人。而对于许多人家说来，时常作为春天的先声的、那些饥饿的日子，仿佛就近在眼前了。

惶与沮丧，也就越发厉害了！随着黑夜的到来，紧跟着雨点，又下起雪来了；不久以后，乡村及其邻近一带，又重新成为白皑皑的一片。

一切都重新回复到老样子了；接下来的那些泥泞、肮脏、潮湿的日子，使他们几乎觉得过去的阳光灿烂的时刻不过是一个好梦而已。

人们抱着的满腔希望、心愿和欢乐，不久都无可奈何地变成了绝望；当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过着日子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的，对于安蒂克的行为，波利那的家庭纠纷，以及哪怕是有人死亡等等其余各种事情，全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正如石子投入深渊便无影无踪一样。——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够受的烦恼，正不知道怎样熬过去才好呢。

但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去，既不停留，又不急遽，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就象大海的波浪一般；人们刚张开眼睛，看看周围，关心少数几件事情，（为数真少啊！）这时黄昏又来临了，黑夜又来临了，另外一天又带着新的烦恼破晓了。一切都在反复循环，以求在地上完成天主的意旨！

四旬节过了一半光景，有一天，天气恶劣之至。的确，只不过是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罢了；但，没精打采的人们却处在一种极端的、难熬的、坐立不安的心境之中，他们象着了魔似的跑来跑去，生气地望着这阴云笼罩的世界（乌云鼓着肚子疾卷而过的时候，简直擦到了树梢）。一切都是悲哀的，黑沉沉的，湿淋淋的，人人心里都厌烦得按捺不住了。那一天，谁也没有跟谁吵架；谁也什么都漠不关心；人人只想找个安静的角落，什么都不去想它，闷头睡它一觉。

整天都是阴沉沉黑糊糊的，就跟病人的眼睛一个样儿；醒过

来，向周围望望，又重新落入昏睡的黑暗中去了。中午的奉告祈祷钟刚刚敲过，一阵带雨的暴风就刮起来了，冲击着灰暗而阴惨的茅屋。

房子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暴风挟着骤雨，呼啸着疾卷过泥沼泥潭，把泥水直搅起来，又对着摇晃的树木和肮脏的墙头一股劲儿地撞过去，仿佛是在把一束束麦子猛掷过去一般；而池水正在和大堆碎冰块搏斗，撞击着震撼着塘岸，发出一片喜怒无常的轰隆轰隆哗啦哗啦的声音。

却说就在那天晚上，村子里传开了一个消息：大地主在斫伐森林中属于全村农民的那一大片树木了！

起初，谁都不相信这个传闻。以前一直没有动手，现在，三月刚过了一半，地上一片泥泞，树木又吸饱了水分，怎么可能动手呢？

的确，有人在森林里干着活儿；不过，大家都知道，那是根本不同的一种活儿。

再说呢，大地主固然被大家起了许多绰号和诨名，却从来没有什么人把大地主说成是“傻瓜”的。

难道大地主会傻到这样的地步，竟打算在三月里把木材斫下来泡在水里吗？

不过，全村的人还是被这消息搞得惶惶不安；门砰的关上了，人在泥泞中跋涉着，消息一家家地传开去了。人们站在大路上谈论着这件事情，跑到酒店里去琢磨考虑着这件事情……也向那犹太佬问起这件事情。可是那狡黠的黄脸佬赌咒罚誓，说是他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知道。人们大叫大嚷，吐出恶毒的咒骂；妇女们哭起来了。大家的气愤恼怒、激昂慷慨和诚惶诚恐之情，不断地在增强着。

最后，老克莱姆巴下定决心要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可靠，就不管天气恶劣，派他的两个儿子骑马到森林里去探个虚实。

他们去了好久好久。家家户户都有人跑出来，朝着他们两人所去的那一带森林张望。可是，暮色已经转化成为夜色了，他们却还没有回来。村子里笼罩着一片寂静，这寂静不祥地标志着一种因为压抑而越发危险的公愤。人人心里郁积着最猛烈的仇恨；因为虽然没有人完全相信这不幸的消息是确实的，大家却又料到这消息很可能会被证实的；村子里一片咒骂声和关门声，因为川流不息地有人跑出去看看那两个小伙子是否回来了。

柯兹洛娃到处奔走，谁愿意听她说话，就向谁保证这个消息是确实可靠的，而且对一切圣徒发誓，说是她亲眼看见农民的树木已经给斫掉了好几亩了。她把消息说给雅姑斯叮卡听，求她应和；雅姑斯叮卡最近跟她要好得象穿连裆裤子的一般，这老虔婆又对一切争吵和纷扰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然把她说的话都肯定了。接着，雅姑斯叮卡又从各处风言风语中再捡了点东西，到波利那家送讯去了。

工作室里刚点上灯；犹兹卡正在削马铃薯，维蒂克在帮忙；雅格娜忙着家务事儿。过了一会儿，波利那进来了，雅姑斯叮卡就添油加醋地把她听到的话统统告诉了他。波利那听了，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老婆子，却向雅格娜转过头去，说道："拿个铲子，去帮彼特的忙；果园里的水一定得放出去，不然水就要淌到马铃薯窖里去了。"随即嚷道："听着，马上就去！"

雅格娜叽叽咕咕地不肯去；可是他狠狠地看了她一眼，她不得不立刻跑出去了；他接踵跟出去监督她干活儿，不久就传来了波利那在牛棚、马房和薯窖里的一片怒喝之声。

"老头儿老是这样发脾气吗？"雅姑斯叮卡拨着火，问道。

“是的，”犹兹卡惶恐地听着怒喝声，说道。

这倒是实情。自从他把老婆重新接回家里以来，——这件事他办得那末干脆，大家都感到诧异——他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过去，他始终是个硬邦邦的人，是个顽固难驯的人；现在，他却变成顽石了。是的，他把她弄回家来，一句话也没有责备她；不过，她现在可只是他的一个婢女罢了——别的就啥也算不了。她试图用万种柔情来使他回心转意，可是全失败了。使性子以及赌气呕气之类女人制伏男人的武器固然不中用，而她的爱娇妩媚也不比这些武器有效。对这些个他根本漫不经心；他把她当作陌路人对待，而不是什么结发的妻子；甚至明明知道她仍旧在跟安蒂克幽会，他也不再为她的行为感到烦恼了。

他连监视也不监视她了。“和解”后没有几天，他就坐马车进城去，第二天才回来；人们喊喊嚓嚓地传说他上公证人那儿立下了一些文书，有的还猜测他取消了赠予雅格娜的土地。事实上，除了汉卡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事实的真相；而汉卡却守口如瓶。汉卡现在深得阿翁的宠爱，阿翁把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推心置腹地告诉了汉卡。她几乎每天都见到他；小孩子们差点儿把他的家作了他们的家，他们经常跟十分疼爱他们的爷爷睡在一起。

也许正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吧，波利那的健康似乎完全恢复了。他不再象前一阵那样地弯腰曲背；他的眼睛重新跟过去一样透着自豪的神情。可是，除此之外，现在他却变得爱发脾气了，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他对每个人都苛刻凶狠，他对付谁，谁就只好卑躬屈膝，甚至叩头求饶；一切事情，都得遵照他的意思办理。

不是他待人不公平；而是他从此把温和厚道置之度外了。他

不再受过去的不可控制的冲动所驱策，她的内心不再拜倒在他的脚下了，她不再纵情于过去一度使她欲仙欲死的那种盲目的狂欢了；她也不再如醉似痴地害什么相思病了。每逢这种时刻，她的思想常常开小差，想到了她的家，她干的活儿，以及捉弄丈夫的某些新的把戏等等；有时候，她心里甚至这样想："什么时候这个家伙才会甩了我走掉呢？"

雅格娜忙着把薯窖里的水引出来时，心里就想着这些个关于安蒂克的事。她干活儿是干给别人看的，因为责任使然，不得不干。彼特坚决苦干，乒乒乓乓地跟泥泞和冻土奋战着；她干活只是要让波利那看见罢了。波利那一走，她就把围身布裹着头，小心翼翼地绕到(靠近普洛希卡的储藏室的)篱笆那边去了。

安蒂克就站在那儿。

"我等了你一个钟头了，"他责备地说道。

"要是哪儿有人找你去的话，去就是了，根本不用等我。"她辛辣地说道，心情很不愉快。

他使劲一把把她抱住，给了她一个吻。她厌恶地转过脸去。

"你酒气熏人，象一桶伏特卡一样。"

"难道你这样娇嫩，现在我的嘴唇也惹你厌恶了？"

"我心里想的是酒气，不是别的，"她用比较温和的话答道。

"我昨晚也等在这儿。你干么不来？"

"天冷；而且，我忙得不可开交。"

"而且你得讨老头儿的欢心，"安蒂克咆哮道。"把他裹在被窝里！"

"干么不讨他欢心呢？"她试探地答道。"他是我丈夫呀。"

"雅格娜，别惹我生气！"

"如果我说的话叫你恼火，你又何必来呢？你别以为我会为

你掉眼泪!”

“啊,你这是说,你再也不想来了。”

“如果待我象狗一样,老是呵叱,我就不来了。”

“雅格娜,我自己有许许多多苦恼,时不时漏出句把粗暴的话来,也是免不了的;我可不是故意惹你。”他一面低声下气地说道,一面把她搂在怀里。她却还是冷冰冰地绷着脸儿,只不过勉强地回吻他罢了。他每说一句话,她就向四周瞧瞧,总想回家去。

这一点,他很快就发觉了;他心痛,哪怕是荨麻刺进了他的心胸,也不会更加疼痛。他用一种怯生生的责备的口气,小声儿说道:

“你往常不是这样急匆匆的啊!”

“我害怕。所有的人都在家里;说不定他们会出来找我的。”

“哦,原来如此!可是过去有一个时候,哪怕整夜待在外面你也并不害怕呀。咳,你变得多了!”

“胡说!有什么东西会使我变了呢?”

他们不说话了,他们互相拥抱着,有时候,对过去的回忆唤起了突然而来的热情,就拥抱得更紧一些,彼此怀着强烈的爱欲,求索着对方的嘴唇。但这样也没有什么效力。他们的心灵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了;彼此抱着深切的互相怨恨之情,精神上的创伤在发炎发痛,拥抱的手臂因此就不自觉地垂了下来。他们站得很近,但是象兀立在一起的两根冰柱;温柔多情的话语来到嘴边时(到嘴边为止,却没有说出口来),他们的心却由于剧烈的痛苦而悸动不已。

“雅格娜,”他说,声音很低,“你爱我吗?”

“哦,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不能老是你一叫我就出来啊,”她

躲躲闪闪地答道；可是她把身体挨得更贴紧他——心里感到内疚、懊悔，几乎要流泪求他饶恕，饶恕她不能再进一步地爱他了。他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话使他寒心，寒彻骨髓，她的话给他带来痛苦，痛苦得发抖；愤怒在他心里爆发开来，随之而来的是他抑制不了的责备和詈骂，以及汹涌而出的愤愤之辞。

"你当面撒谎！大家都抛弃我了，所以你也抛弃我了！——你爱我？是呀，就象狗露出牙齿咬人那样地爱我！一点也没有错，我清清楚楚地把你看透了，我心里明白：如果人家要想绞死我，你就会是第一个拿绳子来的人；如果人家要用石头打死我，你就会是扔第一块石头的人！"

"安蒂克！"她大吃一惊，大着声儿喊道。

"别嚷嚷，听我说下去！"他严厉地说道。"我说的是真情实况……事情既然已经弄到这个地步，——好吧，现在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在乎了！"

"我得走了，他们在叫我呢，"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她惊惶得很，竭力要想逃走。可是他抓住了她的手臂，使她动弹不了，他继续用粗暴、威吓的语气说道：

"除此之外，我还要把这一点告诉你……因为你至今还糊里糊涂，毫无心肝，自己看不清这一点：如果我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那是因为你——好生注意啦——因为你的缘故！……就因为你的缘故，神父痛骂我，把我赶出教堂！就因为你的缘故，全村的人对我远而避之，象躲避生了疫病的人一样……我忍受了一切……一切……当他——我那个老头子——把我的一大份田产送给你的时候，我也没有报复！……而现在——现在——你竟讨厌我了！哦，你转动脑袋，扭动身体，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你这个撒谎的东西！——你跟其他的人一模一样，你象他们一样的

看待我，你怕我，倒象我是个强盗或是杀人犯似的！

“你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男人：不，你要他们都跟在你屁股后面……就象春天的狗一样——你啊！”他大叫大嚷，气愤得疯狂了。接着，他又把长久以来郁结着的痛苦和怨毒之气，以压倒之势向她发泄出来，把一切责任都归在她身上，并且为了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而骂她咒她，最后，他气愤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人也发疯发狂了，竟举起拳头向她冲过去。但，正好及时地猝然站住，他把她往墙上一推——大踏步地走掉了！

“主啊！——安蒂克！”她喊道，她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她从后面窜上去，绝望地用两臂抱住他的头颈。可是，他就象人们抖掉水蛭一样的摔掉了她的拥抱，一句话也不说，急急忙忙地走掉了；她倒在地上，肠断心碎，好象整个宇宙都崩坍在她身上了。

过了一些时候，她总算神志清楚了一些；可是，她所深切感受到的不讲理不公平之感，她所身受的横暴虐待之辱，都猛烈地刺痛她的心，她悲伤得心都要碎了。她感到苦闷窒息，她要向全世界大呼大叫：她是无辜的，她根本没有做什么罪恶的事情！

她跟在他后面大声叫唤，虽然他的脚声已经再也听不见了；她提高嗓门儿大叫，可是叫也徒然。

她的深切的痛苦，她的由衷的悲哀，以及他可能从此不再回到她身边来的这种阴悒、伤心、惨酷的想法，连同她对他的死灰复燃的恋情，现在以雷霆万钧之势，一齐压到她的心上，给予她难以忍受的折磨；于是她号啕大哭着走回家去，也顾不得人家会听见她的哭声了。

她在大门口碰到了克莱姆巴的儿子，后者刚把脑袋探进屋子，就大声叫道：“他们在斫我们的森林了！”说罢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下一家人家去了。

非要大家照着办不可。

嚣闹增强，大有转化成吵架之势；因为人们变得好争吵了，甚至由于过去吃亏遭殃，现在拿近在眼前的人出气泄愤了。对于要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也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因为没有一个人威望十足，可以当大家的首领，给大家报仇。

渐渐的，他们三五成群地分了开来，说话最响的人在他那一群人之间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

"真气人，他们已经斫掉了半个森林啦！——五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橡树啊！"

"这一切，克莱姆巴的儿子都亲眼看见了！"

"而且他们也不征求我们的同意，要把其余的树木都斫掉呢！"柯兹洛娃大声叫嚷，向酒吧柜台挤过去。

"大地主老是压迫我们。"

"大地主哪有不压迫人的？如果你愚蠢得象羊一样地任人宰割，那就让大地主来欺压你吧！"

"我们决不能受人宰割，决不能受人欺压！——咱们大伙儿一同冲过去，把斫树的家伙撵走，把我们的森林夺回来！"

"而且把压迫我们的人也杀了！"

"对，叫他送命！"

反抗的拳头在空中挥舞着，震耳欲聋的吼声响成一片，整个儿人群形成了憎恨和复仇的声势。吼声平复下去的时候，马秀站在柜台旁边，对他的朋友们大声说道：

"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四面受困，就象落在网里的鱼一样；四面八方都是大地主的田产，排挤得我们活也活不成了。——你要送牛去放青吗？你办不到，因为是大地主的土地。你要给马吃草吗？你办不到，因为哪儿都是大地主的土地！——你把一块

石子扔出去，根本不可能不落在大地主的土地上……而且你还要给送到法院去——受审判——罚款——坐牢！”

“一点不错，说得对！”大家异口同声地应和道。“如果哪儿有一片能长再生草的好牧场，那准是属于大地主的；最好的田地是大地主的；所有的树林也都是大地主的。”

“而我们——村民们——种的是荒芜的沙地，炉子里烧的是干马粪……我们是听天由命的苦人儿！”

“剥夺大地主的森林，剥夺他们的土地！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决不放弃！”

他们就这样嚷嚷了好久，他们挤成一团，波涛似的涌过来涌过去，暴怒地咒骂着恫吓着。这一切都累得他们喉头干燥，浑身发热；有几个人走到柜台边去喝饮料，也有人想到自己没有吃晚饭就跑出来了，就招呼犹太人，要了面包和青鱼。

现在，他们吃过了，喝过了，他们的激动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他们开始回家了，根本没有决定要采取怎样的行动路线。

安蒂克自始至终独自站在一边，沉浸在他自己的十分阴郁的思想里。接着，马秀叫了柯勃司和安蒂克，一起到克莱姆巴家去；克莱姆巴正好在家，便跟他安排好了明天和他一致采取的某些行动；然后，他们就回家了。

死寂的夜，灯火都熄灭了，村子里静悄悄的，除掉树木的萧萧声之外，没有什么声音打破这一片寂静。——树木是饰着霜花的树木，摇曳动荡，互相叩击，仿佛是敌对双方在搏斗一般。寒气凛冽，篱笆好象披上了花边的图样；可是北方的高空里，却一颗星星也见不到，天色黑暗而阴沉。漫长的令人厌倦的黑夜来临了，给每一个人塞满了忧虑和不安，恶梦和梦魇，以及狂热的、影影绰绰的幻象。

但，当曙色初露，当人们开始抬起沉重的、睡得迷迷糊糊的脑袋，张开迷迷糊糊的眼睛的时候，安蒂克却立刻跑到钟楼上，敲起警钟来了。

安姆勃罗司和风琴师原来想阻挡他的，可是阻挡不了；他痛骂他们，几乎要动手打他们，同时又继续不断地敲打、晃动着警钟。

钟声悠悠地、悲怆地、凄厉地响着；恐惧落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惊惶地冲出屋子，衣服才穿了一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仿佛成了化石似的呆呆地站在家门口。天色破晓，庄严宏亮的钟声仍旧在鸣响，惊惶的鸟纷纷飞向森林，人们的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划着十字，紧绷着脸；因为马秀、柯勃司和他的伙伴们正在村子里到处飞跑，用木板叩着篱笆，大声喊道：

"到树林里去！到树林里去！出来啊，大家都出来啊！在酒店前面集合开会。——到树林里去！"

他们十分匆忙地穿上衣服，有的一路上扣着钮扣背着農裤；大家立刻都赶到了集合地点。克莱姆巴和其他几个有田有地的农户已经站在那儿了。

大路上，篱笆旁边，以及邻近的一切院子里和房屋跟前，立刻都挤满了人。小孩子们大声吵闹，妇女们在果园里嚷嚷，混乱、骚动、喧嚣之状，就跟村子里发生火灾时所引起的情况差不多。

"到树林里去！——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武器，有什么，就带什么——镰刀、连枷、木棍、斧头：都一样，都行！"

于是，"到树林里去！"的喊声响彻全场。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晴朗，灿烂，寒霜逼人，树木上织

满了薄霜的丝网，大路上结冻的水潭，踏上去喀喇喀喇地裂开来，又发出碎玻璃似的轻微清脆的声音，碎成片片了。爽洌的空气，尖厉地刺激着人们的鼻腔，而且把骚动和叫喊之声传送得远远的。

不过，这些个喧哗终于慢慢地沉静下来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准备行动：一种严酷顽强的力量与自信之感，以其严厉的权威之势，坚定了每一个人的斗志。

人愈来愈多，现在已经塞满了酒店与大路之间的那一方空地，他们肩挨肩地站在那里，排成了密集的队伍。

每个人都默默地跟他的朋友们打招呼；每个人都在他能找得到的空隙的地方站定下来，耐心地向四周张望，或是瞅着那些现在正跟波利那一起来到的老一辈们。

波利那是他们大家中间的第一号人物；他是他们的独一无二的领袖；没有了波利那，哪一个农民都会寸步难行的。

他们站在那儿，象是一座松林，密密集集的，静悄悄的，全神贯注的，静听松林深处的松涛。时或有人吐出一句话，擎起一个拳头；接着，他们的眼睛放出光芒，一阵不安的波涛在他们之间涌将过来，有一两张脸涨得绯红；然后，他们重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了。

铁匠十万火急地赶来了，要想阻挡村民们的行动，劝他们打消原来的主意，说什么深恐后果严重——会使全村的人倾家荡产、坐牢吃官司的。磨坊老板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大家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被大地主收买的家伙；出来反对是他们份内的事情。

罗赫也来了，他洒泪相劝，可是毫无效果。

最后，神父亲自出马了，他开始向大家讲话。可是，他们甚

第四排走着姓哥拉勃的人们，带头儿的是马秀，他们人数不多，可都是身强力壮的好汉，大胆无畏的战士，抵得上半个村子的居民。

在他们后面的是西可拉一家人；象树墩子一样的壮实，为人刚毅坚强，嘴上却老是嘀咕不休。

再下来便是克莱姆巴家的人，再加上一群小伙子——都是些身材高大的青年，老是喜欢争吵的家伙，率领他们的是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

殿后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姓名多得说不上来。

在人群巨大有力的脚步下，大地为之震动。队伍向前推进，乌黑的脸色，透着不祥之兆；仿佛是一片孕育着雷霆的雨云，常有电光闪闪，当霹雳打将下来时，便把它下面的一切都毁了。

他们就这样出发了，而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们，又发出了多么大的悲叹啊！

* * *

森林僵僵地立在那儿，还没有从夜来的严寒中把知觉恢复过来，充满了麻木不仁的睡意，并且被暗淡凝聚的浓雾裹得严严的。

森林里的空地静静偃卧着，全埋在浓霜里了。曙光淡淡地染红了树梢，这里那里，一缕缕的漏到下边儿苍白积雪上。

然而，在维尔契·杜里，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树木轰然倒下的声音，斧头丁丁斫伐的声音，锯子猛拉硬拽的声音。

他们正在斫伐森林啊！

四十多个人正在拚命干活儿，他们象一群啄木鸟似的围攻着树木，用顽强的狠劲儿斫伐着树木。树木接二连三地倒下来了，空隙地带逐渐扩大了，倒下的巨人们卑微地躺在地上，行列

愈排愈长了。只是在某些地方，有棵被当作树苗留下来的纤弱小树，在这一片荒凉之中茕然独立，就象一支高大的野蓟在寂寞的草原上抬起头来一般。但，小树也似乎伛倒了身子，在为它的被杀戮的兄长们可怜万分地哀泣呢。——没有遭难的灌木，以及斧头无意叫它们牺牲的一些矮树，看上去也都象在为死者哭泣。周围，在践踏过的雪地上，好象等待用尸布裹起来似的，躺着被谋杀了的又僵又硬的树木，成堆的曾经是它们的四肢的枝条，从删去丫枝的粗大树干上斫下来的树冠，简直就象被乱斫乱斩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一般，而川流不息的黄色木屑，仿佛是被杀害的森林的鲜血，正在渗进积雪中去。

就象活人立在墓穴四周一般，围绕着这一圈斫伐殆尽的地方，巍然耸立着浓密的未经斧钺的森林，为数众多，躯干高大，它们正如亲友们站在墓穴周围那样，垂倒着头，心中充满悲哀，不出声儿地唏嘘叹息，耳朵静听着树木轰然倒下，眼睛惊惶地楞楞地瞧着冷酷无情的命运之神劫取她的收获！

伐木者们一刻不停地向前推进。他们列成长长的一行，慢慢地斫伐进树林去，树林以其密集的树干，形成一道仿佛不可摧毁的墙垣，挡住他们的进路。浓密的树林把他们吞没了；他们消失在枝枝叶叶的遮荫里；可是他们的斧头在幽暗中闪闪生光，他们不倦地一路斫过去，尖锐刺耳的毫不间断的锯子声也继续在叽嗞叽嗞地响着。时不时有一棵大树摇摇晃晃，突然，象掉在罗网中的鸟儿一样，离群下落，疯狂地抖动着树枝，发出垂死的号叫，倒在地上了。就是这样的，又一棵树倒下了，十棵二十棵树倒下了，几十棵又几十棵的树倒下了。

他们斫下了长满百年青苔的巨大老松，密叶浓绿欲黑的枞树，伸出无数手臂的云杉；也斫下了橡树：赤褐色的枯叶还没有

落掉，躯干上长满灰白色的地衣，仿佛白须一般——这森林中的古树啊，雷霆不愿意击毁它，数百年的岁月也没有能磨倒它，如今却屈服于斧钺之下了！他们也斫下了其他品种较逊的树木，可是，究竟伐倒了什么品种、多少品种，谁又能说得上来呢？

森林呻吟着，树木一棵棵倒下去，森林的生命在慢慢地消失。这些个树木就象战争中的勇士一样，他们密集在一起，互相支援救助，只是在不可抗拒的攻击之下才被打垮，一个个地逐渐倒下，终于全班人马一声也不吭地同时落到死神的巨颚里去了。

森林发出了凄厉的呻吟声；大地在倒将下来的树木的撞击之下，震颤不已；斧头继续在斫，锯子不断地锯，枝叶萧萧哀鸣之声，好比临终的喘息一般，在空气里奔涌而过，直刺进人的耳朵。

伐木的工作就这样一点钟又一点钟地继续下去，不断地从森林中夺得新的战利品；空地上到处都散置着树干，斧头和锯子都高奏凯歌。

有几只喜鹊躲在当做树苗留下来的小树上鸣叫；也有一群乌鸦不时发出嘶哑的叫声飞过这一片死地。还会有一只雄鹿从乱丛棵子里探出头来，向前张望，明亮的眼睛凝视着空地上篝火里飘扬起来的羽毛般的烟氤，凝视着喀喇倒下的树木；可是，一看到有人在那儿的时候，鹿就发出咩咩的叫声逃走了。

伐木工们又斫又锯，象是把羊群逼到死角里的狼一样；而那些羊呢，互相挤成一团，吓得楞头楞脑，可怜巴巴地哀叫着，眼看着一个不留地都给咬破喉头的时刻的到来。

只是在吃过早饭以后，当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严霜开始融化，几缕金光射进林地里来的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一阵遥远的喧哗之声传到了他们的耳边。

“有人往这边儿来了，人数不少呢，”有人把耳朵凑到树干上

细听着，一边儿说道。

声音愈来愈近了。不久，他们就听得出呐喊的声音和无数脚步沉重的足音了。过了一会儿，不过是说一句“福哉玛利亚！”的时间，就看见从村子里通出来的大路上，出现了一辆雪橇。雪橇立刻驰进森林中的空地上来了。波利那站在雪橇里；他的后面有一大群男子汉、妇女和小家伙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坐车，他们一声呐喊，冲上前来，要攻打伐木工们。

波利那跳下雪橇，冲在大伙儿的前头，大家跟着他逼将过来，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有的挥舞着干草杈，有的晃动着闪烁的镰刀，有的用强壮的胳膊舞弄着连枷。有的人只拿一根树枝作战，妇女们更是一无所有，她们就凭锋利的指甲和狠毒的咒骂作战！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一齐向吃惊的伐木工们直扑过去。

“滚出森林去！这是我们的森林：你们不能斫！”他们同时叫喊了起来，谁也听不清他们的意图。可是波利那来到伐木工跟前，用喇叭一样响亮的声音呼唤道：

“莫德利查村的人，热普基村的人，还有不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你们都听着！”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大声说道：

“拿起你们的东西，拿起你们的工具，离开这儿吧，愿天主与你们同在！——我们不准许你们斫倒我们的森林；谁不愿意服从我们的命令，谁马上就可以一明二白：我们大家会一齐动手，叫他非服从不可！”

没有一个人反抗：愤怒的群众，毫不留情的脸色，手里拿的连枷、干草杈和镰刀——这些个景象把他们都吓倒了。伐木工们互相呼唤着停下工来，把斧头往腰带里一插，大家挤在一起——

从此以后，列普卡村的人开始占了上风。双方短兵相接，象落叶似的在一起混战；人人看准对手，扼紧对方的喉头，使劲儿在雪地里拖着；妇女们守在两翼进行侧击，扯着敌人的头发。

现在，战阵混乱之至，连敌我也分不大清楚。……最后，大地主的仆人们终于完全给击败了。有的，倒在那里流血；有的，鼻青嘴肿，精疲力尽，穿过森林逃掉了。只有伐木工们竭尽全力保卫着自己；因为某些伐木工曾经求饶过，而村民们憎恨他们却有甚于憎恨大地主派来的奴仆，心中的怒火好比大风中的松明一样，即使求饶也不肯宽恕，只是毫不怜惜地打击着他们。

现在，棍棒呀，连枷呀，干草杈呀，统统都丢在一边了；他们互相肉搏着，人对人，拳头对拳头，蛮力对蛮力；互相压着厮打着，在地上翻滚着！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叫喊的声音了，有的只是呻吟声，咒骂声，以及酣战时的喘息声。

这是可惊可怕的一天，天主震怒降罚的一天。

战斗使大家愤怒得疯疯狂狂的，似乎谁都失掉了理智。柯勃司特别狂野；柯兹洛娃亦然如此，外貌象个疯子，形状十分可怕，虽然浑身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却不论敌人有多少，还是单枪匹马地迎上去作战。

现在，列普卡村的人们发出一声强有力的呐喊，一齐冲将过去，向还在抵抗的那些人进攻；现在，他们一个人就可以赶跑十个敌人，而且紧紧追赶着逃跑的敌人。——就在这时候，守林人正好刚摆脱了妇女们的攻击，他身上十分疼痛，心中十二分的恼火，他大叫大嚷着重新纠合他的部下。这当儿，他看到了波利那，便向他直扑过去！他们互相以可怕的力量揪住对方，扭打起来，好比干架的狗熊一般，推推搡搡，摔来摔去，搏斗到了树林边上，互相把对方往树木上猛撞猛击……

这时候，安蒂克来了。他虽然急急忙忙的赶路，一路上还是耽误了不少时候；正因为赶得急，他不得不歇一歇，喘一口气，也看一看他父亲的处境如何。

守林人占了优势。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守林人已经非常疲乏，而老头儿又应战得挺好。他们再三地一齐跌倒，象两只敌对的狗似的翻滚着，在地上互相揪打着。但波利那给按倒在下面的次数愈来愈多了，他的帽子掉了，他的白发苍苍的脑袋接二连三地给撞在隆起的树根上。

安蒂克向四周打量了两次，从羊皮外套里掏出枪来，蹲下身子瞄准——他机械地划着十字！——把枪口对准了他父亲的脑袋！但，他还没有扣动扳机，两个搏斗的人都已经站了起来，安蒂克也跟着站了起来，他的枪口对准着他的父亲……可是，并没有枪弹射出来。——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之感，兜上了他的心头，他因此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他双手发抖，好象发疟疾一样；他浑身颤栗；他的眼睛迷迷糊糊的，蒙上了雾气。接着，突然响起了一声短促的刺心的叫喊：

"死了！我给打死了！"

守林人刚用枪柄儿痛打波利那。血喷出来了；老头儿两臂往上一伸，一个倒栽葱倒下来了。

安蒂克丢掉枪支，跳到父亲身边；父亲的喉管里嗝儿嗝儿的喘个不停。脑袋壳儿受伤很重；人还是活着的，眼睛却象玻璃球似的瞪着，两脚不断地在抽搐颤动。

"爸爸啊！哎呀呀，我的爸爸啊！"他提高着嗓门儿直叫。他挽起父亲毫无知觉的身体，紧紧地把他抱在胸口，用绝望的声调重新喊道：

"我的爸爸啊！人家杀了他……杀了他！"他的声音就象丢

失了子女的野兽一样。

就在附近的几个人跑过来救护波利那，把他扶到树枝做的担架上，把雪敷在他受伤的脑袋上，想尽方法来护理他。安蒂克坐在地上，扯着自己的头发，象疯子般的大叫大嚷道：

“人家杀了他……杀了他！”他叫得人们以为他果真神经失常了。

他突然住口不叫了。——一切都是眨眼之间突如其来的：他蓦地向守林人直窜过去，口中发出一声怒吼，眼中射出一道凶光，把守林人吓得索索发抖，要想逃走。不过，守林人不久就想到逃走也救不了自己的命，他便转过身来，开枪射击，两人距离很近，安蒂克的脸都给火药的硝烟喷黑了。说也奇怪，枪弹没有打中安蒂克——安蒂克却象个雷霆似的扑到对方身上了。

抵抗也抵抗不了，想逃也逃不了；由于绝望和怕死，不得不求饶，可求饶也同样是白费。安蒂克扼住咽喉的狠劲儿，就跟疯狂的狼一样。安蒂克掐得守林人的气管的软骨都碎了，这才把他高高地甩起来，将他的身体在一棵树上乱撞，直撞得气绝身死，方才罢休。

接下来，安蒂克就跟别的敌人作战。不论他在哪儿出现，哪儿的敌人全都心惊胆战地逃跑了：他的外貌十分可怕，身上溅满了他父亲的和他自己的血迹，光着脑袋，乱蓬蓬的头发，脸色灰白，象死人一样——好一个力量超人的凶神恶罡！几乎是凭着安蒂克一人之力，把还在抵抗的敌人都打倒都驱逐了；弄到后来，大家不得不劝慰安蒂克，把他拉了回来，不然的话，他要把敌方的人马统统打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列普卡村的人们，虽然有不少人受伤流血，如今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响彻森林。

妇人们照料着受伤最重的人们，把他们抬到雪橇里边。重伤的人为数不少。克莱姆巴的一个儿子给打断了一条胳膊；安德烈·派吉斯的一条腿也断了，他走不动，人家背他起来时，他哇哇地直叫唤。柯勃司因为受到殴打，不能动弹；马秀正吐着血，他的腰子也痛得厉害。其他的人几乎也都有着同样不幸的遭遇。没有人在这场搏斗中不受点儿伤的；不过——他们是胜利了！所以，他们对受伤毫不在意，在准备回去的时候，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波利那给抬进了他的雪橇，雪橇走得很慢，因为怕他在中途死去。他仍旧昏迷不醒；淤血从绷带下面涌出来，落到眼睛里，流到面颊上，面颊苍白得象死人一样。

安蒂克在雪橇旁边走着，用充满哀伤的眼睛凝视着他的父亲。遇到地面高低不平时，他就轻轻地捧起父亲的脑袋；他时不时地用无限悲伤的调子，低声地喃喃说道：

"我的爸爸！咳，我的爸爸啊！"

村民们抖擞精神走回家去，因为大道上都给雪橇占了，大家三五成群，零零乱乱地在树木之间走着。时常可以听到一声深沉的呻吟；但大部分的人都在纵声大笑，兴高采烈地叫喊。他们讲呀讲呀的，讲述着战斗中的插曲，以他们的胜利自豪，同时也嘲笑着敌人的溃败。歌唱声以及震耳的欢呼声，也都响彻了森林地带。他们大家都陶醉在胜利之中了，因此，脚步踉跄的，绊在树根上的，撞在树干上的，也不止一个人。

挨揍和疲乏全都忘却了；他们的心，由于成功的不可磨灭的光荣，扬扬得意，热情横溢，觉得如果全世界反对他们，他们也有力量抵挡得住！——不！还可以征服全世界呢！

他们又唱又嚷、嘻嘻哈哈地向前迈进，偶然也看一眼森